

傅青主女科目录

《傅青主女科》考述·····	何高民 (1)
叙·····	张凤翔 (13)
序·····	祁尔诚 (15)
上卷·····	(17)
带下·····	(17)
白带 (完带汤) ·····	(20)
黄带 (易黄汤) ·····	(23)
青带 (加减逍遥散) ·····	(25)
赤带 (清肝止淋汤) ·····	(27)
黑带 (利火汤) ·····	(29)
血崩·····	(33)
血崩昏暗 (固本止崩汤) ·····	(33)
年老血崩 (加减当归补血汤) ·····	(35)
少妇血崩 (固气汤) ·····	(37)
交感出血 (引精止血汤) ·····	(38)
郁结血崩 (平肝开郁止血汤) ·····	(40)
闪跌血崩 (逐瘀止血汤) ·····	(42)

血海太热血崩（清海丸）·····	（ 44 ）
调经·····	（ 47 ）
经水先期〔而多〕（清经散）·····	（ 47 ）
经水先期〔而少〕（两地汤）·····	（ 48 ）
经水后期〔而多〕（温经摄血汤）·····	（ 50 ）
经水先后无定期（定经汤）·····	（ 52 ）
经水数月一行（助仙丹）·····	（ 53 ）
年老经水复行（安老汤）·····	（ 55 ）
经水忽来忽断时疼时止（加味四物汤）·····	（ 57 ）
经水未来腹先疼痛（宣郁通经汤）·····	（ 59 ）
行经后少腹疼痛（调肝汤）·····	（ 60 ）
经前腹痛吐血（顺经汤）·····	（ 62 ）
经水将来脐下先疼（温脐化湿汤）·····	（ 64 ）
经水过多（加味四物汤）·····	（ 66 ）
经前泄水（健固汤）·····	（ 68 ）
经前大便下血（顺经两安汤）·····	（ 69 ）
经闭·····	（ 73 ）
年未老经水断（益经汤）·····	（ 73 ）
种子·····	（ 77 ）
身瘦不孕（养精种玉汤）·····	（ 77 ）
胸满不思饮食不孕（并提汤）·····	（ 79 ）
下部冰冷不孕（温胞饮）·····	（ 81 ）
胸满少食不孕（温土毓麟汤）·····	（ 83 ）
少腹急迫不孕（宽带汤）·····	（ 85 ）

嫉妒不孕（开郁种玉汤）	（ 87 ）
肥胖不孕（加味补中益气汤）	（ 89 ）
骨蒸夜热不孕（清骨滋肾汤）	（ 91 ）
腰酸腹胀不孕（升带汤）	（ 94 ）
便涩腹胀足浮肿不孕（化水种子汤）	（ 97 ）
下卷	（ 99 ）
妊娠	（ 99 ）
妊娠恶阻（顺肝益气汤）	（ 99 ）
妊娠浮肿（加味补中益气汤）	（ 101 ）
妊娠少腹疼〔胎动〕（安奠二天汤）	（ 104 ）
妊娠口干咽痛（润躁安胎汤）	（ 105 ）
妊娠吐泻腹疼（援土固胎汤）	（ 107 ）
妊娠子悬胁痛（解郁汤）	（ 109 ）
妊娠跌损（救损安胎汤）	（ 111 ）
妊娠胎漏（助气补漏汤）	（ 112 ）
妊娠子鸣（扶气止啼汤）	（ 114 ）
妊娠腰腹疼渴汗躁狂（止焚安胎汤）	（ 115 ）
妊娠中恶（消恶安胎汤）	（ 117 ）
妊娠多怒堕胎（利气泄火汤）	（ 119 ）
小产	（ 121 ）
行房小产（固气填精汤）	（ 121 ）
跌闪小产（理气散瘀汤）	（ 122 ）
大便干结小产（加味四物汤）	（ 124 ）
畏寒腹痛小产（黄芪补气汤）	（ 126 ）

大怒小产（引气归血汤）·····	（ 127 ）
难产·····	（ 129 ）
血虚难产（送子丹）·····	（ 129 ）
交骨不开难产（降子汤）·····	（ 130 ）
脚手先下难产（转天汤）·····	（ 132 ）
气逆难产（舒气饮）·····	（ 134 ）
子死产门难产（救母丹）·····	（ 136 ）
子死腹中难产（疔儿散）·····	（ 138 ）
正产·····	（ 141 ）
正产〔血瘀〕胞衣不下（送胞汤）·····	（ 141 ）
正产〔气虚〕胞衣不下（加味补中益气汤）···	（ 143 ）
正产气虚血晕（补气解晕汤）·····	（ 144 ）
正产血晕不语（刺眉心法、独参汤、当归 补血汤）·····	（ 146 ）
正产败血攻心晕狂（安心汤）·····	（ 148 ）
正产肠下（补气升肠饮、蓖麻仁提法）·····	（ 150 ）
产后·····	（ 152 ）
产后〔瘀血〕少腹疼（散结定疼汤）·····	（ 152 ）
产后〔血虚〕少腹疼（肠宁汤）·····	（ 153 ）
产后气喘（救脱活母汤）·····	（ 155 ）
产后恶寒身颤（十全大补汤）·····	（ 157 ）
产后恶心呕吐（温肾止呕汤）·····	（ 159 ）
产后血崩（救败求生汤）·····	（ 161 ）
产后手伤胞胎淋漓不止（完胞饮）·····	（ 162 ）

产后四肢浮肿（转气汤）·····	（ 164 ）
产后肉线出（两收汤）·····	（ 166 ）
产后肝痿（收膜汤）·····	（ 168 ）
下乳·····	（ 170 ）
产后气血两虚乳汁不下（通乳丹）·····	（ 170 ）
产后郁结乳汁不通（通肝生乳汤）·····	（ 171 ）

【女科附录】

关于《女科》中“山”字的研讨·····	何高民（ 173 ）
关于《女科》中古文字、怪字和 典故问题·····	何高民（ 182 ）
关于《女科》中陋文刍议·····	何高民（ 189 ）
傅山先生简传·····	何高民（ 207 ）

《傅青主女科》考述

行世本《傅青主女科》，有道光丁亥（七年）张凤翔“近得抄本于友人处”的刻本；道光十一年祁尔诚因“此书晋省抄本甚夥，然多秘而不传，间有减去药味，错乱分量者”的重校刻本；以及陆懋修重订的刻本。此外，尚有《傅徵君男女科》，乃汾州田嵩峻于光绪十二年刊于湖南，全书题名为《徵君全书》，其中《傅青主女科》即祁尔诚刻本的重刊，《傅青主男科》即王道平刻本的重刊。

但是，《傅青主女科》，却有人说是托名傅氏的“伪书”。如：

陆定圃刊于光绪二十三年的《冷庐医话》说：“《傅氏女科》书，道光丁亥张丹崖凤翔序刊，近复刊入潘氏《海山仙馆丛书》中。王孟英谓‘文理粗鄙，剿袭甚多，误行误刊，玷辱青主’。余观此书，遣辞冗衍，立方板实，说理亦无独到之处，当是陈远公之流，而其学更不如远公，乃《女科》书中之最下者。”

谢诵穆《中医伪书考》说：“或云《傅青主女科》，系从陈敬之《辨证录》中录出。”

贾德道《中国医学史略》认为“《傅青主女科》实为后人从《辨证录》中录出，略加润饰，假托傅氏之名而刊行的。”又说：“陈氏号远公，亦康熙时人，著有《石室秘录》、《辨证录》、《洞天奥旨》等书……。其书多以五行生克说论证，亦无足取。唯《辨证录》女科部分，所收诸方，或为当时所传验方，行之有效，或借傅氏之名，引起人们的重视，故至今尚颇为一般医家所引用。”并认为“《傅青主女科》之后，附有《产后编》二卷，……倒很可能信为是傅山的著作。”

那末，傅青主有没有医学著作，他的医学著作是不是《产后编》二卷？《傅青主女科》是不是“当时所传验方”，是不是从《辨证录》录出，假托傅氏之名而刊行的“伪书”，“乃《女科》书中之最下者”呢？我们应当从客观实际出发，根据事实，实事求是地研讨出正确的结论，分清“真伪”。

第一、《傅青主女科》是傅山的医学著作

傅山自己曾说他有医学著作，如在《墨池》诗中说：“佳书须慧眼，俗病枉精思；……投笔于今老，焚方亦既迟！”傅山友人曹秋岳于康熙十三年《送青主恭谒孔林》诗中说：“拟获相知素，粗（初）传避俗方。”傅山说要焚烧的方书，即医书，决不能是别人的著作，而只能是他自己的著作，所以才能“粗（初）传避俗方”，说明傅山确有医

学著作。

山西省图书馆珍藏的傅青主《大小诸证方论》抄本，系康熙年间纸张，现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顾炎武于康熙十二年写的序中说：“予友傅青主先生手著《女科》一卷、《小儿科》一卷、《男妇杂症》一卷，诚医林不可不有之书。”抄本内署为“傅青主先生秘传”。其中《男妇杂症方论》后人改编为《傅青主男科》，内容基本相同，仅疾病次序有所变动。传世本的《傅青主女科》和《傅青主男科》，所以在扉页上都是署写为“傅青主先生手著”，也就找到来源了。

山西省文物局保藏的“松侨老人傅山稿”的《医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系清初竹纸，经故宫博物馆考古专家和山西省博物馆专家鉴定，确系傅山的遗墨，也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虽仅是《女科》中调经部分，证明《傅青主女科》，确系傅山的医学著作。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和了解傅山的医理和文笔，特将《手稿》抄录两段附下，供作参考。

“妇人有先期而经来者，其经水甚多，人以为血热之极也，谁知是肾中水火之旺乎？夫火旺则血热，水旺则血多，此有余之症，非不足之症也。似乎勿药有喜，但过于有余，则子宫太热，亦难受孕，恐有烁干男精之虑。太过者损之，亦既济之道也。然而火不可任其有余，而水断不可使之不足。治之法，但清其火而不必泄水也。……”

“妇人有经来断续，或前或后无定期，人以为气血之虚

也，谁知是肝气之郁结乎？夫经水出诸肾经，而肝为肾之子，肝郁则肾亦郁矣。肾郁而气自不宜，前后之或断或续，或通或闭耳。虽然，肝气郁而肾自有缱绻之意，肝气之或开或闭，即肾气之或去或留，有相因而至，又何疑乎？治之法，舒肝之郁，即所以开肾之郁也。肝、肾之郁开，而经自有一定之流矣。……”

根据傅山手稿原文，怎能说是文理粗鄙呢？但是，传世本《女科》中，不仅有文理粗鄙之处，而且还有医理悖谬之处，这里不作讨论。

第二、《女科》不是录自《辨证录》

《大小诸证方论》中所以缺乏《女科方论》，恐系傅山将《女科方论》加工整理，使之成为更完善的《女科》专著，所以《大小诸证方论》传抄本才不再抄《女科方论》了。刘雪崖在《霜红龕集备存·例言》中说是傅氏有《女科丹经》，或即指此书？

《傅山医学手稿》是傅山生前墨迹，傅山是于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甲子）逝世，而《辨证录》约成书于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己巳），说明傅山在康熙二十三年以前，是不可能抄录康熙二十八年成书的《辨证录》的。我们将《手著》和《女科》、《辨证录》中调经部分加以对照，可以看出《女科》与《手稿》基本相同，而与《辨证录》不同，说明《女科》不是录自《辨证录》。现摘录三

段对照于下：

(一)先期经来：

《手稿》：妇人有先期经来，其经水止有一、二点，人以为血热之极也，谁知是肾中火旺而阴水虚乎？同是先期经来，何以分虚实之异？盖妇人之经最难调，不分别细微，用药鲜能取效。先期者火气之冲，多寡者水气之验。……

《女科》：同，仅将“止”改为“只”，“鲜能”改为“鲜克”。

《辨证录》：妇人有先期经来，其经水止有一、二点，人亦以为血热之极也，谁知是肾中火旺而阴水虚乎？先期者火气之冲，多寡者水气之验。……

(二)经水过多：

《手稿》：妇人有经水过多，行后复行，……但经来果是血旺，一行经宜止矣，何以行后而再行也耶？

《辨证录》：妇人有经水过多，行后复行，……（按：无后三句）

《女科》：妇人有经水过多，行后复行，……倘经多果是血旺，自是健壮之体，须当一行即止，精力如常，何至一行后而再行而困乏无力耶？（按：《女科》医理正确，但篡改后文理鄙陋。同时，说明《女科》不是录自《辨证录》）。

(三)经前腹痛：

《手稿》：妇人有经前腹痛，……人以为寒极而至（同致、然）也，谁知是热极而火不能化乎？

《女科》：同，“而至”作“而然”。

《辨证录》：妇人有经前腹痛，……人以为热极也，谁知是郁极而不能化乎？（按：医理截然不同，说明《女科》并非录自《辨证录》）。

《手稿》中尚有十数条可以引证，因已可以说明问题，不再赘述。据此，说明《女科》并非录自《辨证录》，乃是一目了然的。

其次，将《女科》中其他疾病和《辨证录》加以对照，则有更多的条文证明《女科》不是录自《辨证录》。现亦摘录三条，说明问题而已。

(一) 妇人肥胖不孕：

《女科》：妇人身体肥胖，痰涎甚多，不能受孕者，……乃脾土之内病也。然脾土既病，不能分化水谷，以养四肢，宜其身躯瘦弱矣，何以能肥胖乎？不知湿盛者多肥胖，肥胖者多气虚，气虚者多痰涎，外似健壮，而内实虚损也。

《辨证录》：妇人身体肥胖，痰涎甚多，不能受孕者，……乃脾土内病也。正气衰而肉胜，外似健旺，内实虚损。

(二) 行房小产：

《女科》：……但血崩本于气虚，火盛本于水亏。肾水既亏，则气之生源涸矣。气源既涸，而气有不脱者乎？此火动是标，而气脱是本也。经云：“治病必求本”，本固而标自立矣。若只以止血为主，而不急固其气，则气散不能速回，而血何由止？不大补其精，则水涸不能遽长，而火且益炽！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山未见有能济者也。方用固气填精汤。

《辨证录》：……然而火动由于水亏，血崩本于虚脱，不急固其气，则气散不能速回，血将何生(止)？不大补其精，则精(水)涸不能遽长，火且益炽。方用固气填精汤。

(三) 骨蒸不孕：

《女科》：……谁知是骨髓内热乎？……然而骨髓与胞胎，何

相关切，而骨髓之热，即能使人不嗣，此前辈所谓言者也。由一旦创言之，不儿为世俗所骇乎？而要知不必骇也，此中实有其理焉。盖胞胎为五脏外之一脏耳，以其不阴不阳，所以不列于五脏之中。所谓不阴不阳者，以胞胎上系于心包，下系于命门。系心包者通于心，心者，阳也；系命门者通于肾，肾者，阴也。是阴之中有阳，阳之中有阴，所以善于变化。……

《辨证录》：……谁知是骨髓之内热乎？……然骨髓与胞胎，何相关切，而能使人无嗣？盖胞胎为五脏外之脏，因其不阴不阳，所以不列入于五脏之中。不阴不阳者，以其上系于心包，下系于命门。系心包者通于心，系命门者通于肾也。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以善于变化。……

《女科》中有些重要内容，《辨证录》中却无，说明《女科》不是录自《辨证录》。

再次，《女科》中不少方名，张刻本、祁刻本、陆刻本三书相同，而与《辨证录》却不同。兹列表如下：

病 名	傅青主女科	辨 证 录
经前大便下血	顺经两安汤	归经两安汤
年未七七断经	益经汤	溢经汤
经水过多	加减四物汤	四物汤加味
经后腹痛	调肝汤	后调汤
经前腹痛	宣郁通经汤	宣郁调经汤
老妇血崩晕倒	加减当归补血汤	当归补血汤加味

(续表)

病 名	傅青主女科	辨 证 录
郁结血崩	平肝开郁止血汤	平肝止血汤
妊娠腹痛狂燥	息焚安胎汤	止焚定胎汤
黄 带	易黄汤	退黄汤
浮肿不孕	化水种子汤	化水种玉丹
骨蒸不孕	清骨滋肾汤	清骨汤
下部寒冷不孕	温胞饮	温胞汤
胸满不食不孕	并提汤	兼提汤
身瘦不孕	养精种玉汤	养阴种玉汤
产后血虚腹痛	肠宁汤	腹宁汤
胞衣不下	送胞汤	送胎汤
产后少腹痛	散结定痛汤	散结安枕汤
畏寒腹痛小产	黄芪补气汤	黄芪补血汤
跌损小产出血	理气散瘀汤	理气止瘀汤
妊娠跌损	救损安胎汤	救损汤
妊娠子悬	解郁汤	解悬汤

《女科》中有近四分之一的方名和《辨证录》不同，也说明《女科》不是录自《辨证录》。

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中医大辞典》说：

陈士铎 清代医学家，号远公，别号朱华子。浙江山阴人，生活于17世纪。幼年家贫，读史书。长年习医，读医书几十年。曾客游燕都（今北京），伪称遇异人而将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和医学家傅青主所传之著述《石室秘录》、《洞天奥旨》、《辨证录》整理成书，并掺入不少他人经验（按：并将他人经验附录于后）。经人资助，刊行于世。

傅山（1607～1684年）明末清初文人兼医学家。原字青竹，后改青主，山西阳曲（太原）人。博通经史百家，工诗文书画，且精医学。明亡后，隐居不仕。博览医书，医术高明。世传陈士铎撰述的《辨证录》、《石室秘录》、《洞天奥旨》等书，其原作者即为傅氏。因反清斗争之需，均隐作者姓名。

第三、《女科》不是所传验方集

《傅青主女科》并不是“所收诸方，或为当时所传验方，或借傅氏之名引起人们的重视”的验方集。《女科》中所使用的处方：治青带用加减逍遥散，治妊娠浮肿用加减补中益气汤，治胞衣不下用补中益气汤加莱菔子，治肥胖不孕用加味补中益气汤，治老妇血崩用加味当归补血汤，治经水忽来忽断用加味四物汤，治经水过多用加减四物汤，治大便干燥小产用加减四物汤，都是用四个古方加减治疗八种疾病的明确记载，而非当时所传验方。

不难看出,《女科》中的处方,多以四君子汤、四物汤、异功散、八珍汤、逍遥散、补中益气汤、当归补血汤、佛手散、六味地黄汤、苓桂术甘汤等为常用处方,或单用,或合用而加减化裁。也有一部分处方,是傅氏经过长期实践的结晶。

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即傅氏处方中所用的“人参”,并不是东北老参,或高丽人参,我认为是“党参”,即傅氏在诗中所说的“上党亦有参,五台亦有苓”的党参。因为党参味甘微寒,而人参是性味甘温,否则使用一、二两或五钱人参,不但无益于治疗一般疾患,反而会发生副作用。而且人参昂贵,和傅氏“治贫不治富”的活人思想相违。

如果认为《女科》是收集当时行之有效的“所传验方”,和《女科》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

第四、《傅氏女科》决不是 “女科书中之最下者”

对于傅青主医学著作的评价,顾炎武说:“其书分门别类,无症不备,无方不全,治一病必发明受病之因,用一药必指示用药之故,曲折详尽,诚卫生之善道,救死之良方也。”顾炎武认为傅青主之用药,主攻方向明确,君臣佐使,轻重分明,因而效速力专。他说:“夫药有君臣,人有强弱;有君臣则用有多少,有强弱则剂有半倍。多则专,专则效速;倍则厚,厚则力深。今之用药者,大抵杂

泛而均停，既见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顾炎武《大小诸证方论序》）张凤翔说：“先生以余事及之，遽通乎神。其诊疾也微而臧，其用方也奇而神，有非东垣、丹溪所能及。”（《女科·序》）

《傅氏女科》在辨证说理方面，多用孟子的笔法，先从反面提出问题，使之与正面相对立，然后从正反两方面对脏腑气血、寒热虚实而畅辨之，使人在病因、病理上能有明确的认识，进而提出治疗的法则和处方，主攻方向突出，并将处方用药加以解释，使之和病因、病理相结合，阐扬《内经》奥旨，深入浅出，辨证详明，一目了然，使人容易理解中医的“辨证论治”和“理法方药”，便于普及，济世活人，成为我国习医者莫不知名之著作，所以说《傅青主女科》，不是“女科书中之最下者”，而是女科书中之佳作。

《女科》中的五行生克学说，在没有得到科学论证之前，认为无足可取，冒然加以否定，不敢苟同。《女科》中确有极少部分道家迷信思想，应当删除，这是《女科》中的糟粕。

第五、《产后编》不是傅氏医著

《傅青主女科》后附有《产后编》二卷，常细樵同志说：“从体例上看，不伦不类；从内容上看，套用成方；从笔调上看，平板呆滞。”并说：“在《图书集成》（世

界书局二十年代出版)中发现有《产宝》一书,内容与《产后编》十之八、九相同。开始有《产后总论》庸俗鄙陋,近乎口诀。《产宝》作于清雍正六年,作者倪枝维,字佩玉,号凤宾,浦江人。当时只有手抄本,至道光、同治年间,才陆续刊印。《傅青主女科》中所附《产后编》,显系后人将倪枝维的《产宝》,误收混编在一起,应从《女科》删去。”(《中医杂志》1980年第10期,常细樵:《〈傅青主女科〉后附〈产后编〉应严加审定》)

1981年出版的《中医大辞典》说:“《产宝》、清倪枝维撰,许璉校订,约成书于1728年(雍正六年)。本书论产后诸症的治疗,并以生化汤为主,化裁为若干方,收刊于《桦园医书六种》中。”

傅青主逝世于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产后编》成书于1728年(雍正六年),说明《产后编》不是傅氏的医学著作,应当辨别是非。

最后,我们的结论是:

《傅青主女科》是傅氏的医学著作,决不是录自《辨证录》,假托傅氏之名的“伪书”,既不是《女科》书中之最下者,更不是收集“行之有效”,“当时所传验方”的验方集。《产后编》并不是傅氏著作,应从《女科》中删去,以正视听。

何高民于1983年5月修改于太原

叙

青主先生于明季时，以诸生伏阙上书，讼袁临候冤事，寻得白，当时义声动天下，马文甬《义士传》比之裴瑜、魏劭。国变后，隐居嵯峨山中，四方仰望丰采。己未鸿词之荐，先生坚卧不赴，有司敦促就道，先生卒守介节。……盖其高尚之志，已久为圣天子所心重矣。而世之称者，乃盛传其字学与医术，不已细哉！字为六艺之一，先生固尝究心，若医者，先生所以晦迹而逃名者也，而名即随之，抑可奇矣。且夫医亦何可易言？自后汉张仲景创立方书以来，几二千年，专门名家，罕有穷其奥者。先生以余事及之，遽通手神。余读《兼济堂文集》并《觚觿》诸书，记先生轶事，其诊疾也微而臧，其用方也奇而法，有非东垣、丹溪诸人所能及者。昔人称张仲景有神思而乏高韵，故以方术名。先生既擅高韵，又饶精思，贤者不可测如是耶？向闻先生有手著《女科》并《产后》书二册，未之见也。近得抄本于友人处。乙酉，适世兄王奎章来省试，具道李子缉中贤。至丙戌冬，果寄贻命付剞劂，甚盛

德事也。故乐为叙而行之，并述先生生平大节，及圣朝广大之典，不禁为之掩卷而三叹也。

道光丁亥夏五月丹崖张凤翔题

序

执成方而治病，古今之大患也。昔人云：“用古方治今病，如拆旧屋盖新房，不经大匠之手经营，如何得宜？”诚哉是言。昔张仲景先生作《伤寒论》，立一百一十三方，言后世必有执其方以误人者！甚矣，成方之不可执也。然则今之《女科》一书，何为而刻乎？此书为傅青主徵君手著，其居心与仲景同，而立方与仲景异，何言之？仲景《伤寒论》，杂症也，有五运六气之殊，有中表传里之异。或太阳、太阴，不一其禀；或内伤、外感，不一其原；或阳极似阴，阴极似阳，不一其状；非精心辨症，因病制方，断不能易危就安，应手即愈。此书则不然，其方专为女科而设，其症则为妇女所同，带下、血崩、调经、种子、以及胎前产后，人虽有虚实、寒热之分，而方则极平易、精详之至。故用之当时而效，传之后世而无不效。非若伤寒杂病，必待临症详审，化裁通变，始无貽误也。尝慨后世方书，汗牛充栋，然或偏攻、偏补，专于一家；主热、主寒，坚执谬论；炫一己之才华，失古人之精奥。仲景而后，求其贯彻《灵》、《素》，能收十全之效者，

不救救觀。读徵君此书，谈症不落古人窠臼，制方不失古人准绳，用药纯和，无一峻品，辨证详明，一目了然。病重者十剂奏功，病浅者救服立愈。较仲景之《伤寒论》，方虽不同，而济世之功则一也。此书晋省钞本甚夥，然多秘而不传，间有减去药味，错乱分量者，彼此参证，多不相符。兹不揣冒昧，详校而重刊之，窃愿家置一编，遇症翻检，照方煎服，必能立起沉痾，并登寿域，或亦济人利世之一端也夫？

道光十一年新正上元同里后学祁尔诚谨序

女 科 上 卷

带 下

夫带下^①俱是湿症^②，而以带名者，因带脉^③不能约束而病此患，故以名之。

然带脉通于任^④、督^⑤，任、督病而带脉始（亦）病。带脉者，所以约束胞胎^⑥之系也。带脉无力，则难于提系，必然胞胎不固。（《奇闻》作：“妇人无带脉，则胞胎不坚，难以系胎。”）故曰带弱则胎易坠，带伤则胎不牢，其倍然欤？（按：祁刻本及《奇闻》均无此句）。

然而带脉之伤，非独跌闪挫气已也。或行房而放纵，或饮酒而颠狂，虽无疼痛之苦，而有暗耗之害，则其气不能化经水，而反变为带矣。（《奇闻》作：“而其中暗耗，则白物自下。”）故病带者，惟尼师、寡妇，出嫁之女多有之，而在室女则少也。况加之以脾气^⑦之虚，肝气^⑧之郁，湿气^⑨之浸，热气^⑩之逼，安得不成〔为〕带下之

病哉？

【注释】：

- ①带下：《素问·骨空论》：“任脉为病，……女子带下、瘕聚”。原系泛指妇科赤白带，月经不调，瘕瘕、积聚等病而言。后世以妇人阴道分泌粘性液体，名为带下。
- ②湿症：湿是风、寒、暑、热、燥、湿六淫之一。湿属阴邪，性质重浊，能阻滞气之活动，妨碍脾之运化，所谓“脾恶湿，湿则濡困”。湿有外湿和内湿之别：外湿为外感湿邪，《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内湿指体内水湿停滞，由于脾肾阳虚，运化水湿的功能障碍所致。凡因水湿停滞而发生的病症，均名为“湿症”，带下即为内湿疾病之一。
- ③带脉：奇经八脉之一。见《素问·骨空论》。其循行路线，起于季胁，围绕腰脐一周。
- ④任脉：奇经八脉之一。《素问·骨空论》：“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至咽喉，上颐循面入目。”其循行路线，起于小腹内，下出于会阴部，向前沿腹、胸部正中线上，至咽喉，到下颌部，环绕口唇，沿面颊，到达目下。女子任脉病，为月经不调、崩漏、带下、不孕、流产、瘕瘕等。
- ⑤督脉：奇经八脉之一。见《素问·骨空论》。其循行路线，亦起于小腹内，下出于会阴部，向后沿脊柱而上行，至风府入于脑，上行头顶，沿上额、鼻柱至上齿。女子督脉病为不孕。
- ⑥胞胎：指子宫。《灵枢·水胀》：“石瘕生于胞中。”《女科·受妊》：“胞胎上系于心包而下系于命门。”

⑦脾气：脾为五脏之一，其经脉络胃，与胃相表里。主运化水谷精微和水湿，所谓“脾主运化”。并能统摄血液，使之正常循行于经脉而不外溢，故曰“脾统血”。脾与胃为营血化生之源，被称为“后天之本”。脾气是指脾脏运化功能，也包括脾的统摄血液功能，此种功能减退，名为“脾虚”。脾虚则脾失健运，不能统血而失血。且致水湿不化而生湿，带下即为湿症之一。

⑧肝气：肝为五脏之一，其经脉分布于两肋，与胆为表里，有贮藏和调节血液功能，故有：“肝主血海”之说。肝主疏泄，能助脾胃消食运化。其气升发，能舒畅气机，精神愉快，以木喜条达也。肝气郁结，气郁不畅，则易克制脾土，致使脾胃衰弱，脾虚生湿，下注为带，故曰“肝气之郁”。

⑨湿气：脾土受伤，运化功能发生障碍，则生湿气。湿气与热气相结为湿热，湿气与寒气相结为寒湿，均可导致发生带下，有湿热、寒湿之别。故曰“湿气之侵”。

⑩热气：六淫中热与火是同一属性之致病原因。《素问·五运行大论》：“在天为热，在地为火”。《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盛则热”。热气为“内热”，由于阳盛。

【结语】：

带下俱是湿症，由于肝郁、脾虚、湿浸、热逼所致，治宜解肝郁而补脾虚，除湿气而清内热。带下虽属湿症，然有湿热、湿寒之别，不可执一而论，临床不可不辨证而施治也。

白 带

妇人有经年累月，下流白物，如涕如唾，不能禁止，甚则臭秽者（衍文），所谓白带也。

夫白带者，乃湿盛而火衰，肝郁而气弱（脾虚），则脾土①受伤，湿土②之气下陷，是以脾精③不守，而（衍文）不能化荣血④以为经水（《奇闻》作：“不能化为荣血”，无“以为经水”四字），而反变成白滑之物，由阴门而直下，欲自禁而不可得也。治〔之〕法，宜大补脾胃之气，而少佐及舒肝之品，使风木⑤不闭塞于地中，则地气⑥自升腾于天上，脾气健而湿气消，自无白带之患焉（矣）。方用完带汤⑦：

白 术一两	山 药一两	人 参二钱	白 芍五钱
车前子三钱	苍 术三钱	甘 草一钱	陈 皮五分
黑芥穗五分	柴 胡六分		

水煎服，二剂轻，四剂止，六剂则白带全愈。此方脾、胃、肝三经同治之法，寓补于散之中，寄消于升之内。开提肝木之气，则肝血不燥，何至下克脾土？补益脾土之元⑧，则脾气不湿，何难分消水气？至于补脾而兼以补胃者，由里及表也。脾非胃气之强，则脾〔气〕之弱不能旺，是以补胃正所以补脾耳。

【注释】:

①脾土:《洪范》提出金、木、水、火、土为五行,有人认为是五行学说起于殷代,为我国古代自然哲学。中医以五行配五脏,并谓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以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为五行。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为五行相生。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为五行相克。并谓生我者为母,我生者为子。五行相生相克,使五脏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和互相联系而成为统一整体。造化之机,不可以无生,亦不可以无制。五行学说并不是唯心论,而是古代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以五行通套一切,难免有牵强之处,尚待进一步研究,而不应予轻易否定。

②湿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脏为脾,在色为黄。”所以脾又称为“脾土”、“中土”、“湿土”。

③脾精:《素问·金匱真言论》:“夫精者,身之本也。”饮食水谷化生之精微,又称“水谷之精”,亦称“精气”。
《素问·经脉别论》:“饮[食]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

④荣血:亦名“营血”、“营气”。《灵枢·邪客》:“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

⑤风木:《素问·五运行大论》:“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筋,筋生肝,……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脏为肝,在色为青”。故又称为肝木。风木亦肝木之

意，似指肝气。木喜条达，今因肝木郁而克脾土，脾土衰则生湿气。湿土盛亦可反侮肝木，则风木闭塞于地中矣。开提肝木之气，则木不克脾土；补其脾土之气，则湿除而不侮肝木。自然风木不闭塞于地中，而湿气自能升腾于天上，故补脾必须兼舒肝也。肝舒脾健，木畅湿除，白带愈矣。

⑥地气：指脾土之气，即湿气。

⑦完带汤：乃六君子汤加减化裁之变方。《奇闻》、《辨证录》中本方均有半夏一钱。

⑧脾土之元：元指元气，包括元阴和元阳之气。元阴、元阳，本指肾阴肾阳而言，而此处“脾土之元”，系泛指脾阳。

【结语】：

白带属湿属寒，由于肝郁脾虚，湿盛火衰，治以健脾补胃为主，兼之舒肝解郁，方用完带汤。肝气舒而脾气旺，脾气旺而湿气除，白带自消矣。

【歌诀】：完带汤：

白带须用完带煎，
山药白芍与车前，
二术荆芥参陈草，
脾虚湿滞服之痊。

附祁刻本眉批：妇科一门，最属难治，不难于用方，难于辨症也。五带症辨之极明，立方极善，倘用之不效者，必其人经水不调，须于调经种子二门参酌治之，无不见效。即如白带症，倘服药不效，其人必经水过期，少腹急迫，宜服宽带汤。余宜类参。

黄 带

妇人有带下而色黄者，宛如黄茶浓汁，其气腥秽，所谓黄带是也。夫黄带〔者〕，乃任脉之湿也。然任脉本不能容水，湿气安所得而入，而化为黄带乎？不知带脉横生，通于任脉，任脉直上，走于唇齿。唇齿之间原有不断之泉，下贯于任脉以化精，使任脉无热气之扰（后三字衍文），则口中之津液尽化为精，以入于肾矣。惟有热邪（“邪”为衍文）存于下焦之间，则津液不能（“能”为衍文）化精，而反化〔为〕湿也。夫湿者。土之气，实水之浸；热者，火之气，实木之生（以上六句《奇闻》、《辨证录》均无）。水色本黑，火色本红，今湿与热合，欲化红而不能，欲返黑而不得，煎熬成汁，因变为黄色矣。此乃不从水、火之化，而从湿化也。所以世人有以黄带为脾之湿热（《奇闻》、《辨证录》均作：“世人以黄带为脾之湿热”），而（衍文）单去治脾，而不得痊者，是不知真水①，真火②合成丹邪、元邪③，绕于任脉、胞胎之间，而化此黔色也，单治脾何能痊乎？法宜补任脉之虚，而清肾火之炎，则庶几矣。方用易黄汤（按：《奇闻》、《辨证录》均名退黄汤）：

山 药一两 芡 实一两 黄 柏二钱 车前子一钱

白 果十枚

水煎服，连服四剂，无不痊愈。此不特治黄带之方也，凡有带病者，均可治之，而治带之黄者，功更奇矣。盖山药、芡实专补任脉之虚，又能利水，加白果引入任脉之中，更为便捷，所以奏功之速也。至于用黄柏，清肾中之火也。肾与任脉相通以相济，解肾中之火，即解任脉之热矣。

【注释】：

①真水：即肾水、元阴、肾阴、真阴。

②真火：即肾火、元阳，肾阳、命门之火，先天之火。

③丹邪、元邪：道家术语，其义不详。

【结语】：

黄带属湿热，乃任脉之湿热，而非脾经之湿热也。治宜补任脉之虚，清肾中之火，方用易黄汤。凡带病均可治之，而治带之黄，功更奇矣。

“完带汤”为治带病属于寒湿之主方；“易黄汤”为治带病属于湿热之主方。乃带下两大法门之两个主方，应辨证而运用之也。

【歌诀】：易黄汤：

任脉湿热黄带病，
易黄山药芡实同，
引入任脉加白果，
益以车前黄柏灵。

附祁刻本眉批：丹邪、元邪四字未晰，拟易以真水、真火为湿热之气所侵，绕于任脉云云，较无语病。然原书究不可轻改，姑仍之。

按：丹元指本体而言，湿热即水火不正之气；所以为邪合成者，如净银倾入铅铜，便不成正色矣。真水、真火与邪混合为一，则不但侵矣，所以色变。原书原无语病。

凡带症多系脾湿。初病无热，但补脾土兼理冲任之气，其病自愈。若湿久生热，必得清肾火而湿始有去路，方用黄柏、车前子妙。

山药、芡实尤能清热生津。

青 带

妇人有带下而色青者，甚则绿如绿豆汁，稠粘不断，其气腥臭，所谓青带也。夫青带〔者〕，乃肝经之湿热〔也〕。肝属木，而木之色属青，带下流如绿豆汁，明明是肝木之病矣。但肝木最喜水润，湿亦水之所积，似湿非肝木之所恶，何以竟成青带之症？不知水为肝木之所喜，而湿实肝木之所恶，以湿为土之气故也。以所恶者合之所喜，必有违〔其性〕者矣。肝之性既违，则肝之气必逆①。气欲上升而湿欲下降，两相牵制，以（必）停位于中焦之间，而（《奇闻》作：“于是”）走于带脉，遂从阴器（门）而出。其色青绿者，正以其乘肝木之气化也。逆轻者，热必轻而色青；逆重者，热必重而色绿。似乎治青易而治绿难，然而均无所难也。解肝木之火，〔而〕利膀胱之水，则青绿之带病皆去矣，方用加减逍遥散②；

茯苓五钱 白芍五钱 甘草五钱 柴胡一钱

陈皮一钱 茵陈三钱 梔子三钱

水煎服，二剂而色青淡，四剂而青绿之带绝，不必过剂矣。夫逍遥散之立法也，乃解肝郁之药耳，何以用之治青带，若是其神与（欤）？（《奇闻》作：“夫逍遥散解郁之方也，何以取之治青带，若是其神耶？”）盖湿热留于肝经，因肝气之郁也。郁则必逆，逍遥散最能解肝之郁与逆。郁逆之气既解，则湿难留。（《奇闻》作：“盖肝经湿热留之者，因肝气之逆也。逍遥散最解肝之逆气，逆气平，则湿热难留。”）且又益之以茵陈之利湿，梔子之清热，肝气得清，（《奇闻》作：“肝气清凉”）而青绿之带又何自而来〔乎〕？此方之所以奇而捷效也。倘仅以利湿清热治青带，而置肝气于不问，〔亦〕安有止带之日哉？

【注释】：

- ①肝气必逆：肝气有升发透泄功能，能舒畅全身气机。肝木喜条达舒畅，若肝木被脾土湿气所侮，则违肝木之性与所喜，故肝气则必逆也。
- ②加减逍遥散：《奇闻》、《辨证录》中，本方均有白术五钱，甘草为五分，而非五钱，当为是。因逍遥散方中原有白术，而且除湿亦必须白术。傅氏用药，甘草多为五分，或一钱，未见有用五钱者，即用二、三钱甘草，亦不多见。

【结语】：

青带属于肝经之湿热，治宜舒肝健脾，利湿清热，方用加减逍遥散，肝郁既解，湿利热清，则青带自愈也。

【歌诀】加减逍遥散：

带下色青肝郁滞，
逍遥去归加茵栀，
舒肝清热并利湿，
陈皮健胃带自愈。

附祁刻本眉批：脾土喜燥而恶湿，土病湿则木必乘之，木又为湿土之气所侮，故肝亦病。逍遥散减去当归妙极。

赤 带

妇人有带下而色红者，似血非血，淋漓不断，所谓赤带也。夫赤带〔者〕，亦湿热之病也。然湿是土之气，宜见黄白之色。今不见黄白。而见赤色者，火热之故也。火之色赤，故带下亦赤耳。惟是带脉系于腰脐之间，近乎至阴^①之地，不宜有火。而今见火症，岂其路通于命门，而命门之火出而烧之耶？不知带脉通于肾，而肾气通于肝。妇人忧思伤脾，又加郁怒伤肝，于是肝经之郁火内炽，下克脾土，脾土不能运化，而致湿热之气，蕴〔结〕于带脉之间；而〔肝火焚烧〕，肝不藏血，亦渗于带脉之内。皆由（带脉因）脾气受伤，运化（约束）无力，而湿热之气，随气下陷，同血俱下，所以似血非血之形象，现于其色也（《奇闻》作：“观其形象，似血非血。”）其实血与湿

不能两分。世人以赤带属之心火〔者〕，误矣〔耳〕！治〔之〕法，须清〔其〕肝之火，而扶〔其〕脾之气，则赤带庶几可愈。方用清肝止淋汤：

白芍一两 当归一两 生地五钱 阿胶三钱
黄柏二钱 丹皮三钱 牛膝一钱 香附一钱
红枣十枚 黑豆一两

水煎服，一剂〔而〕少止，二剂又少止，四剂全愈，十剂不再发矣。此方但主补肝之血，而全不利脾之湿者，以赤带之为病，火重而湿轻也。夫火之所以旺者，由于血之衰〔也〕，补血即足以制火〔矣〕。且水与血合而成赤带之症，竟不能辨其是湿非湿，则湿亦尽化而为血矣。所以治血则湿亦除，又何必利湿之多事哉？（《奇闻》作：“所以治血可也，又何必利湿哉？”）此方之妙，妙在纯于治血，而少加清火之味，故奏功独奇。倘一利其湿，而反引火下行，转难遽效矣（耳）。或问曰：“先生前言助其脾土之气，今但言补其肝木之血，何也？”不知用芍药以平肝，则肝气得舒，肝气舒自不克脾土，脾不受克则脾土自旺，是平肝正所以扶脾耳，又何必加人参、白术之品，以致累事②哉？

【注释】：

①至阴：指肾脏，《素问·水热穴论》：“肾者，至阴也。”

②累事：累，败也。累事即败事也。

【结语】：

赤带亦湿热之病，乃肝火重而湿轻，而非心火重也。治宜清肝

火而扶脾气，方用清肝止淋汤。补肝之血而少加清火之味，则奏功独奇矣。

【歌诀】清肝止淋汤：

清肝止淋赤带宜，
补血清火功效奇，
归芍地柏香附枣，
阿胶黑豆滕丹皮。

附祁刻本眉批：不用参术苓极妙。此症若误认为血漏，恐其久则成崩，用参术苓等药治之多不效，赤带反甚。

黑 带

妇人有带下而色黑者，甚则如黑豆汁，其气亦腥，所谓黑带也。夫黑带者，乃火热之极也。或疑火色为红，何以成黑，谓为下寒之极或有之^①。殊不知火极似水^②，乃假象也。其症必然腹中疼痛，小便时如刀刺之状，阴门必发肿，面色必发红，日久必黄瘦，饮食必兼入，口中必然渴，饮以凉水，少觉宽快，此胃火太旺，与命门^③，膀胱^④、三焦^⑤之火，合而煎熬，所以熬干而变为炭色（《奇闻》作：“安得不熬干而成炭色耶？”）断是火热之极之变，而非少有寒气也。（《奇闻》无此两句）此等之症，不至发狂者。全赖肾水^⑥与肺金^⑦无病，其生生不息之

气，润心济胃以救之耳。（此段《奇闻》作：“此等之症，不致发狂者，以肾水与肺金之气，涓涓不绝，足以润心而济胃耳。”）所以〔饮水下胃〕，但成黑带之症者，是火郁结于下，而不炎于上也。治〔之〕法，惟以泄火为主，火热退而湿自除矣。方用利火汤：

大 黄三钱 白 术五钱 茯 苓三钱 车前子三钱
王不留行三钱 黄 连三钱 梔 子三钱 知 母二钱
石 膏五钱 刘寄奴三钱

水煎服，一剂而小便痛止且通利，二剂而黑带变为白带，三剂而白带亦少减，再三剂而全愈矣。或谓此方过于迅利，殊不知火盛之时用不得依违^⑧之法，譬如救火之焚，而少为迂缓，则火势延烧，不尽不止〔矣〕。方用黄连、石膏^⑨、梔子、知母一派寒凉之品，入大黄于其中，则火迅速扫除矣。而又得王不留行与刘寄奴之利湿甚急，则湿与热俱无停住之机也。佐白术以辅土，茯苓以渗湿，车前以利水，则火退水进，便成既济之卦^⑩矣。

【注释】：

- ①黑带为下寒之极：按五行五色学说，北方属水，其色黑。《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骨，在脏为肾，在色为黑。”黑带色黑为北方寒水之象，故人谓黑带为下寒之极。不知“火极似水”，乃“火郁结于下而不炎于上也”，此乃不依五色之套语，实为言富人之所未言，不落其窠臼也。

- ②火极似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脏为心，在色为赤。”火，热也；水，寒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寒极生热，热极生寒。”赤色属火，热也，黑色属水，寒也。故“火极似水”，实即热极似寒之假象，所谓“真热假寒”也。
- ③命门：有生命的关键之意。是先天之气蕴藏所在，人体化生的来源，生命的根本。《难经·三十六难》：“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但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命门有三说：《难经》认为“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医学正传》主张两肾“总号为命门”；近代医家，根据“肾间动气”的生理功能和命门穴在两肾之间的十四椎下，认为命门是在两肾之间。总之，命门为元气之根本，是人体产生热能的发源地，这种热能，即所谓的“命门之火”。
- ④膀胱：六腑之一，又名净腑、水府、玉海、脬、尿胞。《素问·兰台秘典论》：“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足太阳膀胱经络肾，故肾与膀胱为表里。膀胱的功能是贮藏水液，气化后排泄小便。
- ⑤三焦：为六腑之一，有主持诸气，疏通水道的作用。《难经·三十一难》：“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素问·兰台秘典论》：“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分上焦，中焦，下焦三部，故名“三焦”。
- ⑥肾水：肾主水，“在脏为肾”，“在地为水”，故肾亦称“肾水”。
- ⑦肺金：《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肺主鼻。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

在体为皮毛，在脏为肺，在色为白。”此处肺金指肺脏。

⑧依违：犹疑不决意。《汉书·律历志》：“依违以惟。”

注：“依违，不决之意。”

⑨石膏：利火汤中之石膏，应为生石膏而非煅石膏，显系篡改之误。《奇闻》、《辨证录》中均非煅石膏，而为石膏（即生石膏），煅石膏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不可从之。张锡纯《衷中参西录》中有精辟论述，可供参考。人谓石膏大寒，李时珍亦早已指出，石膏为辛甘寒而非大寒，本诸《千金》、《外台》之言也。

⑩便成既济之卦：《奇闻》、《辨证录》均作：“速成既济之功矣。”心肾相交，心火与肾水协和而交接，即为：“水火既济。”《女科》篡改为“既济之卦”，非是。

【结语】：

黑带为火热之极，而非下寒之极，乃胃火太旺与命门、膀胱、三焦之火结于下，而非炎于上也。治宜泄火为主，热退而湿自消，方用利火汤。火退水进，便成既济之功也。

【歌诀】利火汤：

黑带利火水进殊，
连梔石膏并知母，
苓术大黄车前子，
王不留行刘寄奴。

附祁刻本眉批：病愈后当节饮食，戒辛热之物，调养脾土。若持有此方，病发即服，必伤元气矣，慎之。

五带症，古方极多，然有应有不应者，总属未得病原。此书揭透病原，故用无不效。

血 崩

血 崩 昏 暗

妇人有一时血崩^①，两目黑暗，昏晕在地，不省人事者，人莫不谓（《奇闻》作：“人以为”）火盛动血^②也。然此火非实火^③〔也〕，乃虚火^④耳。世人一见血崩，往往用止涩之品，虽亦能取效于一时，而虚火不用补阴之药，则易于冲击，恐随止而随发，以致终年累月不能全愈者有之。是止崩之药，不可独用，必须于补阴之中而行其止崩之法，方用固本止崩汤：

熟地一两 白术一两 黄芪三钱 当归五钱

黑姜二钱 人参三钱

水煎服，一剂而崩止，十剂不再发。倘畏药味之重而减半，则力薄而不能止〔矣〕。方〔中〕妙在全不去止血，而惟去补血，又不止补血，而更去补气；非惟补气，而更去补火，〔何也〕？盖血崩而至于黑暗昏晕，则血已尽去，仅

存一线之气，以为护持，若不急补其气以生血，而先补其血而遗气，则有形之血，恐不能遽生，而无形之气，必且至尽散，此所以不先补血而先补气也。然单补气（《奇闻》作：“然而补气而不补血”），则血又不易生；单（衍文）补血而不补火，则血又必凝滞，而不能随气而速生〔也〕。况黑姜引血归经，是补中而又有收敛之妙，〔此〕所以同补气、补血药而并用之耳。

【注释】：

①血崩：又名崩中，亦名崩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少阳司天之政，……初之气，地气迁，风胜乃摇，寒乃去，候乃大温，……其病……血崩。”又名崩漏，崩中、漏下。指不在经期，忽然阴道大量出血，或持续淋漓不断出血的统称。

②火盛血动：即火盛而血热妄行之意。

③实火：邪热炽盛引起之实证。其征候以胃肠、肝胆实火为常见。

④虚火：真阴亏损引起之发热，或低热。

【结语】：

血崩昏暗乃虚火而非实火，不可单用止涩之品以止血，必须补阴而兼行止崩之法，方用固本止崩汤。然补血须先补气，则血易生；而补气又应兼补火，加用黑姜，则血不凝滞而生血更速，且有收敛之功也。

【歌诀】 固本止崩汤：

固本止崩大熟地，

白术黑姜参归芪，

气血双补阴阳固，
补阴止崩妙法奇。

附祁刻本眉批：若血崩数日，血下数斗，六脉俱无，鼻中微微有息；不可遽服此方。恐脱不能受，峻补也有力者，用辽人参去芦三钱煎成，冲贯众炭末一钱服之。待气息微旺，然后服此方仍加贯众炭末一钱，无不见效

年 老 血 崩

妇人有年老而血崩者，其症亦与前血崩昏暗者同，人以为老妇之虚耳，谁知是不慎房帙之故乎？妇人至五十岁之外，天癸匮乏，原宜闭关守寨，不宜出陈战争，苟或适兴，不过草草了事，尚不至肾火大动。倘□□□□，□□□□□□，鲜不血室①大开，崩决而坠矣。方用加减当归补血汤（《奇闻》作：“方用当归补血汤加味治之”）②：

当 归一两 黄 芪一两 三七末三钱 桑 叶十四片

水煎服，二剂而血少止、四剂不再发。然必须断欲始除根，若再犯色欲，未有不重病者也。夫补血汤乃气血两补之神剂，三七根乃止血之圣药，加入桑叶者，所以滋肾之阴，又有收敛之妙耳。但老妇阴精既亏，用此方以止其暂时之漏，实有奇功，而不可责其永远之绩者，以补精之味尚少也。服此〔方〕四剂后，再增入白术五钱、熟地一

两、山药四钱、麦冬三钱、北五味一钱，服百剂（《奇闻》作“服三月”），则崩漏之根可尽除矣。

【注释】：

①血室：前人对血室有三种解释：①指冲脉。《妇科经纶》：

“王太仆曰：冲为血海，诸经朝会，男子则运而行之，女子则停而止之，谓之血室。”②指肝。《伤寒来苏集·阴阳脉证上》：“血室者，肝也。肝为藏血之脏，故称血室。”③指子宫。《类经附翼》：“故子宫者，医家以冲、任之脉盛于此，则月经以时下，故名曰血室。”

②加减当归补血汤：《奇闻》、《辨证录》均作：“方用当归补血汤加味治之”，当为是。因本方由当归补血汤加味组成，故名为加减当归补血汤，非是。乃篡改者之误。

【结语】：

年老血崩，阴精亏虚，不慎房事，血室大开而至崩决。治宜滋肾阴而兼敛血，方用当归补血汤加味治之。此方虽暂有奇功，然必须断欲，长期滋补，始能根治。

【歌诀】 加减当归补血汤：

年老血崩治较难，
加味当归补血煎，
当归黄芪须重用，
三七桑叶服之安。

附祁刻本眉批：亦有孀妇年老血崩者，必系气冲血室，原方加抗芍炭三钱、贯众炭三钱，极效。

少妇血崩

有少妇甫娠三月，即便血崩，而胎亦随堕，人以为挫闪受伤而致血崩〔也〕，谁知是行房不慎之过哉？夫少妇行房，亦事之常耳，何便血崩？盖因其元气^①衰弱，事难两顾，一经行房泄精，则妊娠无所依养，遂致崩而且堕。凡妇人之气衰，则不耐久战，若贪欢久战，则必溃精太甚，气每不能摄夫血矣。况气弱而又妊娠，再加以久战，内外之气皆动，而血又何能固哉？其崩而堕也，亦无怪其然也。（《奇闻》作：“凡妇人气衰者，不宜久战，久战则必泄精太多，则气虚不能摄夫血矣。兴酣久战则虚火内动，精门不闭，而血室亦不能闭，于是胎不能固，内外齐动，而血又何能固哉？”）治〔之〕法，自当以补气为主，而少佐以补血之品，斯为得之。方用固气汤：

人 参一两 白 术五钱 熟 地五钱 当 归三钱
 茯 苓二钱 甘 草一钱 杜 仲三钱 山茱萸二钱
 远 志一钱 五味子十粒

水煎服，一剂而血止，连服十剂〔而〕全愈。此方固气而兼补血，已去之血，可以速生；〔而〕将脱之血，可以尽摄。凡〔因〕气虚而崩漏者，此方最可通治，非仅治小产之〔血〕崩〔也〕。其最妙者（兹方尤妙）不去止血，而止血之

味含于补气之中也（“也”为衍文），〔所以可通治耳〕。

【注释】：

①元气：亦称原气。包括元阴和元阳之气，禀受于先天而赖后天荣养而滋生，发源于肾（包括命门），藏于丹田，借三焦之道，通达全身，推动人体五脏六腑一切器官组织的活动，为生化动力之泉源。见（《难经·三十六难》）

【结语】：

少妇血崩堕胎，乃因元气衰弱，行房不慎所致。治以补气为主，少佐补血，方用固气汤。凡气虚而崩漏者，此方可以通治。

【歌诀】固气汤：

固气止崩用四君，
熟地当归与杜仲，
远志五味加山萸，
气虚血崩皆堪用。

附祁刻本眉批：妊娠宜避房事，不避者，纵幸不至崩，往往堕胎。即不堕胎，生子亦难养，慎之，戒之！

交 感 出 血

妇人有一交感，则流血不止者，虽不至于血崩之甚，而终年累月不得愈，未免血气两伤，久则恐有血枯经闭之忧矣。此等之病，成于经水正来之时，贪欢交合，精冲血管也。夫精冲血管，不过一时之伤，精出宜愈，何以久而

流红（血）也？不知血管最娇嫩，断不可以精伤（《奇闻》作：“不知血管不可精伤者也”）。凡妇人受孕，必于血管已净之时，方保无虞。倘经水正旺，彼欲涌出而精射之，则欲出之血，反退而缩入，（《奇闻》、《辨证录》均作：“倘经初来，其血正旺，彼欲出而精射之，则所泄之血，尽退而缩入”），既不能受精而成胎，势必至集精而化血。交感之际，淫气触动其旧日之精，则两相感召，旧精欲出，而血亦随之而出〔矣〕。治〔之〕法，须通其胞胎之气，引旧日之集精外出，而益之补气补精之药，则血管之伤，可以补全矣。方用引精止血汤：

人 参五钱 白 术一两 茯 苓三钱 熟 地一两
 山 茱萸五钱 黑 姜一钱 黄 柏五分 黑 荆芥三钱
 车 前子三钱

水煎服，连服四剂愈，十剂不再发。此方用参、术以补气；用地、萸以补精；精气既旺，则血管流通；加入茯苓、车前子以利水与窍，水利则血管亦利；又加黄柏为引，直入血管之中，而引夙精①出于血管之外；芥穗引败血出于血管之内；黑姜以止〔其〕血管之口；一方之中，实用调停曲折之妙，故能祛旧病而除陈疴〔也〕。然〔服此药〕必须慎房帏三月，〔则〕破者始不至重伤，而补者始不至重（再）损，否则不过取目前之效耳，其慎之哉！宜寡欲（《奇闻》作：“宁不慎之哉”）。

【注释】：

①夙精：夙，音（sù素），旧有之意。夙精即旧日所入之精

也。

【结语】：

妇人交感出血，因经来交合，精冲血管，治宜通其胞胎之气，引夙精外出，更益之补气补精之药，方用行精止血汤。精气旺而血管通，夙精引出则愈矣。

【歌诀】引精止血汤：

交感出血参朮荆，
黑姜黄柏加茯苓，
车前山萸配熟地，
引精止血夙精清。

郁 结 血 崩

妇人有怀抱甚郁，口干舌渴，呕吐吞酸，而血下崩者，人皆以火治之，时而效，时而不效，其故何也？是不识为（四字《奇闻》作：“盖”）肝气之郁结也（耳）。夫肝主藏血，气结而（宜）血亦结〔矣〕，何以反至崩漏？盖肝之性急，气结则其急更甚，更急则血不能藏，故崩不免也（《奇闻》作：“盖肝之性急，气结则其性更急矣，急则血不能藏也。”）治〔之〕法，宜以开郁为主。若徒开其郁，而不知平肝（《奇闻》作：“而不用平肝之药”。）则肝气大开，肝火更炽，而血亦不能止矣。方用平肝开郁止血

汤①。

白芍一两 白术一两 当归一两 丹皮三钱
三七末三钱 生地三钱 甘草二钱 黑荆芥二钱
柴胡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呕吐止，二剂而干渴除，四剂而血崩愈。方中妙在白芍之平肝，柴胡之开郁；白术利腰脐②，则血无积住之虑；荆芥通经络，则血有归还之乐；丹皮又清骨髓之热③；生地复清脏腑之炎；当归、三七于补血之中，以行〔其〕止血之法，自然郁结散而血崩止矣。

【注释】：

①平肝开郁止血汤：《奇闻》、《辨证录》作“开郁止血汤”。

应以《女科》汤名为是。此方亦逍遥散加减之变方也。

②白术利腰脐：《名医别录》言：“白术利腰脐间血”，此种功能，世医知之者甚少，往往只知白术健脾，而对“白术利腰脐，则血无积住之虑”，即不知所云耳。

③骨髓之热：骨髓中有热，即骨蒸劳热、骨蒸烦热、骨蒸潮热等。

【结语】：

妇女忧郁而血崩者，乃肝气之郁结耳。治宜平肝开郁而兼止血，方用平肝开郁止血汤。若徒开郁而不平肝，则肝气大开，肝火更炽，而血亦不能止矣。

【歌诀】平肝开郁止血汤：

平肝开郁止血汤，
归芍柴术生地襄，

荆芥丹皮三七草，

能除郁结崩漏良。

附祁刻本眉批：此方入贯仲炭三钱更妙。

闪 跌 血 崩

妇人有升高堕落，或闪挫受伤，以至恶血下流，有如血崩之状者，若以崩治，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奇闻》作“若作血崩治之，而用止涩之药，适所以害之也”）。盖此症之状，必手按之而疼痛，久之则面色痿黄，形容枯槁，乃是瘀血^①作祟，并非血崩可比。倘不知解〔其〕瘀〔痛〕而用补涩〔之品〕，则瘀血内攻，疼无止时，反致新血不得生，旧血无由化，死不能悟，岂不可伤哉！治〔之〕法，须行血以去瘀，活血以止疼，则血自止而愈矣。方用逐瘀止血汤（《奇闻》名逐瘀止崩汤）：

大 黄三钱 生 地一两 当归尾五钱 赤 芍三钱
丹 皮一钱 枳 壳五分 龟 板三钱 桃 仁十粒研

（按：《奇闻》枳壳为五分，《女科》为五钱，非是。）

水煎服，一剂而疼轻，二剂而疼止，三剂而血亦全止，不必再服矣。此方之妙，妙于活血之中，〔而〕佐以下滞之品，故逐瘀如扫，而止血如神。或疑跌闪升堕，是由

外而伤内，虽不比内伤之重，而（然）既已血崩，则内之所伤，亦不为轻（按《奇闻》作：“则内伤必不轻”），何以只治其瘀，而不顾气也？殊不知跌闪升坠，非由内伤〔而致〕以及外伤者可比。盖本实不拔，去其标病可耳，故曰急则治其标。（按：此句《奇闻》作“何必顾其本而补其内哉？”）

【注释】：

- ①瘀血：日本汤本求真在《皇汉医学》中说：“瘀即污秽之谓，血是血液。则所谓瘀血者，即污秽之血液，而非正常之血液也。以现代的新说解释之，所谓瘀血者，既变化而为非生理的血液，则不惟已失去血液之作用，反为有害人体之毒物。既为毒物，即须排除以体外，虽片刻亦不能容留之。”瘀血学说乃古代中医之特殊学说，为世界医学中所无。

闪跌血瘀，血液则流通不畅而作痛，活其血而逐其瘀，则止痛如神耳。所谓“痛者不通，通者不痛”也。

【结语】：

妇女因闪跌而血崩者，乃瘀血作祟，非由内伤而致，以及外伤可比。行血以去瘀，活血以止痛，则其血自止矣，方用逐瘀止血汤。逐瘀如扫，止血如神也。

【歌诀】逐瘀止血汤：

闪跌逐瘀止血汤，
破瘀归芍丹大黄，
龟板桃仁枳生地，

急治其标止崩良。

附祁刻本眉批：凡跌打损伤，致唾血、呕血，皆宜如此治法。若血聚胃中，宜加川厚朴一钱半、姜汁炒。

血海太热血崩

妇人有每行人道，经水即来，一如血崩，人以为胞胎有伤，触之以动其血也，谁知是子宫血海①因太热而不固乎？夫子宫即在胞胎之下，而血海又在胞胎之上〔也〕。血海者，冲脉②也。冲脉太（“太”，衍文）寒而血即亏，冲脉太（“太”，衍文）热而血即沸，血崩之为病，正冲脉之太热也。（《奇闻》、太热、太寒均无太字）。然既由冲脉之热，则应常崩而无止时，何以行人道而始来，果〔脾〕与肝木（之）无恙耶？（《奇闻》作：“然而冲脉既热，宜血之日崩矣，何以必交接而始血来耶？盖脾与肝之无恙也”）。夫脾健则能摄血，肝平则能藏血。人未入房之时，〔则〕君相二火③寂然不动，虽冲脉独热，而血亦不至外驰〔也〕。及有人道之感，则子宫大开，君相火动，以热招热，同气相求，（《奇闻》作：“及至交接，子宫大开，而君相之火”，无“以热招热，同气相求”二句），翕然齐动④，以鼓其精房，血海泛滥，有不能止遏之势，肝欲藏之（血）而不能，脾欲摄之（血）而不得，故经水随交

感而至，若有声应之捷，是惟火之为病也（《奇闻》作：“若有声应之捷焉。”无下句）。治〔之〕法，必须滋阴降火，以清血海而和子宫，则终身之病，可半载而除矣。然必绝欲三月而后可，方用青海丸：

熟地一斤 山萸十两 山药十两 丹皮十两
麦冬十两 五味二两 白术一斤 白芍一斤
龙骨二两 地骨皮二两 桑叶一斤 元参一斤
沙参十两 石斛十两

上十四味，各为细末，合一处，炼蜜丸桐子大，早晚每服五钱，白滚水送下，半载全愈。此方补阴而无浮动之虑，缩血而无寒凉之苦，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潜移默化，子宫清凉，而血海自固〔也〕。倘不揣其本而齐其末⑤，（《奇闻》作：“倘不治其本源，”）徒以发灰、白矾、黄连炭、五倍子等药末，以外治其幽隐之处，山恐愈涸而愈流，而终必至于败亡也。可不慎与！

【注释】：

- ①血海：为四海之一。《灵枢·海论》：“冲脉者为十二经之海。”《素问·上古天真论》王冰注：“冲为血海”。故云：“血海者，冲脉也。”
- ②冲脉：奇经八脉之一。冲脉起于胞中，为血之海，冲、任脉气虚亏，失于统摄，则会出现崩漏。
- ③君相二火：君火指心火；相火是与君火相对而言。相火的根源主要发自命门，而寄于肝、胆、三焦。
- ④翕然：翕，音xī西，合也；翕然齐动，即相合齐动之意。

⑤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孟子》原文，意为舍本求末。

【结语】：

妇人交感血崩，因子宫、血海有热，交感之时，君相二火，翕然齐动而致。治宜滋阴降火，以清血海而和子宫，方用清海丸。子宫清凉，血海自固也。

【歌诀】清海丸：

行房血热经来崩，
地芍玄参萸沙龙，
麦味山药桑术斛，
更加二皮血海清。

附祁刻本眉批：凡血崩症，最宜绝欲，避房，无奈少年人彼此贪欢，故服药往往不效。若三月后，崩止，病愈，而房事仍无节制，病必复作，久则成劳。慎之！

调 经

经水先期〔而多〕

妇人有先期而经来者，其经水甚多，人以为血热之极也，谁知是肾中水火太（“太”衍文）〔之〕旺乎？夫火太（衍文）旺则血热，水太（衍文）旺则血多，（《手稿》、《奇闻》均作“火旺”、“水旺”，而无太字），此有余之病，非不足之症也，似宜不药（《手稿》、《奇闻》均作：“似乎勿药”）有喜，但过于有余，则子宫太热，亦难受孕，更（衍文）恐有烁干男精之虑，过者损之，谓非既济之道乎（《手稿》、《奇闻》作：“亦既济之道也”。）？然而火不可任其有余，而水断不可使之不足。治之法，但少（衍文）清其热（火）而不必泄其水也。方用清经散：

丹 皮三钱 地骨皮五钱 白 芍三钱 熟 地三钱

茯 苓一钱 青 蒿二钱 黄 柏五分

水煎服，二剂而火自平〔也〕。此（衍文）方〔中〕虽是

清火之品，然仍是滋水之味，火泄而水不与俱泄，损而益之也。（按：《奇闻》作：“则两不损而两有益也。”《手稿》作：“火泄而水不与俱。”均无末句。）

【结语】：

经水先期而多，由于肾中水火两旺，火热而水有余，治宜但清其火而不必泄水，方用清经散。清热而不泄水，火平而经自调矣。

【歌诀】清经散：

清经散中用白芍，
丹皮地骨与青蒿，
茯苓熟地加黄柏，
滋水清火经自调。

附祁刻本眉批：妇科调经尤难，盖经调则无病，不调则百病丛生。治法宜详察其病源，细审其所以不调之故，然后用药，始能见效。此书虽有先期、后期、先后无定期之分，然须与种子、带下门参看，临症时自有进境。

经水先期〔而少〕

又有妇人（《手稿》、《奇闻》均作：“妇人有”）先期经来，只（《手稿》、《奇闻》作：“其经止”）一、二点者，人以为血热之极也，谁知肾中火旺而阴水亏乎！

夫（衍文）同是先期之（经）来，何以分虚实之异？盖妇人之经最难调，苟不分别细微，用药鲜克（能）有（取）效。先期者，火气之冲；多寡者，水气之验。故先期而来多者，火热而水有余也；先期而来少者，火热而水不足也，倘一见先期之（而）来，俱以为有余之热（症），但泄火而不补水，或水火两泄之（《手稿》、《奇闻》均作：“之两泄”），有不更增其病者乎？（《手稿》作：“焉有不增其病者哉？”）治之法，不必泄火，只专补水（《手稿》、《奇闻》均作：“专补其水”），水既足（《手稿》无此三字）而火自消矣，亦既济之道也。（《手稿》、《奇闻》均无此句）。方用两地汤：

元 参一两 生 地一两 白 芍五钱 麦 冬五钱
阿 胶三钱 地骨皮三钱

水煎服，四剂而经调矣。此方之用（《手稿》、《奇闻》均无此四字）地骨、生地，〔俱〕能清骨中之热。骨中之热，由于肾经之热，清其骨髓，则肾气自清，而又不损伤胃气，此治之巧也。况所用诸（“诸”，衍文）药，又纯是补水之味，水盛而火自平，理也。（《手稿》、《奇闻》均作：“水盛而火安得不平乎？”）此条与上条参观（《手稿》、《奇闻》均作“并观”），断无误治先期之病矣。

【结语】：

经水先期来少，肾中火旺而水亏也，不应泄火而不补水，或水火两泄。治宜专补其水而不泄火，方用两地汤，水盛而火自平也。

【歌诀】两地汤：

先期经少两地汤，
元参地骨生地襄，
更用阿胶与芍药，
火旺水亏服之良。

经水后期〔而多〕

妇人有经水后期而来多者，人以为血虚之病也，谁知非血虚乎？盖后期之多少，实有不同，不可执一而论。盖（衍文）后期而来少，血寒而不足；后期而来多，血寒而有余。夫经本于肾^①，而其流五脏六腑之血皆归之。故经来而诸经之血尽来附益，以经水行而门启，不遑迅合，诸经之血乘其隙而皆出也。但血既出矣，则成不足〔之病〕，治之法，宜于补中温散之，不得曰后期者，俱不足也。方用温经摄血汤：

熟地一两 白芍一两 川芎五钱 白术五钱
柴胡五分 五味子三分 肉桂三分 续断一钱

水煎服，三剂而经调矣。此方大补肝、肾、脾之精与（衍文）血，加肉桂以祛其寒，柴胡以解其郁，是补中有散，而散不耗气；补中有泄，而泄不损阴；所以补之有益，而温之收功也。（《手稿》、《奇闻》均作：“所以受

补之益，而收温之功也）。此调经之妙药，而摄血之仙丹②也。凡经来后期者，俱可用。尚元气不足，加人参一、二钱亦可。（《手稿》、《奇闻》均作：“此方凡经来后期者俱可用，诚调经之妙药，而摄血之仙丹也。倘人之元气不足，加人参一、二钱亦可”。）

【注释】：

- ①经本于肾：《素问·上古天真论》：“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太冲脉即冲脉。《灵枢·五音五味》：“冲脉、任脉皆起胞中。”张介宾云：“任、冲、督皆起于胞胎，而出于会阴之间。”傅山云：“妇人有冲、任之脉，居于下焦，冲脉为血海，任脉为胞胎，为血室，经水由二经而引出。”又云：“带脉通于肾而不通于肝。”肾气盛，则诸经之血尽来附益。任脉通，则子宫之血脉通；太冲脉盛，则血海充盈；故经水按月而来，“经本于肾”，岂斯之谓乎？

- ②仙丹：道家迷信术语。

【结语】：

经水后期而来多，血寒而有余，治宜补中温之，方用温经摄血汤。补其肝、肾、脾之精血，受补之益而收温之功也。凡经来后期者，俱可用之。

【歌诀】温经摄血汤：

经水后期摄血汤，
温脾补肾舒肝良，
地芍术柴芎断味，

还有肉桂暖元阳。

经水先后无定期

妇人有经来断续，或前或后无定期，人以为气血之虚也，谁知是肝气之郁结乎？夫经水出诸肾〔经〕，而肝为肾之子，肝郁则肾亦郁矣。肾郁而气必（自）不宣，前后之或断或续，正肾气之或通或闭耳。或曰：肝气郁而肾气不应，未必至于如此。殊不知子母关切，子病而母必有顾复之情，（或曰以下数句，《手稿》中无，下为“虽然”），肝郁而肾不无缱绻^①之谊，肝气之或开或闭，即肾气之或去或留，〔有〕相因而致，又何疑焉？治〔之〕法，宜（衍文）舒肝之郁，即（衍文）经水自有一定之期矣。方用定经汤：

白芍一两 当归一两 菟丝一两 熟地五钱
山药五钱 柴胡五分 茯苓三钱 黑荆芥三钱

水煎服，二剂而经水净，四剂而经期定矣。此方舒肝、肾之气。非通经之药也；补肝、肾之精（津）非利水之品也。肝肾之（“之”字衍文）气舒而精（经）通，肝肾之（此字衍文）精（津）旺而水利，不治之治，正妙于治也。

【注释】：

①缱绻：恋恋不舍之意。

【结语】：

妇人经来断续，或前或后，由于肝气郁结，肝郁而肾亦郁，治宜舒肝之郁，即开肾之郁也，方用定经汤。肝肾之郁既开，而经自有一定之流矣。

【歌诀】定经汤：

经水不定定经汤，
菟丝归芍熟地黄，
山药柴苓黑荆芥，
肝肾气舒奏功良。

附祁刻本眉批：以上调经三条辨论明晰，立方微妙，但恐临时或有外感、内伤不能见效。有外感者宜加苏叶一钱；有内伤者宜加神曲二钱炒，有因肉食积滞者加山楂肉二钱炒；临证须酌用之。若肝气郁抑，又当以逍遥散为主，有热加梔炭、丹皮，即加味逍遥散。

经水数月一行

妇人有数月一行经者，每以为常，亦（且）无或先或后之异，亦（又）无或多或少之殊，人莫不以为异（《手稿》、《奇闻》均作：“人以为异”），而不知非异也。盖（此乃）无病之人，气血两不亏损耳。夫气血既不亏损，何以数月一行经也？妇人之中，有天生仙骨者①经水必一

季一行，盖以季为数，而不以月为盈虚也。真气②内藏，则坎中之真阳③不损。倘加以炼形之法，一年之内便可飞腾④。无如世人不知，见经水不应月来，误认为病，妄用药饵，本（往往）无病而治之（“治之”为衍文）成病。山闻异人之教，特为阐扬，使世人见此等行经，不必妄行治疗，万勿疑为气血之不足，而轻一试（轻施药疗）也。虽然，天生仙骨之妇人，世固不少，而嗜欲损天之人，亦复甚多，又不可不立一疗救之方以辅之（三字衍文），方名助仙丹⑤：

茯 苓五钱 陈 皮五分 白 术三钱 白 芍三钱
山 药三钱 杜 仲一钱 菟丝子一钱 甘 草一钱

（陈皮原为五钱，《手稿》、《奇闻》均为五分故改正之。）

河水煎服，四剂而仍如其旧，不可再服也。此方平补之中，实有妙理。健脾益肾而不滞，解郁清痰而不泄，不损天然之气血，便是调经之大法（《手稿》作：“大益”；《奇闻》、《辨证录》均同），何得（必）用他药以冀（“冀”为衍文）通经哉？

【注释】：

①天生仙骨者：道家迷信之言。对于妇女季经，误认为是天生仙骨。

②真气：同正气。由先天原气及得于后天饮食之气结合而成，为生命的动力。《灵枢·刺节真邪篇》：“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

③真阳：即肾阳，与真阴相对而言，乃真气温养的阳气。

④炼形飞升之说：道家迷信之言。傅氏在北方道教中地位很高，在其医著中，道家迷信观点，是其糟粕。

⑤助仙丹：道家迷信术语之命名。

【结语】：

妇人季经，一季一行，并非气血不足，不必治之。不损天然之气血，便是调经之大益。季经是月经中一种正常现象，不必用茜通经也。若误认为病，妄用药餌，无病而能成病，方用助仙丹：

【歌诀】助仙丹：

季经避年助仙丹，

用药须以河水煎，

苓术陈芍山药草，

杜仲菟丝补先天。

年 老 经 水 复 行

妇人年〔至〕五十外，或六、七十岁〔者〕忽然行经者（“者”为衍文），或下紫血块，或如红血淋，人或谓（人以为）老妇行经者（“者”为衍文），是还少之象，谁知是血崩之渐乎？夫妇人至七七之外，天癸已竭，又不服济阴补阳之药，如何能精满化（行）经，一如少妇〔耶〕？

然经（二字衍文），不宜行〔经〕而行〔经〕者，乃肝不藏〔血〕，脾不统〔血〕之故也。非精过泄（《手稿》、《奇闻》作：“非泄精”）而动命门之火，即气郁甚（《手稿》、《奇闻》作：“必气郁”）而发龙雷之炎，二火交发（发动），而血乃奔矣（失），有似〔于〕行经而实非〔行〕经也。此等之症，非大补肝、脾之气与血（后四字衍文），而（则）血安（不）能骤止。（《手稿》、《奇闻》尚有：“然而补肝、脾者，不可全补血以止血，尤当兼补气以止血也”）。方用安老汤：

人 参一两 黄 芪一两 熟 地一两 白 术五钱
 当 归五钱 山 茱 萸五钱 阿 胶一钱 黑 荆 芥一钱
 木 耳 炭一钱 甘 草一钱 香 附五分

水煎服，一剂〔病少〕减，二剂尤（又）减，四剂全减，十剂全愈。此方补益肝、脾之气，气足自能生血，而（且能）摄血〔也〕。又妙大补肾水，水足而肝气自舒，肝舒而脾自得养，肝藏之（血）而脾统之（血），又（衍文）安有泄漏者（哉）？又何虑其血崩哉？

【结语】：

老妇忽然行经，乃相火妄动，而血崩失，治宜补肝、脾以止血，尤当兼补气以生血，方用安老汤。益肝、脾之气，即能生血，又能摄血，肝气得舒，脾气得养，肝藏血而脾统血，则崩漏止矣。

【歌诀】安老汤：

安老汤治二火猖，
 参术芪草归地襄，

山萸荆胶香木耳，
舒肝补脾益肾良。

附祁刻本眉批：加贯仲炭一钱，研细末以药冲服尤妙。

经水忽来忽断时疼时止

妇人有经水忽来忽断，时疼时止，寒热往来者，人以为血之凝也，谁知是肝气不舒乎？（《手稿》、《奇闻》作：

“人以为血结之症，而不知非也，乃肝气不舒耳。”）夫肝属木而藏血（后三字为衍文），最恶〔者〕，风寒〔也〕。妇人当行经之际，腠理①大开，适逢风之吹，寒之袭，则肝气为之闭塞，（《手稿》、《奇闻》作：“妇人行经，则腠理大开，适逢风吹，则肝气闭塞”），而经水之道路亦随之而俱闭。由是腠理经络各皆不宣，而寒热之作，由是而起。其气行于阳分，则生热，其气行于阴分，则生寒也。然此犹感寒之轻者也，倘外感之风寒更甚，则内应之，热气益深。（《手稿》、《奇闻》作：“于是腠理经络，各皆不宣而寒热作，气行于阳而生热，气行于阴而生寒也。此犹感寒之轻者，倘外寒更甚，则内热益深”），往往有热入血室②而变为如狂之症，一如遇鬼之状者。若但往来寒热③，是风寒未甚而热未深耳。治〔之〕法，宜补肝中之血，通其郁而散其风，则病随手而效〔也〕。所谓治风先治血，血和

风自灭，此其一也。（《手稿》、《奇闻》均无此三句）。
方用加味四物汤：

熟地一两 白芍五钱 当归五钱 川芎三钱
白术五钱 丹皮三钱 元胡一钱（捣碎醋炒）
甘草一钱 柴胡一钱

水煎服。此方用四物以滋脾、胃（肝、肾）之阴血，
柴胡、白芍、丹皮以宣肝经之风郁；甘草、白术、元胡以
利腰脐而和腹疼〔也〕。入于表里之间，通乎经络之内，用
之得宜，自奏功如响也。

【注释】：

①腠理：指人体皮里内外之部位，有渗泄体液，流通气血，
抗御外邪作用。《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腠
者，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为真气所注；理者，是皮肤脏
腑之文理也。”

②热入血室：病名，出《伤寒论》。指妇女在经期或产后，
感受外邪，热内陷子宫，出现奇怪症状，似见鬼怪，变为
如狂。

③往来寒热：恶寒去则发热，发热去则恶寒，即发热恶寒交
替症状。

【结语】：

妇人经水忽来忽断，时疼时止，寒热往来者，治宜补肝、肾
之血，通郁散风，方用加味四物汤。滋肝肾之血，宣肝经之风，
利腰脐而和腹疼，自奏功如响。

【歌诀】加味四物汤：

经水断续痛时无，

加味四物汤效殊，

芎归芍地白朮草，

丹皮元胡并柴胡。

附祁刻本眉批：加荆芥穗炒黑一钱尤妙。

经水未来腹先疼痛

妇人有经前腹疼，数日而后经水行者（《手稿》、《奇闻》均作：“数日后行经者，”）其经来多是紫黑血之块，人以为寒极而然也，谁知是热极而火不〔能〕化乎？夫肝属木，〔而〕其中有火，舒则通畅，郁则不扬，经欲行而肝不应，（《手稿》、《奇闻》作：“夫肝中有火，郁则不扬），则抑拂其气而疼生。然〔而〕经满则不能内藏，而肝中之郁火焚烧，内逼经出，则其火亦因之而怒泄。其紫黑者，水火两战之象也；其成块者，火煎成形之状也。经失其为经者，正郁火内夺其权耳。治〔之〕法，似宜大泄肝中之火〔矣〕，然泄肝之火，而不解肝之郁，则热之标可去，而热之本未除也，其何能益？方用宣郁通经汤①：

白	芍五钱	当	归五钱	丹	皮五钱	梔	子三钱
甘	草一钱	白	芥子二钱	（研）		柴	胡一钱
香	附一钱	郁	金一钱	黄	芩一钱		

水煎服，连服四剂，下月断不先腹疼而后行经矣。此

方补肝之血，而〔又〕解肝之郁；利肝之气，而〔又〕降肝之火，所以奏功之速〔耳〕。

【注释】：

①宣郁通经汤：《奇闻》、《辨证录》名“宣郁调经汤”。

以《女科》汤名为是，因经前腹痛，则应和血逐瘀而通经也。《手稿》与《女科》同。

【结语】：

经前腹痛，乃热极而火不能化，治宜舒肝之郁而泄肝之火，方用宣郁通经汤。补肝之血，而又解肝之郁；利肝之气，而又泄肝之火，则本标兼治而奏功之速也。

【歌诀】宣郁通经汤：

经前腹痛紫块行，
宣郁通经川郁金，
丹梔归芍生甘草，
白芥柴胡香附苓。

行经后少腹疼痛

妇人有少腹疼于行经之后者，人以为气血之虚也，谁知是肾气之涸乎？夫经水者，乃天一之真水^①也，满则益，而虚则闭，亦其常耳，何以虚则（能）作疼哉？盖肾水一虚，则水不能生木，而肝木必克脾土，木土相争，则气必

逆，故尔作疼。治〔之〕法，必须以舒肝气为主，而益之以补肾之味，则水足而肝气益安〔矣〕。肝气安而逆气自顺，又何疼痛之有哉？方用调肝汤②：

山 药五钱 阿 胶三钱 当 归三钱 白 芍三钱
山 萸 菜三钱 巴 戟一钱 甘 草一钱（《奇闻》此方
中有黑荆芥三钱）

水煎服。此方平调肝气，既能转逆气〔于须臾〕，又善止郁疼〔于顷刻〕。经后之症，以此方调理最佳，不特治经后腹疼之症也。

【注释】：

①天一之真水：天一者，天一生水也。真水即肾水、肾阴，乃指肾脏阴液（包括肾脏所藏之精），与肾火，肾阳依附为用，是肾的功能活动的基本物质。

②调肝汤：《奇闻》、《辨证录》均名“后调汤”，非是，乃陈士铎所改，在医理上，文理上均误。

【结语】：

经后腹痛，因肾气之竭也，治宜舒肝为主，而益之补肾之味，水足而肝气安矣，方用调肝汤。平调肝气，既能转逆气，又能止疼痛，经后以此方调理最佳，不特治经后腹痛也。

【歌诀】调肝汤：

经后腹痛宜调肝，
归芍山萸巴戟天，
山药阿胶生甘草，
平肝理气郁痛安。

附祁刻本眉批：经前经后腹痛二方极妙，不可加减。若有别症，亦宜此方为主，另加药味治之，原方不可减去一味。

经 前 腹 疼 吐 血

妇人有经未行之前一、二日，忽然腹痛而吐血，人以为火热之极也，谁知是肝气之逆乎（《手稿》、《奇闻》均作：“谁知乃肝气逆下不顺行，逆上而吐乎”）？夫肝之性最急，宜顺而不宜逆（《手稿》作：“夫肝之气，最宜顺而不宜逆也”）。顺则气安，逆则气动；血随气为行止（此句《手稿》作：“血既行”；《奇闻》作：“血则随气而俱行”），气安则血安，气动则血动，亦勿怪其然也。或谓（二字应为若）经逆〔则〕在肾不在肝，何以随血妄行，竟至从口〔而〕上出也？殊不知少阴之火，急如奔马，得肝火直冲而上（此句《手稿》、《奇闻》均作：“得肝中龙雷之火，直冲而上也”），其势最捷，反经而为血，亦至便也，正（止）不必肝不藏血，始成吐血之症。但此等吐血，与各经之吐血有不同者（此句《手稿》、《奇闻》作：“不比各经之吐血也”）。盖（衍文）各经之吐血，由内伤而成〔者也〕。经逆而吐血〔者〕，乃内溢而激之使然也。其症〔既〕绝有异，而其（“其”为衍文）气逆则一也。治〔之〕法，似宜平肝以顺气，而不必益精以补肾矣（“矣”为衍文）。

虽然，经逆而吐血，虽不大（“大”为衍文）损夫血，而反复颠倒，未免大（“大”为衍文）伤肾〔之〕气，〔而血又上泄过多，则肾水亦亏矣。〕（据《手稿》、《奇闻》补）。必须于补肾之中，用（以行其）顺气之法〔也〕，始为得当（此句《手稿》、《奇闻》中均无）。方用顺经汤：

当 归五钱 熟 地五钱 白 芍二钱 丹 皮五钱
 茯 苓三钱 沙 参三钱 黑荆芥三钱（按：《手稿》中无茯苓三钱，而为黄芩三钱，应以黄芩为是。《奇闻》、《辨证录》均尚有牛膝三钱，而《手稿》、《女科》则无）。

水煎服，一剂而吐血止，二剂而经顺，〔连服〕十剂不在发。此方于补肾调经之中，而用引血归经之品，是和血之法，实寓顺气之法也。肝〔气〕不逆，而肾气自顺〔也〕。肾气既顺，又何经逆之有哉？（《手稿》、《奇闻》作：“而经又何能逆哉？”）

【结语】：

经前腹痛吐血，乃肝气下逆不顺行而上逆也。治宜于补肾之中，而行其顺气之法，方用顺经汤。补肾调经之中，寓顺气之法，肝气不逆，肾气自顺，而经则不逆也。

【歌诀】顺经汤：

顺经汤治肝气逆，
 黄芩沙参怀牛膝，
 归芍熟地荆丹皮，
 经前腹痛吐血愈。

附祁刻本眉批：妇人年壮吐血，往往有之，不可作劳症治。若认为劳症，必至肝气愈逆，非劳反成劳矣。方加茜草一钱，怀牛膝八分尤妙。

经水将来脐下先疼

妇人有经水将来三五日前，而（衍文）脐下作疼〔痛〕，状如刀刺者，或（衍文）寒热交作，所下如黑豆汁，〔既而经来，自云无娠〕，（据《手稿》、《奇闻》补），人莫不以为（人以为）血热之极（故）^①，谁知是下焦寒湿相争之故乎？夫寒湿〔之气〕，乃邪气也。妇人有冲任之脉，居于下焦；冲〔脉〕为血海，任〔脉〕主胞胎，为血室，均喜正气〔之〕相通，最恶邪气〔之〕相犯；经水由二经而外出，而寒湿满二经而内乱，两相争而作疼痛（《手稿》、《奇闻》均作：“寒湿之气，弥漫二经之外，势必两相争而作痛矣”）。邪愈盛而正气日衰（邪盛正衰），寒气生浊^②，而下如豆汁之黑者，见北方寒水之象也。治〔之〕法，利其湿而温其寒，使冲、任无邪气之乱，脐下自无疼痛之疾矣。（《手稿》、《奇闻》均作：“冲任无邪，何至转结而为痛哉？”）方用温脐化湿汤：

白 术一两 茯 苓三钱 山 药五钱 巴 戟五钱
扁 豆五钱 白 果十枚 莲 子三十枚（不去心）

水煎服。然必须经未来前十日服之，四剂而邪去。调经兼可种子矣。此方君白术以利腰脐之气；更用巴戟、白果以通〔其〕任脉，扁豆、山药、莲子以卫冲脉。所以寒湿扫除（尽去），而经水自调〔矣〕，而可受妊矣（此句衍文，《手稿》、《奇闻》均无）。倘疑腹痛为热疾（邪）作祟，妄用寒凉，则冲、任虚冷，血海变〔而〕为冰海，血室反成为冰室（此句《手稿》作：“血室凝而成冰室”），无论难于生育，而疼痛之止，又安有日哉？（《手稿》、《奇闻》作：“而疼痛又何有止日哉？”）

【注释】：

①之极：《手稿》、《奇闻》均作：“之故”。一字之差，在医理上则截然不同。《女科》中此类修改，误甚且多，如前之“太热”、“太寒”。

②寒气生浊：《金匱》云：“浊邪居下”即浊邪因寒而生，常在下焦，实即寒湿也。

【结语】：

经水来前三、五日而脐下疼痛，下焦寒湿相争之故，治宜利其湿而温其寒，方用温脐化湿汤。寒湿尽去，使冲、任无邪气之乱，脐下无疼痛之疾，则经水自调，且可受孕。

【歌诀】温脐化湿汤：

寒湿痛经要辨明，
温脐化湿此方宗，
山药莲子巴戟肉，
白果扁豆术茯苓。

附祁刻本眉批：冲、任之气宜通不宜降，故化湿不用苍术、薏仁。余宜类参。

经水过多

妇人有经水过多，行后复行，面色萎黄，身体倦怠，而困乏之甚者（此二句《手稿》、《奇闻》均作：“倦怠无力”），人以为血热有余之故〔也〕，谁知是血虚而不归经乎？夫血旺始（则）经多，血虚当（则）经缩，今曰血虚，而反经多，是何言与？（此三句《手稿》、《奇闻》作：“何以血虚而反经多也？”）殊（衍文）不知血归于经，虽〔血〕旺而经亦不多，血不归经，虽〔血〕衰而经亦不少。世之人见（世人以）经水过多，谓是血之旺也，此治之所以多（“多”为衍文）错耳。倘经多果是血旺，自是健壮之体，须当一行即止，精力如常，何至一行后而再行，而困乏无力耶（《手稿》、《奇闻》作：“但经来果是血旺，一行经宜止矣，何以行后而再行也耶？”）惟经多是血之虚，故再行而不胜其困乏，〔而〕血损精散，骨髓空，所以不能色华于面也。治〔之〕法，宜大补〔其〕血〔之不足〕，而引之（其）归经，又宁有行后复行之病哉？（《手稿》作：“又宁有再行之病哉？”）方用加减四物汤①：

熟地一两 白芍三钱 当归五钱 川芎二钱
山萸三钱 白术五钱 黑荆穗三钱 续断一钱
甘草一钱

水煎服，四剂而血归经矣。十剂之后，加人参三钱，再服十剂，下月行经适可而止矣。夫四物汤，乃补血之神品，加白术、黑荆穗补(行)中有利，加山萸、续断止中有行，加甘草以调和诸品，使之各得其宜，所以血足而归经，归经而血自静矣。

【注释】：

①加减四物汤：《手稿》中原为“八物汤加减治之”。《女科》编刊见无参、芪，改为“加减四物汤”，甚为不妥。《奇闻》作：“四物汤加味治之”。此方名为八珍汤加减或加减八珍汤为是。

【编语】：

经水过多，行后复行，乃血虚而不归经，非血热而有余也。治宜补血而引之归经，方用加味四物汤，血足而归经，归经而血自静矣。

【歌诀】加味四物汤：

经水过多行复行，
加味四物归芍芎，
熟地术萸续荆草，
血足归经病自宁。

附祁刻本眉批：荆芥穗炭能行血归经，方妙极，不可轻易加减。

经 前 泄 水

妇人有经未来之前，泄水三日而后行经者，人以为血旺之故〔也〕，谁知是脾气之虚乎？夫脾统血，脾虚则不能统摄血矣。且脾属湿土，脾虚则土不实，土不实而湿更甚〔焉〕。所以（二字衍文）经水将动，而脾〔气〕先不〔能〕固，脾经所统之血，（此六字《手稿》、《奇闻》均作：

“脾血”）欲流注于血海，而湿气〔先〕乘之〔矣〕，所以先泄水而后行经也。调经之法，不在先治其水，而在先治其血，抑不在先治其血（三处“先治”，《手稿》、《奇闻》均作：“先止”①），而在先补其气，盖气旺而血自能生，抑气旺而湿自能除，且气旺而经自能调矣。（《手稿》、《奇闻》均作：“盖气旺而血自能固①，亦气旺而湿自能除也。”）方用健固汤：

人 参五钱 白 芍一两 茯 苓三钱 薏 仁三钱
巴 戟五钱

水煎服，连服十剂，而经前不泄水矣。此方补脾以固脾血，则血摄于气之中矣。脾气日盛，自能运化其湿，湿既化为乌有，自然经水调和，又何至经前作泄哉？（《手稿》、《奇闻》均作：“湿既化为乌有，又何能作泄哉？”）

【注释】：

①先治：应为“先止”，有《手稿》可证，《奇闻》与《手稿》同。傅氏喜用古文字，先止之“止”，息也，停也，与治不同。《女科》序刊者改“先止”为“先治”虽较通俗，却失傅氏原貌。

②气旺而血自能生：“生”为固之误，气旺则血能固。《手稿》、《奇闻》均作：“盖气旺则血自能固，”方名“健固汤”，乃气旺固血之意，非气旺生血之谓也。《女科》文理、医理，均属有误。

【结语】：

经前泄水，脾气之虚也。治宜先补其气，盖气旺则血自能固，亦气旺而湿自能除，方用健固汤。补脾气以固脾血，则血摄于气之中，脾气日盛，自能运化其湿，湿去而经前泄水愈矣。

【歌诀】健固汤：

行经泄水属脾虚，
参术茯苓巴戟薏，
补益脾气能摄血，
除湿调经水自止。

附祁刻本眉批：与胖人不孕参看，自得立方之妙。

经 前 大 便 下 血

· 妇人有行经前一日大便先出血者，人以为血崩之症，

谁知是经流于大肠乎？夫大肠与行经之路各有分别，何以能入乎其中？不知胞胎之系上通心而下通肾，心肾不交，则胞胎之血两无所归，而心肾二经之气不来照摄（《手稿》、《奇闻》均作：“而心肾二经之气不交，不能照摄”），听其自便，所以血不走小肠而走大肠矣。治〔之〕法，若单止大肠之血，则愈止而愈多，若（反）击动三焦之气，则更（《手稿》、《奇闻》均无）拂乱而不可止。盖经水之妄行，原因心肾之不交，今不使水火（《手稿》、《奇闻》：“水火”均作“心肾”）之既济，而徒治①其胞胎，则胞胎之气无所归，而血安有归经之日〔哉〕？故必大补其心与肾（《手稿》、《奇闻》均作：“故必须大补心肾之气”），使心肾之气交而胞胎之气自（“自”为衍文）不散，则大肠之血自不妄行，而经自顺矣。（《手稿》、《奇闻》作：“则大肠之血自不妄行也。”无下句。）方用顺经两安汤②：

人	参三钱	当	归五钱	熟	地五钱	白	芍五钱
白	术五钱	山	萸二钱	麦	冬五钱	炒	荆芥二钱
巴	戟一钱	升	麻四分				

水煎服，〔一剂而血止〕，二剂而大肠血止，而经从前阴出矣，三剂经止而兼可受妊矣。此方乃大补心、肝、肾三经之药，全不去顾胞胎，而胞胎有所归者，以心肾之气交（《手稿》、《奇闻》：“交”均作“合”）也。盖心、肾虚则其气两分，心、肾足则其气两合，心与肾不离，而胞胎之气听命于二经之摄，又安有妄动之形哉？

然则心肾不交补心肾可也，又何兼补夫肝木耶？不知肝乃肾之子，而心之母也。补夫（其）肝〔血〕，则肝气往来于心肾之间，自然上引心而下入于肾，下引肾而上入于心，不啻介绍之助^③也。此使心肾相交之一大法门，不特调经而然也，学者其深思诸^④。（“此使心肾相交之一大法门”，《手稿》、《奇闻》均无）。

【注释】：

①而徒治其胞胎：《手稿》、《奇闻》均作：“而徒出其胞胎。”出，进也，入也；不作出解。“而徒出其胞胎”，即妄徒引血入于胞胎，则可止大肠出血，由胞胎而排出之之意。《女科》序刊者，不知此意，妄改“徒出”而为“徒治”，非是。

②顺经两安汤：《手稿》名“通经两安汤”。《奇闻》、《辨证录》名“归经两安汤”。

③介绍之助：《手稿》为“介绍之欣”，《女科》改为“介绍之助”，非是。

④《女科》提醒心肾相交之法，甚为重要。然将增加文字篡入原文中，使傅氏著作之原貌丧失，则属非是。

【结语】：

经前大便出血，乃经流于大肠也，治宜大补心肾之气，使心肾之气合，而胞胎之气不散，则大肠之血自不妄行，方用顺经两安汤。补心肾而兼补肝，心肾之气合，胞胎听命于二经之摄，经水则不妄动也。肝气旺则往来于心肾之间，使心肾相交，不啻如介绍之欣也。

【歌诀】顺经两安汤：

经前便血宜顺经，
归芍熟地萸麦冬，
参术巴戟炒荆芥，
心肾相交经顺宁。

附祁刻本眉批：若大便下血过多，精神短少，人愈消瘦，必系肝气不舒，久郁伤脾。脾伤不能统血，又当分别治之。

经 闭^{①②}

年 未 老 经 水 断

经云：“女子七七而天癸绝”。有年未至七七而经水先断者（《奇闻》作：“妇人未至七七之期，而经水先断者”），人以为血枯经闭也，谁知是心、肝、脾之气郁乎？使其（凡人）血枯，安能久延于世？医见其经水不行，妄谓之血枯耳（《奇闻》作：“医见经水之不行，谓其血枯耳”）。其实非血之枯，乃经之闭也。且经原非血也，乃天一之水，出自肾之中，是至阴之精而有至阳之气，故其色赤红似血，而实非血〔也〕^③，所以谓之天癸（《奇闻》无此句。）世人以经为血，此千古之误，牢不可破，倘果是血，何不名之曰血水，而曰经水乎？（《奇闻》无此句）古昔圣贤创呼经水之名者，原以水出于肾，乃癸干之化，故以名之（《奇闻》作：“而古昔至圣，创乎经水者，以水出于肾经，故以经名之。”）无如世人沿袭而不

深思其旨，皆以血视之。然则经水早断，似乎肾水〔之〕衰涸，吾以为心、肝、脾气之郁者，〔何故〕？盖以肾水之生，原不由于心、肝、脾，而肾水之化，实有关于心、肝、脾。使水位之下无土气以承之，则水滥灭火，肾气不能化；火位之下无水气以承之，则火炎炼金，肾气无所生；木位之下无金气以承之，则木妄破土，肾气无以成。倘心、肝、脾有一经之郁，则其气不能入于肾之中，肾之气即郁而不宣矣。况心、肝、脾之俱郁，即肾气真足而无亏，尚有茹而难吐之势，矧肾气之本虚，又何能盈满而化经水而外泄哉？经曰：“亢则害”，此之谓也。此经之所以闭塞，有似乎血枯，而实非血枯耳。（《奇闻》作：“肾非肝气之相通，则肾气不能开；肾非心气之相交，则肾气不能升；肾非脾气之相养，则肾气不能成。倘三经有一经之郁，则其气不能入于肾中，而肾之气即闭塞而不宣矣。况三经齐郁，而肾水真足，尚有格络难出之状；若肾气原虚，又何以构精盈满，化经水而外泄耶？此经之所以闭，而有似乎血枯耳。”）治〔之〕法，必须散心、肝、脾〔三经〕之郁，而大补其肾水，〔补肾之中〕仍而大补其心、肝、脾〔三经〕之气，则精溢而经水自通矣。

方用益经汤：④

熟地一两	白术一两	当归五钱	白芍三钱
生枣仁三钱	沙参三钱	丹皮二钱	山药五钱
人参二钱	杜仲一钱	柴胡一钱	

水煎服，连服八剂而经通矣，服三十剂而经不再闭，

兼可（易）受孕。此方心、肝、脾、肾四经同治之药也。妙在补以通之，散以开之耳。倘徒补则郁不开而生火，徒散则气益衰而耗精，设或用攻坚之剂（味）、辛热之品，则非徒无益，而又（反）害之矣。

【注释】：

- ①据《傅山医学手稿》，调经部分至“经前大便出血”即完，而在《奇闻》、《辨证录》中均有“血枯门”，实为“经闭”，共有二病：一为“年未老经水断”，一为“室女鬼胎”。《女科》编者，将“年未老经先断”移于调经之后，将“室女鬼胎”删去。而在文字上变动很大，篡改后，医理文理，悖谬鄙陋，故将《奇闻》重要原文附后，相加对照，则可一目了然。人谓《女科》鄙陋，玷辱青主，《女科》之篡改者，应负其责。我们将“血枯门”改为“经闭”，从调经中分出，使人不再责难《女科》中无“经闭”之讥。
- ②经闭：女子连续三个月以上，不见经水来潮，除妊娠、哺乳期等生理性闭经外，均称为经闭。后世有血亏经闭、血枯经闭、肾虚经闭、气滞血瘀经闭、寒湿凝滞经闭等之别。
- ③月经似血而非血：此乃傅氏之论述，破千古之误。疑应理解为：“似血”，乃其形状与血同，而“非血”者，则非生理上正常之血，而为有毒素之血，应排泄于体外，即实质上已非血也。
- ④益经汤：《奇闻》名“溢经汤”。从“经溢而经自通”看，似以溢经名较妥。益，加也，增也；溢，满也，盈也。

【结语】：

妇女经闭，非因血枯，乃心、肝、脾三经之气郁，且肾气亦虚。治宜散三经之郁而补肾水。方用溢经汤。心、肝、脾、肾四经同治，补以通之，散以开之，则不经闭，兼易受孕矣。

【歌诀】溢经汤：

未老经断需溢经，
心肝脾气郁结成，
归芍熟地参术枣，
山药沙丹柴杜平。

附祁刻本眉批：善医者，善用眼前纯和之品，而大病尽除。不善医者，立异矜奇，不惟无效，反致百病丛生。凡用药杂乱，假金石为上品者，戒之！戒之！

种 子

身 瘦 不 孕

妇人有瘦怯身躯，久不孕育，一交男子，即卧病终朝，人以为气虚之故〔也〕，谁知是血虚之故乎？或谓（二字改夫）血藏于肝〔之中〕，精涵于肾〔之内〕，交感乃泄肾之精，与血虚何与（欤）？殊不知肝气不开，则精不能泄，肾精既泄，则肝气亦不能舒（《奇闻作：“及精既泄，而肝气益虚”），以肾为肝之母，母既泄精，不能含（分）润以养其子，则木（肝）燥乏水，而火且暗动以炼精，则肾愈虚矣。况瘦人多火，而又（又加）泄其（“其”为衍文）精，则水益少而火益炽，水虽制火，而肾精空乏，无力以济，成火在水上之卦，所以倦怠而卧也。（《奇闻》作：“则水益少而火益炽，水难制火，而腰肾空虚，所以倦怠而卧也。”）此等之妇，偏易动火，然此火因贪欲而出于肝木之中，又（乃）是虚燥之（二字

衍文)火,绝(而)非真火也。且(衍文)不交合则已,交合又偏易走泄。此(衍文)阴虚火旺,不能受孕,即偶尔受孕,必致(二字衍文)逼于男子之精,随种而随消者有之(《奇闻》作:“有随种而随消矣。”)治[之]法,必须大补肾水而平肝木,水旺则血旺,血旺则火消,便成水在火上之卦。(《奇闻》作:“必须大补肾水,而平其肝木,水旺而血亦旺,水旺而火亦灭矣。”无“水在火上之卦”之句),方用养精种玉汤(《奇闻》、《辨证录》均作:“养阴种玉汤”)①:

熟地一两 当归五钱 白芍五钱 山茱五钱

水煎服,三月便可身健受孕,断可种子[也]。此方之用,不特补血,而纯于填精。精满则子宫易于摄精,血足则子宫易于容物,皆有子之道也。惟是[世人]贪欲者多,节欲者少,往往不验(《奇闻》无此句)。服此者果能节欲三月,心静神满,自无不孕之理,否则不过身体壮健而已,勿咎方之不灵也(《奇闻》、《辨证录》均作:“服此药者,必保守三月,定然坐孕,否则止可自健,勿咎药品之未灵也。”)

【注释】:

- ①养精种玉汤:《奇闻》《辨证录》名“养阴种玉汤”。因此方“不特补血而纯于填精,精满则子宫易于摄精,有子之道也”。因此,方名“养精”为是,“养阴”则非。此方《奇闻》、《辨证录》中尚有甘菊一钱、丹皮二钱、山药三钱、杜仲二钱、牛膝一钱,似应为是。

【结语】：

妇人身瘦不孕，血虚之故也。治宜补血而平肝，则水旺而血旺，水旺而火亦灭矣。方用养精种玉汤，不特补血，且能填精，乃有子之道也。

【歌诀】养精种玉汤：

血虚瘦怯久不孕，
四物去芍萸肉殷，
平肝补肾精血足，
养精种玉此方珍。

附祁刻本眉批：服药三月后不受孕，仍照原方加杜仲二钱炒脱丝、续断二钱、白术五钱土炒焦、云苓三钱，服数剂必受孕。

胸满不思饮食不孕

妇人有饮食少思，胸膈满闷，终日倦怠，〔惟〕思睡〔眠〕，一经房事，呻吟不已，人以为脾胃之气虚也，谁知是肾气之不足乎？夫气宜升腾，不宜消降（降陷），升腾于上焦，则脾胃易于分运（运消）；降陷于下焦，则脾胃难于运化；人乏水谷之养，则精神自尔（然）倦怠，脾胃之气可升而不可降也，明甚。（《奇闻》作：“是以脾胃之气乌可降而不升乎？”）。然则（惟是）脾胃之气，虽充于脾胃之中，实生于两肾之内，无肾中之水气，则胃之气

不能腾；无肾中之火气，则脾之气不能化；惟有肾之（中）水火二（之）气，而脾胃之气，始能升腾而不降也。然则补脾胃之气，可不急补肾中水火之气乎？治〔之〕法，必以补肾气为主，但补肾而不兼补脾胃之品，则肾之水火二气（《奇闻》作：“则肾中水火之气”），不能提于至阳^①之上也。方用并提汤（《奇闻》、《辨证录》均名为兼提汤）：

熟地一两 巴戟一两 白术一两 人参五钱
黄芪五钱 山萸肉三钱 枸杞二钱 柴胡五分

水煎服，三月而肾气大旺，再服一月，未有不能受孕者。此方补气之药多于补精，似乎以补脾胃为主矣。孰知脾胃健而生精自易，是补脾胃之气与血（《奇闻》无后四字），正所以补肾之精与水（《奇闻》无后四字）也。〔脾胃既旺〕又益以补精之味。则阴气自足。阳气易升，自尔腾越于上焦矣。（《奇闻》作：“则阴气既足，阳气易升，不必提升而气自腾越于上焦，况又原有升提之药乎”？）阳气不下陷（降），则无非大地阳春，随遇皆是化生之机，安有不受孕之理与（欤）？（《奇闻》作：“安得而不受孕哉？”）

【注释】：

①至阳：此处泛指上焦，指肾气不足，不能升腾于上焦。

【结语】：

妇人有不思饮食，倦怠思睡，久不受孕者，由于肾气不足，脾胃难以运化，治以补肾为主，而兼用补脾胃之药，则肾中水火

之气，始能升腾而不降陷，方用并提汤。阴气既足，阳气易升，阳气腾越于上，则大地阳春，随遇皆为生机也。

【歌诀】并提汤：

并提汤可补肾脾，
参术黄芪并枸杞，
熟地山萸柴巴戟，
阳气升腾皆生机。

祁刻本眉批：胸满不孕，人每误为脾胃虚寒，不能克食，用扶脾消导之药，肾气愈虚，何能受孕？妙在立方不峻补肾火，所以不用桂、附等药。但专补肾气，使脾胃之气不复下陷，则带脉气充，胞胎气暖，自然受孕无难矣。

下部冰冷不孕

妇人有下身冰冷，非火不煖，交感之际，阴中绝无温热之气，人以为天分之薄也，谁知是胞胎寒之极乎（《奇闻》、《辨证录》均作：“谁知是胞胎之寒乎”？）夫寒冰之地，不生草木；重阴之渊，不长鱼龙。今胞胎既寒，〔又〕何能受孕〔哉〕？虽男子鼓勇力战，其精甚热，直射于子宫之内，而寒冰之气相逼，亦不过茹之于暂，而不能不吐之于久也。夫犹是人也，此妇之胞胎何以寒凉至此，岂非（皆）天分之薄乎？非也（衍文）。盖（不知）胞胎居

于心、肾之间，上系于心而下系于肾，胞胎之寒凉，乃心、肾二火之衰微也。故治胞胎者，必须补心肾二火而后
可（《奇闻》、《辨证录》均作：“必须补心肾之火”）。
方用温胞饮（《奇闻》《辨证录》均名温胞散^①）：

白 术一两 巴 戟一两 人 参三钱 杜 仲三钱
菟 丝三钱 山 药三钱 芡 实三钱 肉 桂二钱
附 子三分 补 骨脂二钱

水煎服，〔连服〕一月而胞胎热〔矣〕。此方之妙，补心而即补肾，温肾而即温心，心肾之气旺，则心肾之火自生；心肾之火生，则胞胎之寒自散；原因胞胎之寒，以至茹而即吐。而（衍文）今胞胎既热矣，〔岂〕尚有施而不受者乎？若改汤为丸，朝夕吞服，尤能摄精，断不至有（兴）伯道无儿^②之叹也。

【注释】：

①饮、散：均为汤剂。

②伯道无儿：晋·邓攸，字伯道，弟早亡，遇五胡之乱，担其子与侄逃难。数遇寇，弃子保侄。至江东，任吴郡太守，有德政。弃子后无嗣，时人感其义而哀之曰：“天道无知，使邓伯道无儿。”

【绝语】：

妇人下身冰冷不孕，由于胞胎之寒，而胞胎之寒由于心肾火衰。故治胞胎之寒，须补心肾之火，方用温胞散，胞胎热，则可受妊矣。

【歌诀】温胞饮：

温胞饮暖子宫寒，

参朮桂附巴戟天，
山药杜芡补骨脂，
心肾火衰服之痊。

附祁刻本眉批：今之种子者，多喜服热药。不知此方特为胞胎寒者设，若胞胎有热，则不宜服，审之。

胸 满 少 食 不 孕

妇人有素性恬淡，饮食少则平和，多则难受，或作呕泄，胸膈胀满，久不受孕，人以为赋稟之薄也，谁知是脾、胃虚寒乎？夫脾、胃之虚寒，原因心、肾之虚寒耳。盖胃土非心火不能生，〔而〕脾土非肾火不能化；心、肾之火衰，则脾、胃失生化之权，即不能消水谷以化精微矣。〔脾、胃既失生化之权〕，即不能化水谷之精微，自无津液以灌溉于胞胎之中，欲胞胎有温暖之气以养胚胎，必不可得〔也〕。总然受胎，而带脉无力，亦必堕落，此脾、胃虚寒之咎，故无玉麟^①之毓也。治〔之〕法，可不急温补其脾胃乎？然脾之母原在〔于〕肾之命门；胃之母原在〔于〕心之包络，欲温补脾、胃，必须补二经之火。盖母旺子必不弱，母热子必不寒，此子病治母之义也。方用温土毓麟汤：

巴 戟一两 覆盆子一两 白 朮五钱 人 参三钱
怀山药五钱 神 曲一钱

水煎服，〔连服〕一月，可以种子矣。此方〔之〕妙，温补脾、胃，而又兼补命门与心包络②之火，药味不多，而四经并治，命门、心包之火旺，则脾与胃无寒冷之虑，子母相顾，一家和合（此二句《奇闻》、《辨证录》均无），自然饮食多而善化，气血旺而能任，带脉有力，不虑落胎，安有不玉麟之育哉？（《奇闻》作：“此方脾、胃同补，即脾、胃同温也。盖所用之药，既能温命门之火，而又能温心包之火也。故药物不多，而四经可以并治也。命门、心胞之火旺，则脾胃无寒冷之虞，自然饮食多而善化，其气血日盛，而带脉有力，可以胜任而愉快，安有玉麟之不毓哉？”）。

【注释】：

①玉麟：玉，《说文》：“石之美者”，美也。麟，喻贤德之子。

《诗周南》：“麟之趾”。玉麟，作美贤之子解。

②心包络：心包是心的外膜，附有络脉，故名。

【结语】：

妇人饮食少用，不能受孕，由于脾、胃之虚寒，而脾、胃之虚寒，乃因心、肾之虚寒也。治宜温补脾、胃，兼补心、肾二经之火，方用温土毓麟汤，命门、心包之火旺，脾胃无寒冷之虑，安有不玉麟之毓哉？

【歌诀】温土毓麟汤：

温土毓麟治虚寒，
参术山药巴戟天，
更用覆盆和神曲，

命门温暖谷气添。

附祁刻本眉批：少食不孕，与胸满不思饮食有间，一补肾中之气，一补命门与心包络之火，药味不多，其君臣佐使之妙，宜细参之。

少腹急迫不孕

妇人有少腹之间，自觉有紧迫之状，急而不舒，不能生育，此人人之所不识也，（此句《奇闻》作：“人以为邪气之在腹也”，）谁知是带脉之拘急乎；夫带脉系于腰脐之间，宜弛而不宜急。今带脉之急者，由于腰脐之气不利也。而腰脐之气不利者，由于脾、胃①之气不足也。脾、胃②气虚，则腰脐之气闭，腰脐之气闭，则带脉拘急，遂致牵动胞胎。精即直射于胞胎，胞胎亦暂能茹纳，而力难负载，必不能免小产之虑。况人多不能节欲，安得保其不堕乎？此带脉之急，所以不能生子也。治〔之〕法，宜宽其带脉之急；而带脉之急不能遽宽也；宜利其腰脐之气，而腰脐之气不能遽利也，必须大补其脾、胃③之气与血，而腰脐可利，带脉可宽，自不难于孕育矣。方用宽带汤④：

白	术一两	巴戟肉	五钱	补骨脂	一钱	人	参三钱
麦	冬三钱	杜	仲三钱	熟	地五钱	肉	苁蓉三钱
白	芍三钱	当	归二钱	五	味三分	莲	子二十粒

水煎服，四剂少腹无紧迫之状，服一月即受胎。此方之妙，脾胃^⑤两补，而又利其腰脐之气，自然带脉宽舒，可以载物而胜任矣。或疑方中用五味、白芍之酸收，不增带脉之急，而反得带脉之宽，殊不可解！岂知带脉之急，由于气血之虚。盖血虚则缩而不伸，气虚则挛而不达；用芍药之酸，以平肝木，则肝不克脾；用五味之酸以生肾水，则肾能益带，似相碍而实相济也，何疑之有？

【注释】：

①、②、③、⑤《女科》均为“脾、胃”，而《奇闻》、《辨证录》均为“脾、肾”。从“用五味之酸以生肾水，则肾能益带”以及用熟地、故纸等补肾药观之，当以“脾、肾”为是。

④《女科》当归为二钱，《奇闻》为三钱。

【结语】：

少腹急结不孕，因带脉拘急，脾、肾之气不足，腰脐之气不利，治宜补脾、肾之血，利腰脐之气，用宽带汤。带脉宽，则不难于孕育矣。

【歌诀】宽带汤：

宽带汤能利腰脐，
参术归芍麦味俱，
熟地苁蓉杜巴戟，
莲子补肾带宽奇。

附祁刻本眉批：凡种子治法，不出带脉、胞胎二经，数言已泄造化之秘矣。

嫉妒不孕

妇人有怀抱素恶，不能生子者，人以为天心厌之也，谁知是肝气郁结乎？夫妇人之有子也，必然心脉流利而滑，脾脉（《奇闻》作：“肝脉”）舒徐而和①、肾脉旺大而鼓指，始称喜脉，未有三部脉郁，而能生子者也。若（盖）三部脉郁，肝气必因之而更郁，肝气郁，则心肾之脉必致郁之极而莫解。盖子母相依，郁必不喜，喜必不郁也。其郁而不能成胎者，以肝木不舒，必下克脾土而致塞（后三字衍文），脾土之气塞，则腰脐之气必不利，腰脐之气不利，必不能通任脉而达带脉，则带脉之气亦塞矣。带脉之气既塞，则胞胎之门必闭，精即到门，亦不得其门而入矣，其奈何哉？（从“若三部脉郁……其奈何哉？”《奇闻》作：“盖三部脉郁，肝气未有不郁结者，肝脉郁而心肾之脉亦郁，肝脉结而心肾之脉亦结也。即心肾二部之脉不郁、不结，而肝部之脉独郁、独结，即非喜脉矣。盖喜脉则不喜，喜则不郁也。其郁而不能成胎者，以肝木不舒，必下克脾土，脾土之气塞，而腰脐之气不利，又怎能通往任脉而达带脉乎？带脉之气闭，而胞胎之口不开，精到门而不受，其奈之何哉？”）治〔之〕法，必解四经之郁，以开胞胎之门，则几矣。方用开郁种玉汤②：



白芍一两 香附三钱 当归五钱 白术五钱
丹皮三钱 茯苓三钱 花粉二钱

水煎服，一月则郁结之气开，郁开则无非喜气之盈腹，而嫉妒之心，亦可以一易，自然两相合好，结胎于顷刻之间矣。此方之妙，解肝气之郁，宣脾气之困，而（衍文）心、肾之气亦因之俱舒，所以腰脐利而任带（脉）通达，不必启胞胎之门，而胞胎自启，不特治嫉妒者也。

【注释】：

①脾脉舒徐而和：有误，《奇闻》作：“肝脉舒徐而和”。

本病云：“若三部脉郁，肝气必因之而更郁；肝气郁，则心、肾之脉必致郁之极而莫解”，病因是由“肝气郁结”，宋又云，“解肝气之郁”，故《女科》中“脾脉舒徐而和”之“脾脉”，乃“肝脉”之误。

②开郁种玉汤：《奇闻》此方中有陈皮五分，合乎傅氏用药精神，因君药白芍为一两。疑为《女科》传抄时漏掉。此方乃加减逍遥散之变方也，去柴胡、甘草，加香附、花粉，则解郁功能更强也。《奇闻》名：“开郁种子汤”，当以为是。《女科》名“开郁种玉汤”非是。

【结语】：

嫉妒不孕，乃因肝气郁结，而心、肾、脾经亦郁结。治宜解四经之郁，方用开郁种子汤。解肝气之郁，宣脾气之困，心、肾之气俱舒，所以利腰脐而任脉通，胞胎之门自启，则可受妊矣。

【歌诀】开郁种子汤：

开郁种子汤名殊，
肝脾心肾郁须舒，

归芍香附天花粉，

苓术丹皮郁结除。

附祁刻本眉批：方似平平无奇，然却能解妊种子，不可忽视。

肥胖不孕

妇人有身体肥胖，痰涎甚多，不能受孕者，人以为气虚之故〔也〕，谁知是湿盛之故乎？夫湿从下受，乃言外邪之湿也。而肥胖之湿，实非外邪，乃脾土之内病也。然脾土既病，不能分化水谷，以养四肢，宜其身躯瘦弱矣，何以能肥胖乎？不知湿盛者多肥胖，肥胖者多气虚，气虚者多痰涎，外似健壮，而内实虚损也。内虚则气必衰，气衰则不能行水，而湿停于肠、胃之间，不能化精而化涎矣。夫脾本湿土，又因痰多，愈加其湿，脾不能受，热（衍文，《祁刻本》及《奇闻》均无此字）必浸润于胞胎，日积月累，则胞胎竟变为汪洋之水窟矣。且肥胖之妇，内肉必满，遮隔子宫，不能（难以）受精^①，此必然之势也。况又加以水湿之盛，即男子甚健，阳精直达子宫，而其水势滔滔，泛滥可畏，亦遂化精成水矣，又何能成妊哉？治〔之〕法，必须以泄水化痰为主。然徒泄水化痰，而不急补脾、胃之气，则阳气不旺，湿痰不去，〔而〕人先病矣，乌望

其茹而不吐乎？方用加味补中益气汤②：

人 参三钱 黄 芪三钱 柴 胡一钱 甘 草一钱
白 术一两 升 麻四分 陈 皮五分 茯 苓五钱
半 夏三钱 当 归三钱

水煎服，服八剂痰涎尽消，再服十剂而水湿利，子宫润出③，易于受精而成孕矣。其在于昔，则如望洋观海，而至于今，则是马到成功也。快哉！（《奇闻》中无“其在于昔……”此段文字。《女科》编者增加此等文字，故人云鄙陋，决非傅氏文笔）。此方之妙，妙在提脾气而升于上，作云作雨，则水湿反利于下行；助胃气而消于下，为津为液，则痰涎转易于上化。（《奇闻》作：“此方提脾气而升于上，则水湿反利于下；助脾气而消于下，则痰涎转易上化”）。不必用消化之品以损其肥，而肥自无碍，不必用浚决之品以开其窍，而窍自能通。阳气充足，自能摄精，湿邪散除，自可受种，何肥胖不孕之足虑乎？（《奇闻》作：“阳气旺而自足以摄精，邪湿散而自可以受种也”）。

【注释】：

- ①不能受精：《奇闻》作：难以受精。肥胖之妇，固难受孕，然肥胖之妇，亦有受孕者。故绝对之辞“不能”，不及相对之辞“难以”为佳。
- ②加味补中益气汤：实为补中益气汤、六君子汤、二陈汤之合方也。《奇闻》名“补中益气汤加味”。
- ③子宫润出：《奇闻》同。前言“脾湿浸润于胞胎”，“则

胞胎（子宫）竟变成汪洋之水窟”。后言：水湿利，子宫涸出”，意即子宫之水湿亦尽出也。《礼·月令》：“仲秋之月水始涸”。涸，竭也；竭，尽也。

【结语】：

妇人肥胖不孕，乃内湿之盛，治宜补脾、胃泄水而化痰，方用加味补中益气汤。阳气旺则能摄精，邪湿散自能受孕矣。

【歌诀】加味补中益气汤：

加味补中益气汤，
参术苓草陈夏尝，
升柴能将清阳举，
归芪二味补血良。

骨 蒸 夜 热 不 孕

妇人有骨蒸夜热，遍体火焦，口干舌燥，咳嗽吐沫，难于生子者，人以为阴虚火动也，谁知是骨髓〔之〕内热乎？夫寒阴之地，固不生物，而干旱之田，〔又〕岂能长养？然而骨髓与胞胎，何相关切，而骨髓之热，即能使人不嗣，此前贤之所未言者也。山一旦创言之，不几为世俗所骇乎？而要知不必骇也，此中实有其理焉①。盖胞胎为五脏外之一脏耳②，以其不阴不阳，所以不列于五脏之中。所谓不阴不阳者，胞胎上系于心包，下系于命门。系心包

者，通于心，心者，阳也；系命门者，通于肾，肾者，阴也。是阴之中有阳，阳之中有阴，所以善于变化，或生男，或生女，俱从此出。然必阴阳协和，不偏不枯，始能变化生人，否则否矣（《奇闻》作：“否则不能生人矣”）。况胞胎既通于肾，而骨髓者，亦肾之所化也。骨髓热由于肾之热③，肾热而胞胎亦不能不热。（《奇闻》作：“骨髓热而肾热，肾热而胞胎亦热矣”。）且胞胎非骨髓之养，则婴儿无以生骨；骨髓过热，则骨中空虚，惟存火烈之气，又何能成胎？（《奇闻》作：“况胞胎无骨髓之养，则婴儿何以生骨？骨髓热而骨中空虚，惟存火气，又何能成胎而生骨哉？”）治〔之〕法，必须清骨中之热，然骨热由于水亏，必补肾之阴，则骨热除，珠露④有滴濡⑤之喜矣。（《奇闻》作：“……然而骨热由于水虚，补肾中之水，而骨热自除。胞胎无干燥之虑，珠露有涵濡之喜矣。”）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此之谓也。（《奇闻》无此三句）。方用清骨滋肾汤：

地骨皮一两 丹 皮五钱 沙 参五钱 麦 冬五钱

五味子五分 元 参五钱 白 术三钱 石 斛二钱

水煎服，连服三十剂，而骨蒸解；再服六十剂，自〔可〕受孕〔矣〕⑥。此方之妙，补肾中之精，凉骨中之热，不清胞胎，而胞胎自无太热之患。然阴虚内热之人，原易受妊，今因骨髓过热，所以受精而变燥，以致难于育子，本非胞胎之不能受精〔也〕。所以稍补其肾，以杀其火之有余，而益其水之不足，便易种子耳。

【注释】：

- ①山一旦创言之：此句《女科》作：“山一旦创言之”，表明作者本人是傅山。《奇闻》作：“铎一旦创言之”，表明作者本人是陈士铎。《辨证录》无此句，没有表明作者本人是谁。此问题另作研讨，请阅附录中《关于〈女科〉中“山”字的研讨》。
- ②胞胎为五脏外之一脏：傅氏有“六脏七腑”、“五脏七腑”之创言。六脏者，即心、肝、脾、肺、肾及“胞胎”也。以胞胎（子宫）不阴不阳，所以不列于五脏之中，故亦曰“五脏七腑”。七腑者，除胆、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外，傅氏认为尚有一腑，疑指为“心包络”，不知然否？“六脏七腑”，或“五脏七腑”说，亦为认识傅氏医著论点之一，《女科》后面仍有此术语，而在《石室秘录》、《辨证录》及《本草秘录》中，则更为多见。
- ③骨髓热由于肾之热：《女科》此说，与《奇闻》“骨髓热而肾热”，医理截然相反，而且《女科》前后自相矛盾。本病开始即言，因“骨髓之内热”，后言“骨热由于水亏”，即因肾水之亏，而非肾火之盛。又言“补肾中之精，凉骨髓之热”，而非清肾中之火，乃为“补肾中之阴，则骨热除”。说明骨蒸之热，并非肾中之热，而是“骨髓之内热”，透发而出也。《女科》序刊者将“骨髓热而肾热”，篡改为“骨髓热由于肾之热”，医理悖谬，非是，不可从之。
- ④珠露：文献中无此辞。《说文》：“珠，蚌之阴精”，即蚌珠”，喻作子也。露，生也，见也。《礼·孔子闲居》：“风定流形，庶物露生”。疏：“露见而生。”《玉篇》：“露，见也”。珠露之喜，即怀孕而受妊之意。

⑤涵濡：《女科》作“滴濡”，文献中无此辞，错误也，非是。

涵濡，喻德泽之优渥。《宋史·乐志》中民歌云：“涵濡众生，矧我遗民。”

⑥骨髓之热，非短期所能清之，故本病非短期能治愈。本方乃微寒（即甘寒）清热之剂，非苦寒清热之药，不仅不伤胃气，且能补中益气，健胃消谷，虽多服之无害而有益。祁氏眉批言“病去七分即止”，非是，不可从之。

【结语】：

骨蒸不孕，乃骨髓之内热所致，亦名骨蒸烦热，或骨蒸劳热。治宜补肾之阴，清骨之热，方用清骨滋肾汤。稍补其肾，杀其火之有余，益其水之不足，则易孕耳。

【歌诀】清骨滋肾汤：

骨蒸内热肾水虚，
清骨滋肾丹皮俱，
地骨白术斛麦味，
沙参元参壮水宜。

附祁刻本眉批：治骨髓热，所以不用熟地，方极善，用者万勿加减。凡峻药，病去七分即止，不必拘泥三十帖、六十帖之数。（按：一切骨蒸烦热、骨蒸潮热，用本方治之，均无不效）。

腰 痠 腹 胀 不 孕

妇人有腰酸背楚，胸满腹胀，倦怠欲卧，百计求嗣，

不能如愿，人以为腰肾之虚也，谁知是任、督之困乎？夫任脉行于前，督脉行于后，然皆从带脉上下而行也。故任脉虚则带脉堕于前，督脉虚则带脉堕于后。虽胞胎受精，亦必小产。况任、督之脉既虚，而疝瘕之症必起^①，疝瘕碍胞胎而外障，则胞胎缩于疝瘕之内，往往施精而不能受。虽餌以玉燕^②，亦何益哉？（“况任、督之脉既虚……亦何益哉？”《奇闻》作：“况任督之间有疝瘕之证，则外多障碍，而胞胎入于疝瘕之内，往往精不能施，虽怀玉燕，亦何益乎？”）治〔之〕法，必须先去其疝瘕之病，而补其任、督之脉，则提挈天地（《奇闻》作：“提挈有力”），把握阴阳，呼息精气，包裹成形（此三句《奇闻》无），足以胜任而无虑矣。外无所障，内有所容，安有不生育之理？（《奇闻》作：安得不受孕乎？）方用升带汤：

白 术一两 人 参三钱 沙 参五钱 肉 桂一钱
 萆 薢粉三钱 鳖 甲三钱 茯 苓三钱 半 夏一钱
 神 曲二钱

水煎服，连服三十剂，而任、督之气旺；再服三十剂，而疝瘕之症除。此方利腰脐之气，正升补任、督之气也。任督之气升，而疝瘕自有难容之势。况方中有肉桂以散寒；萆薢以祛积，鳖甲之攻坚，茯苓之利湿，有形自化于无形，满腹皆升腾之气矣，何至受精而再堕乎哉？

【注释】：

①疝瘕：《女科》作：“况任督之脉既虚，而疝瘕之症必起”。

而《奇闻》作：“况任督之间，有疝瘕之证”。疝瘕。出《素问·玉机真藏论》，又名瘕疝。《素问·空骨论》：“任脉为病，女子瘕聚”。瘕为瘕瘕，聚为积聚，腹内气血相结所致。《骨空论》又说：“督脉为病，……为冲疝。”《女科》编纂者改为“任督之脉既虚，而疝瘕之症必起”，与《奇闻》：“任督之间，有疝瘕之证”，是有区别的。由于气血相结，故用萆薢粉、鳖甲以祛血结，用白朮、茯苓利腰脐之血也。《女科》篡改后论述有误。

- ②玉燕：《奇闻》作：“虽怀玉燕，亦何益乎？”唐张说之母，梦玉燕入怀而生说，后为宰相。此喻因病疝瘕，即怀玉燕亦不能孕也。《女科》作：“虽饵以玉燕，亦何益哉？”非是，甚错！

【结语】：

妇人任、督之间，因有疝瘕而不孕，治宜去其疝瘕，补其任、督，方用升带汤。利腰脐之气，升任督之脉，祛疝瘕之积，则可受孕矣。

【歌诀】升带汤：

升带汤用参朮苓，
夏沙神曲肉桂从，
萆薢鳖甲消症瘕，
任督不困带脉升。

按：萆薢又名乌芋、地栗，甘微寒，消坚攻积之力甚强，误吞铜物，能化为水。傅氏治症瘕积聚，常用地栗粉，即萆薢粉。此药北方无出售处，广州市有售此品者，名为“马蹄粉”。特为说明，并予介绍。

附祁刻本眉批：此方为有疝瘕而设。故用沙参、萆薢粉、鳖甲，以破坚理气。

便涩腹胀足浮肿不孕

妇人有小水艰涩，腹胀脚肿，不能受孕者，人以为小肠之热也，谁知是膀胱之气不化乎？夫膀胱原与胞胎相近，膀胱病而胞胎亦病矣。盖水湿之气，必走膀胱，〔然〕而膀胱不能自化，必得肾气相通，始能化水，以出阴器，（《奇闻》作：“乃得从阴器而泄也”）。倘膀胱无肾气之通，则膀胱之气化不行，水湿之气，必且渗入胞胎之中，而成汪洋之势矣。（《奇闻》无此句）。汪洋之田，又何能生物也哉！治〔之〕法，必须壮肾气以分消胞胎之湿，益肾火以达化膀胱之水，使先天之本壮，则膀胱之气化，胞胎之湿除，而汪洋之田，化成雨露之壤矣。水化则膀胱利，火旺则胞胎暖，安有布种而不发生者哉？（此段《奇闻》作：“治之法，必须分消胞胎之湿。然肾气不旺，而胞胎之水气何从而化？故又须治肾中之火，使火气达于膀胱也。”）方用化水种子汤：

巴戟一两 白术一两 茯苓五钱 人参三钱

菟丝子五钱 芡实五钱 车前子二钱 肉桂一钱

水煎服，二剂膀胱之气化，四剂艰涩之症除，又十剂

而虚胀脚肿之形消。再服六十剂，肾气大旺，胞胎温暖，易于受胎而生育矣。此方利膀胱之水，全在补肾中之气；暖胞胎之气，全在壮肾中之火。至于补肾之药，多是濡润之品，不以湿而益其湿乎？然方中之药，妙于补肾之火，而非补益肾之水。尤妙于补火而无燥烈之虑，利水而非荡涤之猛，所以膀胱气化，胞胎不湿，而发荣长养无穷与（坎）？（《奇闻》作：“安有布种而艰于发育者乎？”）

【注释】：

①化水种子汤：《奇闻》、《辨证录》均名化水种玉丹，非是。

【结语】：

妇人小便艰涩，腹胀脚肿，不能受孕，乃膀胱之气不化，治宜壮肾气而益肾火，以化膀胱之水，方用化水种子汤。肾气旺则膀胱之湿化，肾火旺则胞胎之气温，自不难受孕也。

【歌诀】化水种子汤：

化水汤中参术苓，
车前芡实菟丝充，
巴戟肉桂壮肾火，
水湿消除胞胎宁。

附祁刻本眉批：便涩腹胀足浮肿，此症极多，不惟不能受孕，抑且渐添杂症，久而不愈，甚有成劳瘵不治者。此方补水而不助湿，补火而使归原，善极，不可加減一味。

女 科 下 卷

妊 娠^①

妊 娠 恶 阻^②

妇人怀娠（妊）之后，恶心呕吐，思酸解渴，见食憎恶，困倦欲卧。人皆曰（人以为）妊娠〔之〕恶阻也，谁知〔是〕肝血亦（之）燥乎？夫妇人受妊，本于肾气之旺也，肾旺是（足）以摄精。然肾一受精而成娠^③，则肾水生胎，不暇化润于肝脏（《祁刻本》作：“不暇分润于五脏”）；而肝为肾之子，日食母气以舒，一日无津液之养，则肝气迫索，而肾水不能应，则肝气益急，肝急则火动而逆也。肝气既逆，是以恶心呕吐之症生焉。呕吐纵不至太甚，而其伤气则一也。气既受伤，则肝血愈耗，世人用（以）四物汤治胎前诸症者，正以其能生肝之（“之”，

衍文)血也。然〔而〕补肝以生血，未为不佳，但〔恐〕生血而不知(能)生气，则脾胃衰微，不胜频吐，犹恐气虚则(而)血不易生也。故〔治之法〕，于平肝补血之中，加以健脾开胃之品，以生阳气，则气能生血，尤益胎气耳。或疑气逆而用补气之药，〔气旺〕不益助其逆乎？不知妊娠恶阻，其逆不甚，且逆是因虚而逆，非因邪而逆也，因邪而逆者，助其气则逆增；因虚而逆者，补其气则逆转。况补气于补血之中，则阴足以制阳，又何虑其增逆乎？方用顺肝益气汤：

人 参一两 当 归一两 苏 子三钱 白 术三钱
熟 地五钱 茯 苓二钱 麦 冬三钱 陈 皮三分
砂 仁一粒 白 芍三钱 神 曲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恶阻〕轻，二剂〔而〕平，三剂全愈。此方平肝则肝逆除，补肾则肝燥息，补气则血易生。凡胎病(《奇闻》作：“凡胎不动”)而少带恶阻者，俱以此方投之，无不安〔宁如故〕，最有益于胎妇，其功更甚于四物焉。(《奇闻》作：“有益于妊妇不浅，实胜于四物之汤也。盖四物专治肝，而此方则不止治肝，所以奏功尤神耳。”)

【注释】：

①妊娠：《说文》：“妊，身体孕也。孕，怀子也。娠，女妊身动也。”

②恶阻：妊娠早期出现轻微恶心呕吐，是一般正常反应。

③而成娠：《女科》：“肾一受精而成娠”，非是。因一受精

而成妊可，不能一受精而妊身动也。

【结语】：

妊娠恶阻，恶食困倦，因肝血燥而气逆，治宜补肝、补肾之中，加以健脾开胃之品，补肾则肝燥息，补气而血易生，尤益胎气，方用顺肝益气汤。肝平则气不逆，气旺则血易生，所以奏功之奇耳。

【歌诀】顺肝益气汤：

顺肝益气参术苓，
归芍熟地麦冬从，
苏陈砂仁并神曲，
气舒逆止恶阻平。

附祁刻本眉批：亦有肝郁气滞，胸膈膨闷，见食不恶，不能多食。虽系妊娠，而非恶阻，宜分别治之。

妊 娠 浮 肿

妊妇有至五个月，肢体倦怠，饮食无味，先两足肿，渐至遍身头面俱肿，人以为湿气使然也，谁知是脾、肺〔之〕气虚乎？夫妊娠虽有按月养胎之分①，其实不可拘于月数，总以健脾补肺为大纲，（《奇闻》作：“为主”）。盖脾统血；肺主气（《奇闻》作：“而肺统气也”）。胎非血不荫，〔而儿〕非气不生。健脾则血旺而荫胎，肺清则气旺而生子。苟肺衰则气馁②，气馁则不能运气于皮

肤矣。脾虚则血少，血少则不能运血于肢体矣。气与血两虚，脾与肺失职，所以饮食难消，精微不化，（《奇闻》作：“气血两虚，脾肺失令，饮食难消，精微不化，”）势必至气血下陷而不能升举，而湿邪即乘其所虚之处，积而成浮肿症，非由脾肺之气血虚而然耶？（《奇闻》作：“聚湿而浮肿矣”。无下句）治〔之〕法，当补其脾之血与肺之气，不必祛湿而湿自无不去之理（《奇闻》、《辨证录》均作：“当补其脾肺之虚，而不必以去湿为事”）。方用加减补中益气汤③：

人 参五钱 黄 芪三钱 柴 胡一钱 甘 草一分
 当 归三钱 茯 苓一两 白 术五钱 升 麻三分
 陈 皮三分

水煎服，〔一剂少胀，二剂即宽，三剂渐消〕，四剂即愈，十剂不再犯〔也〕。夫补中益气汤之立法也，原是升提脾肺之气，似乎益气而不补血，然而血非气不生，是补气即所以生血。观当归补血汤之君黄芪，则效著彰明矣。（《奇闻》无后二句）况湿气乘肺之虚而相犯，未便大补其血，恐阴太盛而招阴也，只补气而助以利湿之品，则气升而水尤易散，而血亦随之而生矣。（《奇闻》作：“况湿气相犯，未便补血，故补气而助之利湿之味，则气升而水尤易散耳。”）然则所以重用茯苓而至一两，不几以利湿为君乎？嗟嗟（嗟乎）！湿症而不以此药为君，又将以何者为君乎？况重用茯苓于补气之中，虽曰渗湿，而仍是健脾清肺之意。且凡利水之品，多是耗气之药，而茯苓

与参术合，实补多于利，（《奇闻》作：“而茯苓与白术，补多于利”）所以重用之以分湿邪，即以〔此〕补气血耳。

【注释】：

①按月养胎：古有此说，实不足信。

②气馁：馁，本作饿解。气馁，作气不足解。

③此方为补中益气汤加茯苓，应名为加味补中益气汤，《女科》作“方用加减补中益气汤”，《奇闻》、《辨证录》均作“方用补中益气汤加减治之”，均非是。

④茯苓与白术，补多于利：苓、术虽俱有利水之功，然茯苓尚能通利心脾，和中益气；白术尚能健胃益气，理中补阳。故二药合用，补多于利。《女科》中作：“茯苓与参术合”，参无利水之功，与利水无关，恐编纂有误，当以《奇闻》为是。

【结语】：

妊娠浮肿，脾肺之气虚也。治宜补其脾、肺之虚，方用加味补中益气汤治之。补气而助以利水之品，则气升而湿散，气旺而血亦生耳。

【歌诀】加味补中益气汤：

妇女妊娠身浮肿，
补中益气加茯苓，
脾肺两虚健脾肺，
补气利湿奏奇功。

附祁刻本眉批：白术一味，今多以苍术充之，以白术伪者多，白术补胎，苍术打胎，用者宜审。

妊娠少腹疼〔胎动〕

妊妇少腹作疼，胎动不安，如有下堕之状，人只知（以为）带脉无力也，谁知是脾、肾之〔两〕亏乎？夫胞胎虽系于带脉，而带脉实关于脾、肾。脾肾亏损，则带脉无力，胞胎即无以胜任矣。（《奇闻》作：“胞胎何以胜任乎？”）况（然而）人之脾肾亏损者，非〔因于〕饮食之过伤（多），即〔本〕于色欲之太甚，脾肾亏则带脉急，胞胎所以有下堕之状也。然则胞胎之系，通于心与（“与”，衍文）肾，而不通于脾〔也〕。补肾可也，何故补脾？然而脾为后天，肾为先天①，脾非先天之气不能化，肾非后天之气不能生。补肾而不补脾，则肾之精何以〔能〕遽生也？是补后天〔之〕脾，正所以补先天之肾也。补先后二天之脾与（“与”，衍文）肾，正所以固胞胎之气与（“与”，衍文）血，脾、肾可不均补乎？（《奇闻》作：“盖胞胎原借先后二天之气，安可不兼补先后二天之脾、肾哉？”）方用安奠二天汤②：

人 参一两 白 术一两 山 药五钱 山 黄五钱
炙 草一钱 杜 仲三钱 枸 杞二钱 扁 豆五钱
熟 地一两

水煎服，一剂而痛止，二剂而胎安矣。夫胎动乃脾、

肾双亏之症，非大用参术、熟地补阴、补阳之品，断不能（始能）挽回于顷刻。世人往往畏用参术，或少用以冀建功，所以寡效，此方正妙在多用也。

【注释】：

①脾为后天，肾为先天：即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的简文。

②安奠二天汤：奠，定也。即安定先后二天之脾、肾也。

【结语】：

妊娠少腹疼痛，胎动不安，胞胎下堕，乃脾、肾两亏之症，补先后二天之脾、肾，正所以固胞胎之气也，方用安奠二天汤。重用参术、熟地补阳、补阴之味，则能挽回于顷刻矣。

【歌诀】安奠二天汤：

脾肾两亏胎不安，
安奠二天汤可痊，
参术山药扁豆草，
熟地杜萸枸杞煎。

妊娠口干咽痛

妊妇至三、四个月，自觉口干舌燥，咽喉微痛，无津以润，以至（“至”同致）①胎动不安，甚则血流如经水，人以为火动之极（故）也，谁知是水亏之甚（故）

乎？夫胎也者，本精与血之相结而成（《奇闻》作：“夫胎非男之精不结，亦非女之精不成”），逐月养胎，古人每分经络，其实均不能离肾水之（以）养〔之也〕。故肾水足而胎安，肾水亏而胎动。虽然，肾水〔亏〕又何能动胎〔哉〕？必肾经之火动而胎始不安耳。然而火之有余，仍是水之不足，所以火炎而胎必动，补水则胎自安，亦既济之义也。惟是肾水不能遽生，必须滋补肺金，金润则能生水，而水有逢源之乐矣。水既有本，则源泉混混②矣（衍文），而火又何难制乎？再（方中）少加以清热之品，则胎〔气〕自无不安矣。方用润躁安胎汤：

熟地一两 生地三钱 山 茱五钱 益母草二钱
五味子二钱 阿 胶二钱 黄 芩一钱 麦 冬五钱

水煎服，二剂而燥息（减），再二剂而胎安，连服十剂而胎不再动矣。此方专填肾中之精，而兼补肺，然补肺仍是补肾之意，故肾精不干燥，则火不能烁胎，焉有不安之理乎？（《奇闻》作：“肾经不燥，而火不烁胎，安得而不宁乎？”）

【注释】：

①至同致：“以至”同“以致”。傅氏喜用古文字，调经门中亦有“人以为寒极而至也”，“而至”实即“而致”，说明《女科》系傅氏医著之传抄本。

②源泉混混：混混，大水貌，出自《孟子》：“原泉混混”。

【结语】：

妊娠三、四月，口干舌燥，胎动不安，乃水亏之故也。肾水亏

而胎动，肾水足则胎安，治宜于补肾水之中少加清热之品，方用润燥安胎汤。肾经不燥，火不烁胎，而胎安宁矣。

【歌诀】润燥安胎汤：

妊娠口干咽微痛，
润燥安胎此方宗，
黄芩麦冬与二地，
阿胶五味山萸充。

附祁刻本眉批：方极妙，用之立应。万万不可因咽痛而加豆根、射干等药；亦不可因过润而加云苓。

妊 娠 吐 泻 腹 疼

妊妇上吐下泻，〔以致〕胎动欲堕，腹疼难忍，急不可缓，此脾胃虚极而然也。（《奇闻》作：“人以为脾胃之寒极也，谁知是脾胃之虚极乎？”）夫脾胃之气虚，则胞胎无力，必有崩堕之虑。况又〔加之〕上吐下泻，则脾与胃之气因吐泻而愈虚（《奇闻》作：“则脾胃愈虚”），欲胞胎之无恙也，得乎？然胞胎〔虽〕疼痛，而究（犹）不至下堕者，何也？全赖肾气之固也。（《奇闻》作：“盖脾胃虽损，而肾气尚固也。”）胞胎系于肾而联于心，肾气固则交于心，其气通于胞胎，此胞胎之所以欲堕而不得也。（《奇闻》作：“胞胎系于肾而联于心，肾未损，则肾气

交于心，而心气通于胞胎，则胞胎所以欲堕而未堕也。”）且肾气能固，则阴火（肾之气）必来生脾；心气能通，则心火（心之气）必来援胃；脾胃虽虚而未绝，则胞胎虽动而不堕耳。〔治之法〕，可不急救其脾胃乎？然脾胃当将绝而未绝之时，急救脾胃而难遽生；更宜补其心肾之火，使之生土，则两相接续，而胎自固而安矣。（《奇闻》作：

“然而脾胃将绝，止救脾胃而土气难生，更补其心肾之火，则火能生土，尤易接续也。”）方用援土固胎汤：

人 参一两 白 术二两 山 药一两 肉 桂二钱
附 子五分 续 断三钱 杜 仲三钱 山 萸一两
枸 杞三钱 兔 丝子三钱 砂 仁三粒 炙 草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泄止，二剂而诸病尽愈矣。此方救脾胃之土十之八，救心肾之火十之二也。救火轻于救土者，岂以土欲绝而火未甚衰乎？非也！盖土崩非重剂不能援；火衰虽小剂而可助，热药多用，必有太燥之虑，不比甘温之品也。况胎动系土衰而非火弱，何用太热？妊娠忌桂、附是恐伤胎，岂可多用？小热之品计之以钱，大热之品计之以分者，不过用以引火，而非用以壮火也，其深思哉！（《奇闻》作：“热药多用，必有太燥之虑，不比温补之剂，可以多用。况怀妊胎动，原系土衰而非系火衰也，何必用大热之剂，过于助土，以伤胎气哉！”）

【结语】：

妊娠上吐下泻，腹痛难忍，胎动欲堕者，乃脾胃虚极而非寒极，治宜重补脾、胃而轻补心、肾，方用援土固胎汤。原系土衰而非

火衰，土崩非重剂不能援，火衰虽小剂而可助也。

【歌诀】援土固胎汤：

援土固胎吐泻宜，
参术山药砂仁奇，
萸杜枸菟续断草，
桂附培元医土虚。

妊 娠 子 悬 胁 痛

妊妇有怀抱忧郁，以致胎动不安，两胁闷而疼痛，如弓（子）上悬，人止知是（以为）子悬^①之病也，谁知是肝气〔之〕不通乎？夫养胎半系于肾水，然非肝血相助，则肾水实有独力难支之势，故保胎必滋肾水，而肝血断不可不顾（此二句《奇闻》作：“故肝血最不可缺也”）。使肝气不郁，则肝之（“之”为衍文）气不闭，而肝之（“之”，衍文）血必旺，自然灌溉（注）〔于〕胞胎，合肾水而并协养胎之力（此句《奇闻》作：“以助肾水之不足”）。而今肝气因忧郁而闭塞，则胎无血荫，肾难独任，而胎安得不上升以觅食？此乃郁气使然也。莫认为子之欲自悬，而妄用泄子之品则得矣。治〔之〕法，〔不必治子悬以泻子〕，开肝气之郁结，补肝血之燥干，则子悬自定矣。方用解郁汤^②：

人 参一钱 白 术五钱 茯 苓三钱 当 归一两

白 芍一两 枳 壳五分 砂 仁三粒 山 梔子三钱
薄 荷二钱

水煎服，一剂而闷痛除，二剂而子悬定，至三剂而全安，去梔子再多服数剂不复发。此〔方〕乃平肝解郁之圣药，郁开则木不克土，肝平则火不妄动。〔况〕方中又有健脾开胃之品，自然水〔谷生〕精，四布〔各脏〕，而肝与（“与”为衍文）肾有润泽之机，则胞胎自无干燥之患，又何虑上悬之不愈哉？（《奇闻》作：“又何致胎儿之上悬哉？”）

【注释】：

①子悬：出《妇人良方》。又名胎气上逼，胎气逼心。“如弓上弦”，《奇闻》、《辨证录》均作：“如子上悬”。

②《女科》名“解郁汤”，《奇闻》、《辨证录》均名“解悬汤”。

【结语】：

妊妇子悬，由于忧郁而肝气闭塞，治宜开肝气之郁结，补肝血之燥干，方用解悬汤。郁开而木不克土，肝平则火不妄动，健脾开胃，肝肾润泽，胞胎无干燥之患，胎儿上悬自愈矣。

【歌诀】解悬汤：

妊娠子悬两胁痛，
解悬汤使肝气通，
逍遥散去柴姜草，
参梔砂仁枳壳充。

附祁刻本眉批：方加薏仁米三、四钱尤妙。

妊 娠 跌 損

婦人有失足跌損，致傷胎元^①，腹中疼痛，勢〔如〕將墮者，人只知是（以為）外伤之为病（二字为“故”）也，谁知有（是）内伤之故乎？凡人内无他症，胎元坚固，即或跌扑闪挫，依然无恙，惟内之（二字为“其”）气血素亏，故略有闪挫，胎便不安（便能动胎），若只做（二字为“作”）闪挫外伤治，断难奏功，且恐（“恐”为衍文）有因治而反墮者，可不慎与？（此句《奇闻》无）必须大补气血，而少加行瘀之品，则瘀血散〔而〕胎安矣。但大补气血之中，又宜补血之品多于补气之药，则无不得矣。方用救损安胎汤^②：

当 归一两 白 芍三钱 生 地一两 白 术五钱
 苏 木三钱 炙 草一钱 人 参一钱 乳 香一钱
 没 药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疼痛止，二剂而势（胎）不下墮矣，不必三剂也。此方之妙，妙在既能去瘀而不伤胎，又能补气、补血而不凝滞，固无（更少）通利之害，亦痊跌闪之伤，有益无损，大建奇功，即此方与？然不特治怀孕之闪挫也，即无娠闪挫，亦可用之。（《奇闻》作：“……更少通利之害。治无胎之跌闪，亦建奇功；治有胎之跌闪，尤见

殊绩；所谓有益无损，殆此方之谓歟？”）

【注释】：

①胎元：不详。或即胎气，见《千金要方》，指胎儿在母体内所受精气。

②此方《女科》名“救损安胎汤”，《奇闻》、《辨证录》均名“救损汤”。

【结语】：

妊妇跌闪，致伤胎元，如将堕者，乃内伤而非外伤，治宜大补气血，少加行瘀之品，瘀散则胎安，方用救损安胎汤。去瘀血而不伤胎，补气血而不凝滞，更少通利之害，而跌闪之伤愈矣。

【歌诀】救损安胎汤：

救损安胎内伤医，
气血两补兼去瘀，
归芍生地乳没药，
参术苏木甘草匹。

妊 娠 胎 漏

妊妇有胎〔虽〕不动，腹〔亦〕不疼，而小便中常有血流
出者，人以为血虚〔而〕胎漏①也，谁知〔是〕气虚〔而〕不能
摄血乎？夫血只（“只”，衍文）能荫胎，而胎中之荫
（“荫”，衍文）血，必赖气以卫之，气虚下陷，则荫胎

之血亦（乃）随气而〔亦〕陷也。然则气虚下陷，而血未尝虚，是不应与气同陷也。而（衍文）不知气乃血之卫，血赖气以固，气虚则血无凭依，无凭依必燥急，燥急必生邪热。血寒则静，血热则动，〔动〕则外出而莫能遏，又安得不下流乎？〔幸其气之虚也〕，倘气不虚而血热，则〔血〕必大崩而不止，此微之漏矣。治〔之〕法，宜补其气之不足，而泄其火之有余，则血不必止而自无不止矣。方用助气补漏汤：

人 参一两 白 芍五钱 黄 芩三钱 生 地三钱
益 母 草一钱 续 断二钱 甘 草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血止，二剂再不漏矣。此方用人参以补阳气，用黄芩以泄阴火②。火泄则血不热，而无欲动之机；气旺则血有依，而无可漏之窍。气血俱旺而和协，自然〔气摄血而血〕归经，而（衍文）各安其所矣，又安有漏泄之患哉？

【注释】：

①胎漏：《医学入门》：“妊妇不痛而下血者为胎漏。”

②阴火：《东垣十书》：“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脾胃气虚，则……阴火乘其土位。”

【结语】：

妊妇腹不痛下血而胎漏者，乃气虚不能摄血，治宜补气而泄火，方用助气补漏汤。补阳气而泄阴火，气血俱旺而和协，气摄血而血归经，各安其所，而胎漏愈矣。

【歌诀】助气补漏汤：

胎漏助气补漏汤，
 人参甘草生地黄，
 止血川断益母草，
 白芍黄芩服之康。

妊 娠 子 鸣

妊妇怀胎至七、八个（“个”为衍文）月，忽然儿啼腹中，腰间隐隐作痛，人以为胎热之过（故）也，谁知是气虚之故乎？夫儿之在胞胎也，全凭母气以化成，母呼儿亦呼，母吸儿亦吸，未尝有一刻之间断〔也〕。至七、八个（“个”为衍文）月，则母气必虚矣（“矣”为衍文），儿不能随母之气以为呼吸，必有迫不及待之势。子母原相依为命，子失母之气，则拂子之意而啼于腹中，似可异而究不必异，病名子鸣，气虚甚也。治〔之〕法，宜大补其气，使母之气与子之气和合，则子之意〔既〕安，而啼亦息矣。方用扶气止啼汤：

人 参一两 黄 芪一两 麦 冬一两 当 归五钱
 橘 红五分 花 粉一钱 甘 草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啼即止，二剂〔断〕不再啼〔也〕。此方用人参、黄芪、麦冬以补肺气，使肺气旺则胞胎之气亦旺，胞胎之气旺，则胞中之子气有不随母之气以为呼吸

者，未之有也。（《奇闻》作“此方用参、芪、归、冬以补肺气，以肺主气也。肺气旺而胞胎之气又安能弱哉？胞胎之气不弱，而胎中之子尚不能随母之气以呼吸乎？所以一、二剂而奏功耳。”）

【注释】：

①子鸣：胎中儿啼也。

【结语】：

胎中子鸣乃气虚而非胎热之故也，治宜大补其气，方用扶气止啼汤。气旺则胞胎之气亦旺，使母之气与子之气和协，则子安而啼息矣。

【歌诀】扶气止啼汤：

妊娠子鸣属气虚，
扶气止啼须参芪，
更加麦冬均重用，
归草橘红花粉匹。

妊娠腰腹疼渴汗躁狂

妇人怀妊，有口干汗出，大饮冷水，而烦躁发狂，腰腹疼痛，以致胎欲堕者，人莫不谓（人以为）火盛之极也，抑（然亦）知是何经之火盛乎？此乃胃火炎炽，熬煎胞胎之水，以致胞胎之水涸，胎失所养，故动而不安耳。

（《奇闻》作：“此乃胃火炎炽，热干胞胎之水，以致而不安耳。”）夫胃为水谷之海，多气多血之经，所（衍文）以养五脏六腑者〔也〕。盖万物皆生于土，土气厚而物始（“始”为衍文）生，土气薄而物必（“必”为衍文）死。然土气之所以能厚者，全赖火气之来生也；胃之能化水谷者，亦赖火气之能化也。今胃中有火，宜乎生土，何以火盛，而反致害乎？不知无火难以生土，而火多又能烁水，虽土中有火土不死，然亦必有水方不燥。使胃火太旺，必致烁干肾水；土中无水，则自润不足，又何以分润胞胎？土烁之极，火势炎蒸，犯心越神，儿胎受逼，安得不下堕乎？经所谓“二阳之病发心脾”者，正此义也。（《奇闻》：“土烁之极，而火势炎蒸，犯心越神，婴儿受逼，安得而不下堕乎？”无后二句。）治〔之〕法，必须泄火滋水，使水气得旺，则火气自衰；火衰而胎狂躁渴自定矣。（《奇闻》：“治之法，必急须泻其火，而泻火必以水济之。水旺而火自衰，火衰而胎自定也。”）方用息焚安胎汤①：

生 地一两 白 术五钱 茯 苓三钱 人 参三钱
知 母二钱 花 粉二钱 青 蒿五钱

水煎服，一剂而狂少平，二剂而狂大定，三剂而火尽解，胎亦安（定）矣。此方药料颇重，恐人虑不胜而不敢全用，又不得不再为嘱之。（《奇闻》作：“此方药料颇重，恐有不胜之忧。”）〔第〕怀胎而火盛若此，非大剂何以能蠲〔火〕，火不息则狂〔躁〕不止，而胎〔又何〕能安〔宁〕耶？况（然）药料虽多，均是滋水之味，〔有〕益而无损，

勿过虑也（不必顾息也）。

【注释】：

①《女科》此方，名“息焚安胎汤”，《奇闻》、《辨证录》均名为“止焚定胎汤”，且药味亦不同，“止焚定胎汤”中有：玄参二两、甘菊三钱，其药味均同。据“止焚定胎汤”及所用药，与火盛之极，胃火炎炽，肾水烁干之证状相同，故乃泄火滋水之药，当以止焚定胎汤为是。

【结语】：

妊娠躁狂，腹痛而胎欲堕者，乃胃火炎炽，肾水烁干，不能分润胞胎，治宜泄火滋水，水旺火平，而胎自安，方用止焚定胎汤。然不用大剂，火盛不息，狂躁不止，而胎不能安宁也。

【歌诀】止焚定胎汤：

妊娠渴汗燥发狂，
急服止焚定胎汤，
玄参菊蒿地知母，
参术茯苓花粉襄。

妊娠中恶^①

妇人怀子在身，痰多吐涎，游阴寒之处，如遇鬼神，忽然腹中疼痛，胎向上顶，人疑（以）为子悬之病也，谁知是中恶而胎不安乎？大凡不正之气，最易伤胎，故有孕之妇，断不宜入庙烧香与潜踪幽阴岩洞，触之最易相犯，

〔故孕妇〕不可不戒也。况孕妇又多痰涎，眼目易眩，目一眩，如有妄见，此病因痰而起，人云怪病每起于痰，其信然与？治〔之〕法，似宜以治痰为主，然治痰必至耗气，气虚而痰难消化，胎必动摇，必须补气以生血，补血以活痰，再加以清痰之品，则气血不亏，痰亦易化矣。方用消恶安胎汤：

当 归一两 白 芍一两 白 术五钱 茯 苓五钱
人 参三钱 甘 草一钱 陈 皮五分 花 粉三钱
苏 叶一钱 沉 香一钱（此方《奇闻》、《辨证录》
中尚有乳香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腹痛定矣〕。此方大补气血，辅正邪自除之义也。（《奇闻》作：“此方大补气血，惟图固本，正足则邪自消，痰清而胎亦自定矣。”）

【注释】：

- ①中恶：出自《肘后方·救卒中恶死方》，古人迷信谓中邪恶鬼祟所致。《证治准绳》云：“中恶之证，因冒不正之气。……”徐灵胎谓此病“非若世俗所谓鬼之邪怪也。……如病此者，未有不因气血先亏而致者”（《古今医统》）。

【结语】：

妊娠中恶，因气血两亏，冒不正之气，并非因中邪恶鬼祟所致，治宜气血两补，少加清痰之药，方用消恶安胎汤。大补气血，正气足，痰自消，胎自定矣。

【歌诀】消恶安胎汤：

妊娠感冒不正气，

消恶安胎汤可与，
参苓术草陈二香，
归芍苏叶花粉俱。

附祁刻本眉批：辅正逐邪，方极平正。

妊娠多怒堕胎^①

妇人有怀妊之后，未至成形，或已成形，其胎必堕〔而又甚急，时多怒气〕，人皆曰（以为）气血衰微不能固胎也，谁知是性急怒多（四字衍文）肝火大动而不静乎？夫肝本藏血，肝怒则不藏，不藏则血难固。（《奇闻》作：“肝气不藏，则血自难固。”）盖肝虽属木，而木中实寄龙雷之火，所谓相火是也。（《奇闻》作：“肝虽属木，而木中实有相火。”）相火宜静而不宜动，静则安而动则炽〔也〕。况木中之火，又易动而难静者也。人生在世，无日非动气之时，即无日非动火之时（候），尤（况）加大怒，则火益动矣。火动而不可止遏，则火势飞扬，不能生气化胎，而反食气伤精矣。精伤则胎无所养，势必下堕而不已，经所谓“少火生气，壮火食气”，使气生失血，而血清其火，则庶几矣。方用利气泄火汤；（《奇闻》作：“……反致食气伤精矣，精伤而胎又何养乎？自然难荫而易堕。治之法，必须平其肝中之火，而大利其腰脐之气，使气生失

血，而血清其火也。方用利气泄火汤：)

人 参三钱 白 术一两 甘 草一钱 熟 地五钱

当 归三钱 白 芍五钱 芡 实三钱 黄 芩二钱

水煎服，六十剂（服一、二月）而胎不堕矣。此方名虽〔为〕利气，而实补气也。然补气而不加以泄火之品，则气旺而火不能平，必反害其气也。故加黄芩于补气之中以泄火，又有熟地、归芍以滋肝，而壮水之主（此句衍文），则血不燥而气得和，怒气息而火自平，不必利气而气无不利，即无往而不利也。（《奇闻》作：“益之熟地、归芍之滋肝，则血不燥而气益和，气和而血和，气血和不必利气而无不利矣。况白术最利腰脐者哉？”）

【注释】：

① 堕胎：妇人怀妊三月之内，胎儿未成形而堕下者，谓之堕胎。

【结语】：

妊妇胎儿堕胎，乃肝火之盛，常动而不静，治宜平肝中之火，而利其腰脐之气，方用利气泄火汤。血不燥而气和，气血和而无不利也，况有白术利腰脐者哉？

【歌诀】利气泄火汤：

利气泄火参术草，

熟地当归与白芍，

更用芡实加黄芩，

多怒堕胎始可保。

附祁刻本眉批：妊娠一门总以补气、养血、安胎为主，则万病自除矣。

小 产

行 房 小 产^①

妇人因行房颠狂，遂致小产，血崩不止，人以为火动之极（故）也，谁知是气脱之故乎？大凡妇人之怀妊也，赖肾水以荫胎，水源不足，则火易沸腾。加以久战不已，则火必大动，再至兴酣颠狂，精必大泄，则肾水益涸而龙雷相火益炽，水火两病，胎不固而堕矣。（《奇闻》作：“则肾水益干，肾火愈炽，水火两病，而胎何能自固而不下堕矣。”）胎堕而火犹未息，故血随火而下崩，有不可止遏之势，人谓火动之极，亦未为大误也。但血崩本于气虚，火盛本于水亏，肾水既亏，则气之生源涸矣。气源既涸，而气有不脱者乎？此火动是标而气脱是本也。经云：“治病必求其本”，本固而标自立^②矣。若只以止血为主，而不急固其气，则气散不能速回，而血何由止？不大补其精，则水涸不能遽长，而火且益炽，不揣其本而齐其末，

山(据祁刻本)犹未见有能济者也。方用固气填精汤治之:

人 参一两 黄 芪一两 白 术五钱 熟 地一两
当 归五钱 三 七三钱 黑 荆芥二钱

水煎服，一剂而血止，二剂而身安，四剂则全愈。此方之妙，妙在不去清火，而惟去补气、补精，其奏功独神者，以诸药〔甘〕温润（“润”为衍文），能除大热也。盖热是虚，故补气自能摄血，补精自能生血，意在本也。

【注释】:

①小产：怀孕三月以上，未足月数而产，又称半产。

②立：行也，走也，去也。

【结语】:

小产由于气脱水亏，水火两病，治宜急固其气而补其精，方用固气填精汤。补其气则能摄血，补其精而能止血，加以诸药甘温，能除大热，故奏功甚奇也。

【歌诀】固气填精汤：

行房小产血崩急，
固气填精黑荆芥，
人参黄芪佐白术，
当归熟地冲三七。

跌 闪 小 产

妊妇有跌扑闪挫，遂至小产，血流紫块，昏晕欲绝

者，人以为瘀血作祟也，谁知是血室损伤乎？夫血室与胞胎相连，如唇齿之相依。胞胎有伤，则血室亦损，唇亡齿寒，理有必至也。（《奇闻》作：“夫妇人血室与胞胎相连，胞胎损而血室亦损，所谓唇齿之相依也。”）然胞胎伤损而血流者，其伤浅；血室损伤而流血者，其伤深〔也〕。伤之浅者，疼在腹；伤之深者，晕在心。同一跌扑损伤，而未小产与已小产，治各不同。未小产而胎不安者，宜顾其胎，而不可轻去其血；已小产而血大崩〔者〕，宜散其瘀血，而不可重伤其气。盖胎已堕〔矣〕，血既脱而血室空虚，惟气存耳。倘或再伤其气，安保无气脱之忧乎？经云：“血为营，气为卫”，使卫有不固，则营无依而〔不〕安矣。（《奇闻》无经云数句。）故必补气以生血，新血生而瘀血自散矣。方用理气散瘀汤①：

人 参一两 黄 芪一两 当 归五钱 茯 苓三钱
红 花一钱 丹 皮三钱 黑 姜五钱

水煎服，一剂而流血止，二剂昏晕除，三剂而全安矣。此方用人参、黄芪以补气，气旺则血可摄也。用当归、丹皮以生血，血生则瘀难留也。用红花、黑姜以活血，血活则晕可除也。用茯苓以利水，水利则血易归经也。

【注释】：

①理气散瘀汤：《奇闻》、《辨证录》名“理气止瘀汤”，非是。

【结语】：

妇人跌闪小产，血流紫块，乃血室损伤也。治宜补气以生

血，血生而瘀自散，方用理气散瘀汤。气旺则血可摄，血生则瘀难留，更加活血以除晕，利水而血易归经也。

【歌诀】理气散瘀汤：

闪跌小产血室伤，
理气散瘀宜此汤，
参苓归芪加姜炭，
丹皮红花昏崩康。

大 便 干 结 小 产

妊妇有口渴烦躁，舌上生疮，两唇肿裂，大便干结，数日不得通，以致腹痛小产者，人以为大肠之火热也，谁知是血热〔之〕烁胎乎？夫血所以养胎也，〔然而血〕温和（“和”为衍文）则胎受其益，太（血）热则胎受其损，如其热久烁之（此句衍文）则胎儿在胞胎之中（儿在胞中），若有（不啻有）探汤之苦，难以（如何）存活，则必（自然）外越下奔，以避炎气之逼迫，欲其胎之不堕也得乎（欲不堕胎得乎）？然则血荫乎胎，则血必虚耗。血者阴也，虚则阳亢，亢则害矣。（《奇闻》作：“血虚宜生寒，何故反变为热？”）且（不知）血乃阴水所化，血日荫胎，取给刻不容缓，而火炽〔则〕阴水不能速生以化血，所以阴虚火动，阴中无非火气，〔则〕血中亦无非火气

矣。两火相合，焚逼儿胎，此胎之所以下堕也。治〔之〕法，宜清胞胎中之火，补肾中之精，则可已矣。或疑儿已下堕，何故再顾其胞？血不荫胎，何必大补其水？殊不知火动之极，以致胎堕，则胞胎纯是一团火气，此乃虚火，〔而非实火〕也。实火可泄，而虚火宜于补中清之，则虚火易散，而真水可生。倘一味〔用〕清（寒）凉〔之药〕以降火，全不顾胞胎之虚实，势必至寒气逼人，胃中生气萧索矣。胃乃二阳，资养五脏者也。胃阳不生，何以化精微以生阴水乎？（《奇闻》作：“势必至寒气逼人，胃中生气萧索，又何以化精微以生阴水乎？”）有不变为癆瘵者几希矣。方用加減四物汤①：

熟地五钱 白芍二钱 当归一两 川芎一钱
 山梔一钱 山萸二钱 山药三钱 丹皮二钱②
 水煎服，〔连服〕四、五剂而全愈矣。

【注释】：

①加減四物汤名不妥，应为加味四物汤。

②各本中丹皮均为二钱，而祁刻本中为三钱，非是。

【结语】：

妊娠烦渴便干小产者，乃血热烁胎，治宜清胞胎中之火，补肾中之精，方用加味四物汤。清其胞胎中之虚火，虚火易散而真火可生也。

【歌诀】加味四物汤：

烦渴便干虚火炎，
 血热儿堕势难安，

四物汤中加山药，

丹皮山梔山萸痊。

附祁刻本眉批：此方加条芩二钱尤妙。

畏寒腹疼小产

妊妇有畏寒腹疼，因而堕胎者，人只知（人以为）下部太寒也，谁知是气虚〔犯寒而〕不能摄胎乎？夫人生于火，亦养于火，而（然火）非气不充，气旺则火旺，气衰则火衰矣。人之所以坐胎者，受父母先天之真火也。先天之真火，即先天之真气以成之。故胎成于气，亦摄于气，气旺则胎牢，气衰则堕（弱），胎日加长，而气日加衰，安得〔而〕不堕哉？况又遇寒气外侵，则内之火气更微，火气微则长养无资，此胎之不能不堕也。使当其腹疼之时，即用人参、干姜之类，补气祛寒，则可以痛止而胎安。无如人拘于妊娠之药禁而不敢用，因致堕胎，而又存几微之气，不急救气，尚有何法？方用黄芪补气汤①：（《奇闻》、《辨证录》均名黄芪补血汤。）

黄 芪二两 当 归一两 肉 桂五分

水煎服，〔一剂而血止，再剂而气旺，三剂而气更旺矣，连服〕五剂愈矣，〔庶不至有垂绝之忧也〕。倘认定是寒，大用辛热〔之品〕，全不〔去〕补〔其〕气与（与”为衍

文)血，恐过于燥热，反(必)至亡阳而变危矣。

【注释】：

- ①黄芪补气汤：乃当归补血汤加肉桂之变方，此以补气为主，故君黄芪而加肉桂，当归补血汤以补血为主，故不用肉桂。名为黄芪补血汤，非是。

【结语】：

妊妇胃寒腹痛落胎，乃因气虚而又遇寒气外侵，治宜急救其气，方用黄芪补气汤。倘以辛热之品治寒，而不补其气血，过于燥热，必至亡阳而变危症。

【歌诀】黄芪补气汤：

黄芪补气因气虚，
重用黄芪理所宜，
当归补血加肉桂，
畏寒腹痛小产医。

附祁刻本眉批：肉桂须用好的，如无佳者，用炮姜代之，或一钱二钱皆可，不可只用五分。

大 怒 小 产

妊妇有大怒之后，忽然腹疼吐血，因而堕胎，及堕胎以后，腹疼仍未止者，人以为肝之怒火未退也，谁知是血不归经而然(疼)乎？夫肝所以藏血者也，大怒则血不能

藏，宜失血而不当失（宜堕）胎，何为失血而胎亦坠乎？不知肝性最急，血门不闭，其血直捣于胞胎，胞胎之系通于心肾之间，肝血来冲必断绝心肾之路，胎因心肾之路断，胞胎失水火之养，〔此胎之〕所以堕也。胎既堕矣，而腹痛如故者，盖因心肾未接，欲续无计，彼此痛伤，肝气欲归于心而心不受，欲归于肾而肾不纳，故血犹未静，而疼无已也。治〔之〕法，宜引肝之血仍入于肝〔中〕，而腹痛自已（止）矣。然徒引肝之血而不平肝之气，则气逆而不易转，血逆而不易归也。方用引气归血汤：

白 芍五钱 当 归五钱 白 术三钱 甘 草一钱
 黑 荆芥三钱 丹 皮三钱 黑 姜五分 香 附五分
 麦 冬三钱 郁 金一钱

水煎服。此方名为引气，其实乃是引血也。引血亦所以引气，气归于肝之中，血亦归于肝之内。气血两归，而腹痛自止矣。

【结语】：

妊妇大怒小产腹痛，非肝经余热未退，乃血不归经而痛，治宜引肝血入于肝中，平肝气使之不逆，方用引气归血汤。名为引气，实为引血，气血两归，而腹痛愈矣。

【歌诀】引气归血汤：

大怒小产须平肝，
 气血归经病自痊，
 归芍甘术丹冬芥，
 郁金黑姜香附添。

难 产

血 虚 难 产

妊娠有腹疼数日，不能生产，人皆曰气虚力弱，不能送子出产门〔也〕，谁知是血虚胶滞，胞中无血，儿难转身乎？夫胎之成，成（由）于肾脏（“脏”为衍文）之精；而胎之养，养（资）于五脏六腑之血，故血旺则（者）子易生，血衰则（者）子难产。所以临产之前，宜用补血之药，补血而不能遽生，则必更兼补气以生之（《奇闻》作：“补气正所以补血也”）。然不可纯补其气也，恐阳过于旺，则血仍不足，偏胜之害，必有升而无降，亦难产之渐也，防微杜渐，其惟气血兼补乎？使其气血并旺，则气能推送，而血足以济之，是汪洋之中自不难转身也（“也”为衍文），又何〔致〕有胶滞之患乎？方用送子丹①：

黄 芪一两 当 归一两 麦 冬一两 熟 地五钱
川 芎三钱

水煎服，二剂而生矣，且无横生倒产之患。此〔方〕补血补气之药也，二者相较，补血之味多于补气品，故补气止用黄芪一味，〔而〕其余无非补血之品。血旺气得所养，气生血得所依，胞胎润泽自然易产，譬如舟遇水浅之处，虽大用人力，终难推行，忽逢春水泛滥，舟自跃跃欲行，再得顺风以送之，有不扬帆而迅行者乎？

【注释】：

- ①送子丹：乃加减小物汤之变方，于四物汤中去白芍，加黄芪（成为当归补血汤之合方），又加麦冬，故曰补血重于补气也。

【结语】：

妊娠腹痛数日不能生产，非气虚乃血虚也，治宜气血兼补，方用送子丹。补血重于补气，使气血两旺，则易于生产矣。

【歌诀】送子丹：

胞中血少难转身，
 气血两补重滋阴，
 送子丹中归芍地，
 黄芪麦冬二味珍。

附祁刻本眉批：方妙，若头产交骨不开，加炙龟板三钱、血余炭三钱，入药同煎，服下即效。

交 骨 不 开 难 产

妊妇有儿到产门，竟不能下，此危急存亡之时也，人

以为胞胎先破，水干不能滑也，谁知是交骨①不开之故乎？盖产门之上，原有骨二块，两相关合，名曰交骨。未产之前，其骨自合，若天衣之无缝；临产之际，其骨自开，如开门之见山。妇人儿门②之肉，原自斜生，皮亦横长，实可宽可窄，可大可小者也。苟非交骨连络，儿门必然大开，可以手入探取胞胎矣。此（故）交骨不闭，则肠可直下；此骨不开，则儿难降生。然而交骨之能开能合者，气血主之也。血旺而气衰，则儿虽向下而儿门不开；气旺而血衰，则儿门可开而儿难向下。是气所以开交骨，血所以转儿身也。欲生产之顺利，非大补气血不可。然交骨之闭甚易，而交骨之开甚难。临产而交骨不开者，多由于产前贪欲，泄精太甚，精泄者气血失生化之本，而大亏矣。气血亏，则无以运润于儿门，而交骨粘滞不开矣。故欲交骨之开，必须于补气补血之中，而加开骨之品，两相合治，自无不开之患，不必催生而儿自迅下，母子俱无恙矣。方用降子汤③：

当 归一两 人 参五钱 川 芎五钱 红 花一钱
牛 膝三钱 柞木枝一两

水煎服，一剂儿门必响亮一声，交骨开解而儿乃降生矣。此方用人参以补气，芎、归以补血，红花以活血，牛膝以降下，柞木枝以开关解骨，君臣佐使，同心协力，所以取效如神，〔妙〕在用开于补之中也。然单用柞木枝亦能开骨，但不补气与血，恐（则）开而不合。〔儿门不关〕，未免有下部中风之患，不若〔用〕此方之能合之为神妙也。

至于儿未临门之时，万不可先用柞木以开其门，然用降子汤亦正无妨，以其能补气血耳。若欲单用柞木，必须候〔儿头〕到门，而后可〔用之也〕。

【注释】：

①交骨：即耻骨。

②儿门：即阴户。

③降子汤：《奇闻》、《辨证录》均名降子散。

【结语】：

妊妇儿至产门不下，非因胞胎先破，而水不能推送，乃由交骨不开之故，治宜补气补血，兼用开骨之药，方用降子汤。此方妙在用开骨于补气血之内，所以取效耳。

【歌诀】降子汤：

降子汤能气血补，
柞木开骨还需伍，
人参归芎与红花，
牛膝降下奇效著。

附祁刻本眉批：方为子已临门救急而设，若子未临门，血虚难产，宜服前送子丹，不可遽服此方。

脚 手 先 下 难 产

妊妇生产之际，有脚先下而儿不得下者，有手先下而

儿不得下者，人以为横生倒产，至危之症也，谁知是气血两虚之故乎？夫儿在胞胎之中，儿身正坐，男面向后，女面向前，及至生时，则头必旋转而向下生，此天地造化之奇，非人力所能勉强者。虽然先天①与后天②，原并行而不悖，天机之动，必得人力以济之。所谓人力者，非产母用力之谓也，谓产母之气与（“与”为衍文）血耳。产母之气血足，则胎必顺产；〔气血亏，而胎多逆产〕。〔盖〕气血既亏，母身必弱，子在胞中亦必弱，胎弱无力，〔虽〕欲转头向下而不能（无力），〔故破胞而出〕，此胎之所以有脚手先下者也。当是之时，急用针刺儿之手足，则儿必痛而缩入，急用转天汤以救顺（“顺”为衍文）之；

人 参一两 当 归二两 川 芎五钱 牛 膝三钱
升 麻四分 附 子一分

水煎服，一剂而儿转身矣，再二剂自然顺生。此方之妙，妙在用人参以补气之亏，用芎归以补血之亏，人人皆知其义。（《奇闻》作：“人尽知其义。”）若（乃）用升麻，又用牛膝、附子，恐人未识其妙也。盖儿已身斜，非用提挈则头不易转。然〔既〕转其身（头），非用下行则身不易（速）降，升麻、牛膝并用，而又用（加）附子者，欲其无经不达，使气血迅速（达）〔而〕催生也。

【注释】：

①先天：先天之本在肾，故有“肾为先天之本”之说。此处指天然之生机。

②后天：后天之本在脾，故有“脾胃为后天之本”之说。此处

指人体自然之活力。

【结语】：

胎儿手足先下难产，乃因气血之虚，治宜大补气血，加用下行之品，方用转天汤。补气血中加升麻、牛膝，使儿身易转，更加附子，则无经不达，而气血迅达以催生也。

【歌诀】转天汤：

手脚先下儿横生，
急刺手脚缩胞中，
再服转天补气血，
归芎麻膝参附功。

附祁刻本眉批：若服三剂后，以针刺儿手足仍不转身，以针刺产妇合骨穴，儿即下。万不可用手探取，以致子母俱危，戒之。

气 逆 难 产

妇人有临产数日而胎不下者，服催产之药，皆不见效，人以为交骨之难开也，谁知是气逆不行而然乎？夫交骨不开，固是难产，然而头到产门而不能下者，方是交骨不开之故，自当（宜）用开骨之剂。若儿头尚未到产门，乃气逆不行，儿身难转耳，非交骨不开之故也。若开其交骨，则儿门大开，而〔儿〕头未转而向下，必致变症（出）

非常，是儿门万万不可轻开也。大凡生产之时，切忌坐草太早，若儿未转头，原能骤生，乃早于坐草，产妇见儿许久不下，未免心怀恐惧，恐则〔心〕神怯，〔心神〕怯则气下而不能升，气既不升，则上焦闭塞而气乃逆也。上气既逆，则上焦必胀满，而气亦难行矣。气阻于上下之间，不利气而徒催生，则气愈逆而胎愈闭矣。治〔之〕法，但利其气，〔不必催生〕，儿自转身而下矣。方用舒气散①：

人 参一两 当 归一两 川 芎五钱 牛 膝三钱
白 芍五钱 陈 皮一钱 紫苏梗三钱 柴 胡八分
葱 白七寸

水煎服，一剂而逆气转，儿即下矣。此方利气而实补气，盖气逆由于气虚，气虚易于恐惧，补其气而恐惧自定，恐惧定而气逆者，将莫知其何以定也，（《奇闻》、《辨证录》尚有：“况方中紫苏、柴胡、白芍、牛膝之类，无非平肝疏肺之品，佐人参、芎归实有补利之益也，”）何必开交骨之多事乎（“乎”为衍文）哉？②

【注释】：

①舒气散：《奇闻》、《辨证录》均名舒气饮。

②气逆难产：此条在《奇闻》、《辨证录》中均在难产门之最后。而张、祁、陆《女科》刻本却均在“脚手先下难产”条之后。

【结语】：

妇人临产数日而胎不下，非因交骨之难开，乃气逆而不行也，治宜但利其气，胎儿自然转身而下，方用舒气饮。利气而实补气，

补气则气不逆，且又平肝疏肺，则气逆之难产愈矣。

【歌诀】舒气饮：

气逆难产应舒气，
参归芍药与陈皮，
柴胡牛膝紫苏梗，
葱白七寸水煎宜。

附祁刻本眉批：凡临产三日前，必先腹痛一小次，名曰试痛。此时万勿坐草临盆，但将包儿诸物预备现成，不可早叫稳婆来。过三日后，腹若大痛，方叫稳婆来，不可令产妇见面，暂让别室静待，不可高言，盖稳婆名曰收生，使其两手接收，不欲见儿堕地受伤，非稳婆别有妙法也。若稳婆来之，即令产妇见面，彼必胡言乱语，用力太早，必致难产，百变遂生，戒之慎之。

子死产门难产

妇人有生产三四日，儿已到产门，交骨不开，儿不得下，子死而母未亡者，服开骨之药不验，当（乃）有死亡之危，今幸而不死者，正因其子死，胞胎下（已）堕，子母离开，〔而〕母气已收，未至同子气俱绝也。治〔之〕法，但救其母，而不必顾其子矣。然死子在产门，塞其下口，亦有致母死之道^①，宜用推送之法，补血以生水，补气以生血，使气血两旺，而死子可出而存母命也。（《奇闻》

作：“则气血两旺，而死子可出也。”）倘徒用降子之剂以堕之，则死子未必下，而母气先脱矣，非救援之善者也。山（祁刻本同）亲见此等症，常用救母丹，活人颇多，故志之②。

人 参一两 当 归二两 川 芎一两 益母草一两
赤石脂一钱 荆 芥三钱

水煎服，一剂而死子下矣。此方用芎归以补血，人参以补气，气旺血旺（气血两旺），则上能升而下能降，气能推而血能送，〔安得有阻滞之忧乎？〕况益母草又善下死胎，赤石脂能下瘀血，自然一涌而出，无少阻滞矣。

【注释】：

①之道：祁刻本作：“之患”，《奇闻》作：“之道”。

②《女科》三种刻本中均有“山亲见此等症，常用救母丹，活人颇多，故志之”。而《奇闻》、《辨证录》中均无此段，作：“……非救援之善者也，方用救母丹”。说明《女科》刻本系按原文，而无删改，亦非敢妄自增加，而《奇闻》、《辨证录》则有删改，隐傅山之名，避免发生问题。同时，既说明《女科》为傅氏著作，也说明非录自《辨证录》。

【结语】：

妊妇子死产门，交骨不开，儿不得下，宜用推送之法，气血两补，则死子出而母命活，方用救母丹。气血两旺，上能升而下能降，加以益母草善下死胎，自然死子一涌而出矣。

【歌诀】救母丹：

子死产门救母丹，
大补气血治不难，
芎归人参黑芥穗，
益母赤脂降下安。

附祁刻本眉批：方妙不可加减。

子 死 腹 中 难 产

妇人有生产六七日，胞衣已破而子不见下，人以为难产之故也，谁知是子已死腹中乎？夫儿死于儿门之边易辨，而死于腹中难识。盖儿已到产门之边未死者，头必能伸能缩；已死者，必〔安〕然不动，即以手推之，亦必不动如故。若系未死，用手少拨其儿之发，儿必退入，故曰易辨。若儿死在腹中，何从而知之？然实有可辨而知之者。凡子死腹中而母可救者，产母之面必无煤黑之气，是子死而母无死气也。子死腹中而母难救〔者〕，产母之面必有烟熏之气，是子死而母亦无生机也。以此辨死生，断断不爽也。既知儿死〔于〕腹中，不能用药以降之，〔亦〕危道也。若用霸道以泄之，亦危道也。盖生产至六七日矣，其母之气〔血〕必甚困乏，乌能胜霸道之治〔哉〕？如用霸道以强逐其死子，恐死子下而母亦立亡矣！（《奇闻》作：“况用

霸道以逐其子也，子下而母且立亡矣！”）必须仍补其母，使母之气血旺，而死子自下也。方用疗儿散：

人 参一两 当 归二两 牛 膝五钱 鬼 白三钱
乳 香二钱 〔川 芎一两〕^①

水煎服，一剂死子下而母生矣。凡儿之降生，必先转其头，原因其母气血之虚，以致儿不能转头以向下。世人〔往往〕用催生之药，以耗儿之气血，则儿之气不能通达，反致闭闷而死于腹中，此（衍文）实庸医杀之也。所以难产之疾，断断不可用催生之药，只宜补气补血以壮其母，而全活婴儿之命，正无穷也。（《奇闻》作：“一味补气补血，全活婴儿之命，正无穷也。”）此方救儿死之母，仍大补气血所以救其本也，谁知救本即（正）所以催生哉？

【注释】：

①此方中缺川芎一两，而《奇闻》、《辨证录》均有，应增加为是，因川芎能下胎胞。

【结语】：

胎死腹中，产母之面无黑色者尚可救，必须补其气血，则死子自下，方用疗儿散。救死儿之母，大补气血所以救本也，救本正所以催生矣。

【歌诀】疗儿散：

子死腹中疗儿散，
面无煤黑母可痊，
重用参归补气血，
牛膝鬼白乳香添。

或云更加川芎妙，
救本催生两不难。

附祁刻本眉批：下死胎，不用厚朴妙。曾有产妇面黑色青，用补气养血活血之药，而子母复得皆全者，亦万中之一幸也。

正 产

正产〔血瘀〕胞衣不下

产妇有儿已下地，而胞衣①留滞于腹中，二、三日不下，心烦意躁，时欲昏晕，人以为胞衣之蒂未断也，谁知是血少干枯，粘连于腹中乎？世人见胞衣不下，未免心怀疑惧，恐其冲之于心，而有死亡之兆，然而胞衣究何能上冲于心也？但胞衣不下，〔而〕瘀血未免难行，恐有血晕之虑耳。治〔之〕法，仍宜大补其气血，使生血以送胞衣，则胞衣自然润滑，润滑则易下。生气以助生血，则血生自然迅速，尤易催坠也。（《奇闻》作：“仍大补气血，使生血以送胞衣，则胞自然润滑，尤易催坠也。”）方用送胞汤②：

当 归二两 川 芎五钱 益母草一两 乳 香一两

没 药一两 黑荆芥三钱 麝 香五厘

水煎服，〔麝香末调服〕，立下。此方以芎归补其气

血，以荆芥引血归经，用益母草、乳香等药逐瘀而下胞衣。新血既生，则旧血难存。气旺上升，而瘀浊自降，尚有留滞之苦哉？夫胞衣是包儿之一物，非依于子，即依于母，子生而不随子俱下，以子之不可依也，故留滞于腹，若有回顾其母之心。母胞虽已生子，而其蒂间之气原未遽绝〔也〕，所以留连欲脱而未脱〔耳〕。往往有存腹〔中〕六七日不下，而竟不腐烂者，正以其尚有生气也。可见胞衣留腹，不能杀人，补之而自降耳。或谓胞衣既有生气，补气补血，则胞衣益宜坚牢，何以补之而反降也？不知子未下补则益于子，子已下补则益于母。益子而胞衣之气连，益母而胞衣之气脱。此胞胎之气关，通则两合，闭则两开矣。（《奇闻》作：“……气连者，胞胎之气通；气脱者，胞胎之气闭。通则两合，而闭则两开矣。”）故大补气血而胞衣反降也。

【注释】：

①胎衣：即衣胞，中医名紫河车，西医名胎盘。

②送胞汤：《奇闻》、《辨证录》均名送胎汤，非是。

【结语】：

产妇儿已下地，胞衣尚留于腹中，有六、七日不下亦不烂，瘀血未免难行，治宜大补气血，胞衣润滑，则易推堕，方用送胞汤。补其气血，活血逐瘀，胞衣则下也。

【歌诀】送胞汤：

胞衣不下逐血瘀，
益母麝香乳没驱，

芎归生血易催坠，
引血归经荆芥须。

正产〔气虚〕胞衣不下

妊妇有子下地五、六日，而胞衣留于腹中，百计治之意不能下，而又绝无昏晕烦躁之状，人以为瘀血之粘连也，谁知是气虚〔而〕不能推送乎？夫瘀血在腹，断无不作祟之理，有则必然发晕，今安然无恙，是血已净矣。血净宜清气升而浊气降，今胞衣不下，是清气下降而难升，遂至浊气上浮而难降。然浊气上升，又必有烦躁之病，今〔亦〕安然者，是清浊之气，两不能升也。然则补其气，不无浊气之上升乎？不知清升而浊降者，一定之理，未有清升而浊亦升者也。苟能于补气之中，仍分其清浊之气，则升清正所以降浊也。方用补中益气汤①：

人 参三钱 黄 芪一两 柴 胡三分 甘 草一分
当 归五钱 白 术五钱 升 麻三分 陈 皮二分
莱菔子五分

水煎服，一剂而胞衣自下矣。夫补中益气汤乃〔补气之药〕，〔即〕提气之药也，并非推送之剂，何以能降胞衣如此之速也？然而（不知）浊气之不降者，由于清气之不升也。提其气，则清升而浊降，浊气降则腹中所存之物，

无不随浊气而尽降，正不必再用推送之法也。况又加莱菔子数分，能理浊气，不至两相杆格^②，所以奏功之奇也。

【注释】：

①补中益气汤：按本方实为补中益气汤加莱菔子，故应名加味补中益气汤或补中益气汤加莱菔子。

②《女科》作“能理浊气，不至两相杆格”。《辨证录》作：“能分理清浊，不致两相杆格”。至同致，说明《女科》抄本为原文，未改动，并非是录自《辨证录》。

【结语】：

妊妇气虚，胎儿落地，胞衣不下，乃因清气下降而难升，浊气上浮而难降，治宜于补气之中，升清降浊，方用补中益气汤加莱菔子。清升而浊降，浊气降则包衣随浊气而降也。

【歌诀】加味补中益气汤：

气虚胞衣留腹中，
心无烦躁头不昏，
补中益气加莱菔，
升清降浊奏奇功。

附祁刻本眉批：方极效。

正产气虚血晕^①

妇人甫产儿后，忽然眼目昏花，呕恶欲吐，心中无

主，或神魂外越，恍若天上行云，人以为恶血冲心②之患也，谁知是气虚欲脱而然（血晕）乎？盖新产之妇，血必尽倾，血室空虚，只存几微之气，倘其人阳气素虚，不能生血，心中之血前已荫胎，胎堕而心中之血亦随胎而俱坠。心无血养，所赖者几微之气以固之耳。今气又虚而欲脱，而君心无护，所剩残血，欲奔回救主，而血非正血，不能归经，内庭变乱，而成血晕之症矣。治〔之〕法，必须大补气血，断不可单治血晕也。或疑血晕是血热上冲，而更补气血，不愈助其上冲之势乎？不知新血不生，旧血不散，补血以生新血，正活血以逐旧血也。然〔而〕血〔乃〕有形之物，难以速生；气乃无形之物，易于迅发（长）。补气以生血，尤（不又）易于补血以生血耳（乎？）。方用补气解晕汤③：

人 参一两 黄 芪一两 当 归一两 黑 荆 芥三钱
黑 姜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晕止，二剂而心定，三剂而血生，四剂而血旺再不晕矣。此方乃解〔血〕晕之圣药，用参、芪以补气，使气壮而生血矣；用当归以补血，使血旺而养气也。气血两旺，而心自定矣。用荆芥以引血归经。用姜炭以行瘀引阳，瘀血去而正血归，不必解晕而血晕自解矣。一方之中药止五味，而其奏功之奇而大，如此几其神乎？（按：“一方五味，……如此几其神乎”？非傅氏原文，疑为编纂者所增，傅氏焉有此自夸之语？《奇闻》、《辨证录》中均无）。

【注释】：

- ①血晕：一般认为是阴血亏损所致而眩晕，此证《女科》指为“气虚欲脱而然”也。彼以滋阴养血疗之，此以大补气血治之，因其疗法之不同，所以疗效自不同也。
- ②恶血冲心，血热上冲：即败血冲心，产后三冲之一。由于恶露瘀血不下，或下而不畅，以致神志错乱，眩晕颠狂。
- ③补气解晕汤：《奇闻》、《辨证录》均名“解晕汤”。

【结语】：

产后血晕，乃因气虚而非恶血上冲，治宜大补气血，方用补气解晕汤。气血两旺，行瘀引阳，瘀血去而正血归经，则心定而晕解矣。

【歌诀】 补气解晕汤：

气血两补兼行瘀，
产后血晕此方医，
参芪当归黑姜芥，
药止五味奏功奇。

附祁刻本眉批：原方极效，不可加減。

正 产 血 晕 不 语

产妇有子方下地，即昏晕不语，此气血两脱也，本在不救，然救之得法，亦有能生者。当斯之时，急用银针刺其眉心〔之穴〕①，得血出则语也。然后以人参一两煎汤灌

之，无不生者，即用黄芪二两，当归一两，名当归补血汤，煎汤一碗灌之亦得生。万不可于二方之中，轻加附子。盖附子无经不达，反引气血之药，走而不守，不能专注于胞胎。不若人参、归芪，直救其气血之绝，聚而不散也。盖产妇昏晕，全是血室空虚，无以〔血〕养心，以致昏晕。舌为心之苗，心既无主，而舌又安能出声耶？夫眉心之穴，上通于脑，下通于舌，而其系则连于心，刺其眉心，则脑与舌俱通，而心之清气上升，则瘀血自然下降矣。然后以参、芪、当归之能补气生血者，煎汤灌之，则气与血接续，又何至于死亡乎？虽单用参、芪、当归亦有能生者，然终不若先刺眉心之为更妙，〔则万无一失〕。世人但知灸眉心之法，不知刺更胜于灸。盖灸法缓而刺法急，缓则难于救绝，急则易于回生〔耳〕。所谓“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者，此也。（《奇闻》、《辨证录》中均无此二句）。

【注释】：

①眉心：指印堂穴。

【结语】：

产后血晕不语，乃气血两脱，急刺其眉心，得血出则语矣。然后以人参汤灌之，无不生者；或用当归补血汤灌之亦可。万不可加入附子，则药力反走而不守也。

【歌诀】独参汤、当归补血汤：

产后不语血冲心，

气血两脱病危沉，

急刺眉心则语出，
独参汤灌即止昏。
或用当归补血剂，
附子切勿加入混。

正产败血攻心晕狂

妇人有产后二、三日发热，恶露不行①，败血攻心，狂言呼叫，甚欲奔走，拿捉不定，人以为邪热在胃之过〔也〕，谁知是血虚心不得养而然乎？（《奇闻》作：“谁知是血虚而心无以养乎？”）夫产后之血，尽随胞胎而外越，则血室空虚，脏腑皆无血养，〔当是之时〕，只有心中之血，尚存几微以护心君，而脏腑失其所养，皆欲取给于心，心包为君之宰相，拦绝各脏腑之气不许入心，始得心神安静，是护心者全藉心包之力也。使心包亦虚，〔倘〕不能障心，而各脏腑之气遂直入于心，以分取乎心血，心包情急，既不能内顾其君，又不能外御乎众，于是大声疾呼，号鸣（召）勤王，而其迹象反近以狂悖，有无可如何之势。故病状似热，而实非热也。治〔之〕法，须大补心中之血，使各脏腑分取以自养，不得再扰乎心君，则心君泰然而心包亦安矣。方用安心汤：

当 归二两 川 芎一两 生 地五钱 丹 皮五钱

生蒲黄二钱 干荷叶一片引

水煎服，一剂而狂定，恶露亦下矣。此方用芎归以养血，何以又用生地、丹皮之凉血，似非产后所宜？不知恶露所以奔心，原因虚热相犯，于补中凉之，而凉不为害。况益之以荷叶，〔则〕七窍相通，引邪外出，不惟内不害心，且佐蒲黄以分解乎恶露也。但只可暂用以定狂，不可多用以取咎也。谨之慎之。（《奇闻作：“不可多用取咎，又不可不慎之也。”）

【注释】：

- ①恶露不行：产妇分娩后，胞宫内余血，实即瘀血，非生理的正常血液，故云“产后恶露不尽，则百病丛生”。恶露不行，则更危矣。
- ②安心汤：乃四物汤加减之变方，去白芍加丹皮、蒲黄，以荷叶为引，于补中凉之，引邪外出，分解恶露也。

【结语】：

产后恶露不行，败血攻心，狂言奔号，乃血虚而心无血养，治宜大补其血，兼驱恶血，方用安心汤。补血凉血，引邪外出，分解恶露，而狂定矣。

【歌诀】安心汤：

败血上攻发晕狂，
血不养心安心汤，
芎归生地丹荷蒲，
分解恶露服之康。

附祁刻本眉批：服药后狂定，宜服加味生化汤：当归（酒洗）

一两一钱，川芎三钱，桃仁（研）钱半，荆芥穗（炒炭）一钱，丹皮钱半，服四剂妙。

正 产 肠 下

产妇肠下，亦危症也，人以为儿门不关之故，谁知是气虚下陷而不能收乎？夫气虚下陷，自宜用升提之药，以提其气矣。然新产之妇，恐有瘀血在腹，一旦提气，并瘀血以升腾于上，则冲心之患，又恐变出非常，是气又不可竟提也。气既不可竟提，而气又下陷，将用何法以治之哉？盖气之下陷者，因气之虚也，但补其气，则气旺而阳自升举矣。惟是补气之药少，则气力薄而难以上升，必须以多为贵，则阳旺力强，断不能降而不升矣。方用补气升肠饮：

人 参一两 黄 芪一两 当 归一两 白 术五钱
川 芎三钱 升 麻一分

水煎服，一剂而肠升矣。此方纯于补气，全不去升肠，即如用升麻一分，亦不过引气而升耳。盖升麻之为用，少则气升，多则血升也，不可不知。又方用蓖麻仁四十九粒，捣涂顶心以提之，肠升即刻洗去，时久则恐吐血，此亦升肠之一法也。

【结语】：

产妇肠下，由于气虚下陷，治宜大补其气，方用补气升肠饮。但药量须重，始能气旺而肠升，若药力轻薄，则难上升矣。

【歌诀】 补气升肠饮：

产妇肠下危症忧，
气虚降陷不能收，
参术芪麻芍归配，
补气升肠乐攸攸。

附祁刻本眉批：生产有子未下、肠先下者，名盘肠生，勿遽服此方。急取一净盆，用开水洗热，将肠置于盆内，静待勿惧。子下后，肠即徐徐收回。若时久，肠与盆俱冷，不能速收，急用开水一盆待温，以入得手为度，将温水倾于置肠盆内，肠热气充，即可收起矣。若子先下，急服此方，少迟，恐气脱不救。

产 后

产后〔瘀血〕少腹疼

妇人产后，少腹疼痛，甚则结成一块，按之甚疼，人以为儿枕^①之疼也，谁知是瘀血作祟乎？夫儿枕者，前人谓儿头枕之物也。儿枕之不疼，岂儿生不枕而反疼〔乎〕？是非儿枕可知矣。既非儿枕，何故作疼？乃是瘀血未散，结作成团而疼耳。此等之症，多是壮健之妇，血之有余，而非血之不足也。似乎可用破血之药，然血活则瘀自除，血结则瘀作祟，若不补血而反败血，虽瘀血可消，毕竟耗损难免（气血），不若于补血之中，以行〔其〕逐瘀之法，则气血不耗，而瘀〔血〕亦尽消矣。方用散结定疼汤^②：

当 归一两 川 芎五钱 丹 皮三钱 益母草三钱
黑荆芥二钱 乳 香一钱 山 楂十粒 桃 仁七粒

水煎服，一剂而痛止而愈，不必再剂也。此方逐瘀于补血之中，消块于生血之内，妙在不专攻疼痛，而疼病止

〔矣〕。彼（衍文）世人一见儿枕之疼，动用元胡、苏木、蒲黄、灵脂之类以化块，又何足论哉？

【注释】：

①儿枕：又名儿枕痛、血母块，为产后瘀血引起的下腹疼痛，多因产后恶露不尽，或恶露不下所致。

②散结定疼汤：《奇闻》、《辨证录》名：“散结安枕汤”。但祁刻本《女科》亦名，“散结定疼汤”。当以“散结定疼汤”为是。

【结语】：

产后小腹疼痛，结成一块，按之益痛，乃瘀血结成，治宜于补血之中，以行其逐瘀之法，方用散结定疼汤，逐瘀于补血之中，消块于生血之内，而疼痛止矣。

【歌诀】散结定疼汤：

产后少腹血瘀痛，
散结定疼当归芎，
桃仁丹皮益母草，
山楂荆芥乳香宁。

产后〔血虚〕少腹疼

妇人产后，少腹疼痛，按之即止，人亦以为儿枕之疼也，谁知是血虚而然乎？（《奇闻》作：“谁知是血虚之

故乎？”）夫产后亡血过多，血室空虚，原能腹痛，十妇九然（《奇闻》无此句）。但疼亦有虚实之分，不可不辨。（《奇闻》作：“但虚实不同”）。如燥糖（糠）①触体光景，是虚疼而非实疼也。大凡虚疼宜补，而产后之虚疼尤宜补焉。惟是血虚之痛，必须用补血之药（剂），而补血〔之〕味，多是滑润之品，恐其与大肠不无相碍？然产后血虚，肠多干燥，润滑正相宜也，何碍之有？（《奇闻》、《辨证录》作：“……正相宜也，故补血不特腹中甚安，而腹中亦甚便耳。”）方用肠宁汤②：

当 归一两 熟 地一两 人 参三钱 麦 冬三钱
阿 胶三钱 山 药三两 续 断二钱 甘 草 钱
肉 桂二分

水煎服，一剂而疼轻，二剂而疼止，多服更宜。此方补气补血之药也，然补气而无太郁之忧，补血而无太滞之患。气血既生，不必止疼而疼自止矣。

【注释】：

①燥糖：乃燥糠之误。《奇闻》作：“燥糠”。燥糖之热，与燥糠之热，热之程度，大有区别。虚热之热，能如“燥糖触体光景”乎？

②肠宁汤：《奇闻》、《辨证录》均作腹宁汤。此方乃治腹痛，故以“腹宁汤”名为是。“肠宁”显系传抄之误。

【结语】：

产后少腹疼痛，按之即止，乃血虚之病，必须用补血之剂，方用腹宁汤。补血而不滞，补气而不郁，气血既生，不止痛而痛自止。

矣。

【歌诀】腹宁汤：

产后腹痛因血虚，
腹宁补血兼补气，
归地麦胶参桂草，
山药续断愈病奇。

产 后 气 喘^①

妇人产后气喘，最是大危之症（《奇闻》作：“最是危症”），苟不急治，立刻死亡，人只知（人以为）是气血之虚也，谁知是气血〔之〕两脱^②乎？夫既气血两脱，人将立死，又何能作喘？然（衍文）此血将脱而气犹未脱也。血脱欲留，而气〔又〕不能留挽乎血之脱，而（故）气反上喘，如人与贼逢（斗），而力不胜贼之强，又不肯自安于不斗，乃号召同志，以求邻人之助，故呼声而喘作。其症虽危，而可救处正在能作喘也^③。盖肺主气，喘则肺气似盛，而不知实肺气之衰也。当是之时，血将脱而万难骤生，望肺气之相救甚急，若赤子之望慈母。然而肺因失血，只存几微之气，自顾尚且不暇，又何能提挈乎？气不与血俱脱者几希矣，是救血必须补气也。（《奇闻》作：“因肺失气，实无力以提挈，则气安得不虚脱乎？是救气

必须提气，提气必须补气也。”）方用救脱活母汤：

人 参二两 当 归一两 熟 地一两 枸 杞五钱
山 萸五钱 麦 冬一两 阿 胶二钱 肉 桂一钱
黑荆芥二钱

水煎服，一剂而喘轻，二剂而喘减，三剂而喘定，四剂而全愈矣。此方用人参以接续元阳，然徒补其气而不补其血，则阳燥而狂，虽回生于一时，亦旋得旋失之道。（《奇闻》作：“然徒补其气而不补其血，则血燥而阳旺，虽回阳于一时，而不能制阳于永久，亦旋得旋失之道也。”）即补血而不急补其肝肾之精，则本原不固，阳气又安得而续乎？所以又用熟地、山萸、枸杞之类，大补其肝肾之精，而后大益其肺气，则肺气健旺，升提有力矣。特（又）虑新产之后，用补阴之药腻滞不行，又（衍文）加肉桂以补命门之火，使火气有根，助人参以生气，而且能运化地黄之类以化精微〔也〕。若过于助阳，万一血随阳动，瘀血上行，亦非保全之策，更加荆芥以引血归经，则肺气安而喘速定〔也〕，治几其神乎？（此句衍文，《奇闻》中无。）

【注释】：

- ①气喘：各种呼吸困难之通称，亦称喘症。简称喘，一般通称气喘，有实喘、虚喘之别。
- ②血脱气脱：亦称气随血脱，由于出血过多，气失依附，以致阳气虚脱。血脱先补气，补气以固脱。
- ③此段三种版本不同：

张刻本：“……血脱欲留，而气不能留挽乎血之脱，而气反上喘，如人与贼逢，而力不胜贼之强，又不肯自安于不斗，乃号召同志，以求邻人之助……”。

祁刻本：“……血将脱而气欲挽之，而反上喘，如人救溺，援之而力不胜，又不肯自满于不救，乃号召同志以求助，……”。

《奇闻》：“……血脱欲留，而气又不能挽，故气反上喘，如人与贼斗，乃号召同志，以求邻人之助，……”。

三者医理文理优劣分明。

【结语】：

产后气喘，气血两脱之症，血脱先补气，补气以救脱，方用救脱活母汤。补气而不补血，则血燥阳强，补血而不补肝肾之精，则本原不固；更宜大益肺气，肺气健旺，升提有力，则肺气安而喘止矣。

【歌诀】救脱活母汤：

气血两脱产后喘，
救脱活母病可挽，
归地胶麦杞山萸，
人参肉桂荆芥炭。

附祁刻本眉批：方妙不可加减。

产 后 恶 寒 身 颤

妇人产后恶寒恶心，身体颤，发热作渴，人以为产后

伤寒也，谁知是气血两虚，正不敌邪而然（之故）乎？大凡人之（凡人正）气不虚，则邪断难入。产妇失血既多，则气必大虚，气虚则皮毛无卫，邪原易入，正不必户外之风来袭体也（“也”为衍文），即一举一动，〔而〕风即可乘虚而入之（矣）。然产后之妇，风易入而亦易出，凡有外邪之感，俱不必祛风。况产妇之恶寒者，寒由内生也；发热者，热由内弱也；身颤者，颤由气虚也。治其内寒，而外寒自散；治其内弱，而外热自解；壮其元阳①，而身颤自除〔矣〕。方用十全大补汤：

人 参三钱 白 术五钱 茯 苓三钱 甘 草一钱
 川 芎一钱 当 归三钱 熟 地五钱 白 芍二钱
 黄 芪一两 肉 桂一钱

水煎服，二剂而诸病悉愈。此方但补气与血之虚，而不去散风与邪之实，正以正〔气既〕足而邪自除也，况原无邪气乎？所以奏功之捷也。

【注释】：

①元阳：即肾阳。

【结语】：

产后恶寒身颤，发热作渴，乃气血两虚，寒由内生，热因内虚，治其内寒而外寒自散，治其内弱而外热自解，方用十全大补汤。补其气血之虚，正气足而邪气自除矣。

【歌诀】十全大补汤：

十全大补壮元阳，
 补气还兼补血良，

芍归芍地黄芪草，

参术苓桂服之康。

附祁刻本眉批：宜连服数帖，不可只服一帖。

产 后 恶 心 呕 吐

妇人产后恶心①欲呕，时而作吐②，人皆曰（人以为）胃气之寒也，谁知是肾气之寒乎？夫胃为肾之关，胃之（“之”为衍文）气寒则胃气不能行于肾之中，肾之（“之”为衍文）气寒则肾气亦不能行于胃之内，是肾与胃原不可分而两〔济〕之也。惟是产后失血过多，〔血亏〕必致肾水干涸，肾水涸应肾火上炎，当不致胃有寒冷之虚〔也〕，何故肾寒而胃亦寒乎？盖新产之余，水乃遽然涸去（失），〔其〕虚火尚不能生，火既不生，而寒之象自现。治〔之〕法，宜补其肾中之火矣。然〔而肾〕火无水〔以相〕济，则火在水上，未必不成火动阴虚之症。（《奇闻》作：“肾火无水以相济，则火过于热，未必不成为阴虚火动之虑。”）必须于水中补火，肾中（火）温胃，而后肾无太热之患，胃有既济之欢也。方用温肾止呕汤③：

熟地五钱 巴戟一两 人参三钱 白术一两
白豆蔻一粒 山萸五钱 炮姜一钱 茯苓三钱
橘红五分

水煎服，一剂而呕吐止，二剂而不再发，四剂而全愈矣。此方补肾之药多于治胃之品，然而治肾乃是治胃也。所以肾气升腾而胃寒自解，不必用大热之剂〔以〕温胃而祛寒也。

【注释】：

- ①恶心：证名。见《诸病源候论》。欲吐不吐，称为恶心，常为呕吐的前兆，亦有时时恶心，并不继之呕吐者。凡胃虚，有寒、热、湿、痰、食滞，均可致之恶心。
- ②呕吐：证名。出《金匱要略》。指饮食、痰涎从胃中上涌，自口而出。
- ③温肾止呕汤：《奇闻》、《辨证录》均为温胃止呕汤，非是。

【结语】：

产后恶心呕吐，非胃气寒，乃肾气寒也。治宜补水而兼补火，使肾火温胃，肾无太热之患，而胃有既济之欢，方用温肾止呕汤。胃气升腾，寒气尽散，胃温而呕吐止矣。

【歌诀】温肾止呕汤：

温肾止呕汤力强，
肾胃两寒服之康，
参术苓姜巴戟薏，
熟地橘红山萸良。

附祁刻本眉批：服此方必待恶露尽后。若初产一、二日之内，恶心呕吐，乃恶露上冲，宜服加味生化汤：全当归一两（酒洗）、川芎二钱、炮姜一钱、山楂炭一钱、桃仁一钱（研）用无灰黄酒一钟，水三钟同煎。

产 后 血 崩

少妇产后半月，血崩昏晕，目见鬼神，人皆曰（人以为）恶血冲心也，谁知是不慎房帟之过乎？夫产后业踰半月，气血虽不比其初产二、三日，而新（“新”为衍文）气血初（新）生，尚未全复，即血露已净，而胞胎之损伤未痊，断不可轻于一试，以重伤其门户，无奈少娇之妇，气血初复，不知慎养，欲心火动，贪合图欢，（《奇闻》无“无奈……图欢”等句。）以致血崩昏晕，目见鬼神，是心肾两伤，不特胞胎门户已也。明明（即）是既犯色戒，又加酣战，以致大泄其精，精泄而神亦随之而欲脱。此等之症，乃自作之孽（《奇闻》无此句），多不可活（救），然〔而〕于不可活（救）之中，而思一急救活（“活”字衍文）之法，舍大补其气与（“与”为衍文）血，别无良法也。方用救败求生汤①：

人 参二两 当 归二两 白 术二两 熟 地一两
山 萸五钱 山 药五钱 枣 仁五钱 附 子一钱

水煎服，一剂而神定，二剂而晕止，三剂而血亦止矣。倘一服见效，连服三四剂减去一半，再服十剂，可庆更生。此方补气以回元阳于无何有之乡，阳回②而气回〔矣〕。〔气回〕自可摄血以归神，生精而续命矣。〔不必治晕而晕

除，不必止崩而崩断也】。

【注释】：

- ①《女科》中此方无川芎五钱，而《奇闻》、《辨证录》中均有川芎五钱。
- ②回阳：救治阳气将脱之温阳法，本方中人参、附子即参附汤，可以回阳固脱，治元气大亏。

【结语】：

产后血崩，多属危症，因行房过早，不慎房帏，治宜大补气血，方用救败求生汤。补气以回元阳，阳回而气回，自可摄血养神，生精而续命矣。

【歌诀】救败求生汤：

救败求生产后崩，
心肾两亏乱神明，
参术归地山萸枣，
附子山药能续命。

附祁刻本眉批：亦有中气素虚，产后倾刻血崩不止，气亦随之而脱。此至危之证，十常不救者八、九，惟用独参汤尚可救活一、二。辽人参去芦五钱，打碎，急煎，迟则气脱不及待矣。煎成徐徐灌之，待气回再煎一服灌之。其余治法参看血崩门。但产后不可用抗芍炭以及诸凉药。

产后手伤胞胎淋漓不止

妇人有生产之时，被稳婆手入产门，损伤胞胎，因而

淋漓不止，欲少忍须臾而不能，人谓胞破不能再补也，而熟知不然。夫破伤皮肤，尚可完补，岂破在腹内者，独不可治疗〔乎〕？或谓破在外，可用外药治以生皮肤；破在内，虽有灵膏无可救补〔补救〕耳。然破之在内者，外治虽无可施力，安必其内治（《奇闻》作：“安知内治”）①不可奏功乎？试思疮疡之毒，大有缺陷，尚可服药以生肌肉，此不过收生不谨，小有所损，并无恶毒，何难补其缺陷也？方用完胞饮：

人 参一两 白 术一两 茯 苓三钱 黄 芪五钱
 当 归一两 川 芎五钱 桃 仁十粒 红 花一钱
 益母草三钱 白 芨末一钱

用猪、羊胞一个，先煎汤，后煎药，饥服十剂全愈。夫胞损宜用补胞之药，何以反用补气血之药也？盖生产本不可〔以〕手探试，而稳婆竟以手探胞胎，以致伤损，则难产必矣。难产者，因气血之虚也。产后大伤气血，是虚而又虚矣。因虚而损，复因损而更虚，若不补其气与（“与”衍文）血，而胞胎之破何以奏功乎？今之（“之”，衍文）大补其气血者，不啻饥而与之食，渴而与之饮也。则精神大长，气血再造，而胞胎〔少有损伤〕，何难补完乎？所以旬日之内便成功也。

【注释】：

①内治：即服汤剂内消。傅青主治疮疡内托，尤为所长。今以内消治胞破，更为奇矣。据此胞破方法，与“诸疮内托，尤愚所长”（傅山《行医招贴》）内治法一致，亦可证明《女

科》为傅氏医著。

【结语】：

妊妇产时，稳婆以手伤胞胎，淋漓不止，用完胞饮，用猪、羊胞煎汤，再煎药内治，补其气血，胞胎有损，不难补完也。

【歌诀】完胞饮：

完胞饮治胞胎损，
淋漓不止势难忍，
参术芎归桃红加，
苓芪益母白芨粉，
更须猪羊肚一个，
煎汤熬药饥服饮。

附祁刻本眉批：胞破诸书单方虽多，然不如此妙。

产 后 四 肢 浮 肿

产后四肢浮肿，寒热往来，气喘咳嗽，胸膈不利，口吐酸水，两胁疼痛，人皆曰（人以为）败血流于经络，渗于四肢，以致气逆也，谁知是肝肾两虚，阴不得出（按出、进也）之过（阳）乎？（《奇闻》作：“阴不能入于阳乎？”）夫产后之妇，气血大亏，自然肾水不足，肾火沸腾。然（衍文）水不足，则不能养肝，而肝木（火）燥，木中乏津，木燥火发，〔而〕肾火有党，子母两焚，火焰直冲而上克肺金，金

受火刑，力难制肝，而咳嗽喘满之病生焉。肝火既旺，而下克脾土，土受木刑，力难制水，而四肢浮肿之病出焉。

（《奇闻》：“肝火既旺，必克脾土，土衰不能制水，而浮肿之病出焉。”）然而肝木之火旺（肝火之旺）乃假象，而非真旺也。假旺之气，若盛而实不足，故时而热，时而寒，往来无定，乃随气之盛衰以为寒热，而寒非真寒，热亦非真热，是以气逆于胸膈之间而不舒耳。两胁者，肝之部位也；酸者，肝之气味也。吐酸胁痛，皆肝虚而肾不能荣之象（故）也。治〔之〕法，宜补血以养肝，补精以生血，精血足而气自顺，而（则）寒热、咳嗽、浮肿之病悉退矣。方用转气汤：

人 参三钱 茯 苓三钱 白 术三钱 当 归五钱
白 芍五钱 熟 地一两 山 萸三钱 山 药五钱
芡 实三钱 柴 胡五分 破故纸一钱

水煎服，三剂效，十剂痊。此方皆（多）是补血、补精之品，何以名为转气耶？不知气逆由于气虚，仍是肝肾之气虚也。（《奇闻》作：“不知气逆而由于气虚，气虚者，乃肝肾之气虚也。”）补〔其〕肝肾之精血，即所以补〔其〕肝肾之气也。盖〔气〕虚则逆，旺则顺（《奇闻》作：“气旺有不顺者乎”？），是补〔气〕即转〔气〕也，气转而各症〔则〕尽愈〔矣〕。阴出之阳（《奇闻》作“阴入于阳”），则阴阳无扞格之虑矣。

【结语】：

产后浮肿，口吐酸水，两胁疼痛，乃肝肾两虚，阴阳扞格，

阴不得入于阳，补血以养肝，补精以生血，精血足而气自顺，方用转气汤。补肝肾之精血，即补肝肾之气。肝肾气旺则气顺，是补气即转气，气转而诸症尽愈矣。

【歌诀】转气汤：

转气汤疗肝肾虚，
参苓术芡柴山萸，
山药归芍生地配，
更加故纸诸症愈。

附祁刻本眉批：方妙不可加减。

产 后 肉 线 出

妇人有产后水道中出肉线一条，长二、三尺，动之则疼痛欲绝，人以为胞胎之下坠也，谁知是带脉之虚脱乎？夫带脉束于任督之间，任脉〔在〕前而督脉〔在〕后。二脉有力，则带脉坚牢；二脉无力，则带脉崩坠。产后亡血过多，无血以养任督，而带脉崩坠，力难升举，故随溺而随下也。带脉下垂，每每作痛于腰脐之间，况下坠者（“者”字衍文）而出于产门之外，其失于关键也更甚，安得不疼痛欲绝乎？〔治之法，大补其任、督之气，则带脉不升而自升矣。〕（据《奇闻》补）方用两收汤：①

人 参一两 白 术二两 川 芎三钱 熟 地二两

山 药一两 山 萸四钱 芡 实五钱 扁 豆五钱
 巴 戟三钱 杜 仲五钱 白 果十枚

水煎服，一剂而收半，二剂而全收矣。此方补任、督，而仍补腰脐者〔何故〕？盖以任、督联于腰脐也（“也”字衍文），补任督而不补腰脐，则任督无助，而带脉何以升举〔哉〕？惟两补之，则任、督得腰脐之助，带脉亦得任、督之力而收矣。（《奇闻》、《辨证录》作：惟并补之，而任、督得腰脐之助，则两脉之气旺，何难收带于顷刻乎？所以二剂而即奏功也。）

【注释】：

①两收汤：《奇闻》、《辨证录》均名两收丹，非是。

【结语】：

产后阴门随溺而出肉线，因任、督之脉无力，带脉虚脱也。治宜补任、督而兼补腰脐，方用两收汤。盖带脉束于任、督之间，而任、督连于腰脐，任督得腰脐之助，则两脉气旺，带脉升举而愈矣。

【歌诀】两收汤：

产后肉线溺下垂，
 任督无力带脉亏，
 参术芡豆杜白果，
 芎地山药萸戟随。

附祁刻本眉批：此方凡肾虚腰痛，遗尿皆可治，甚勿轻忽。

产 后 肝 痿

妇人产后，阴户中垂下一物，其形如帕，或有角，或二歧^①，人以为产赘^②也，谁知是肝痿^③之故(病)乎？夫产后何以成肝痿也？盖因产前劳役过伤，又触动脑怒，以致肝不藏血，血亡过多，故肝之脂膜随血崩坠，其形似子宫而实非子宫也。若是(“是”为衍文)子宫之(“之”为衍文)下坠，状如茄子，只到产门，而不能越出于产门之外。惟是肝之脂膜，往往出产门外者，至六、七寸许，且有粘席干落，一片如手掌大者。如是子宫坠落，人立死矣，又安得治而复生乎？治〔之〕法，宜大补其气与(“与”为衍文)血，而少加升提之品，则肝气旺而易生，肝血旺而易养，肝得生养之力，而脂膜自收。(此句《奇闻》、《辨证录》均作：“则肝气旺而易升，肝血旺而易养，脂膜不收而自收矣。”)方用收膜汤^④：

黄 芪一两 人 参五钱 白 术五钱 当 归三钱
白 芍五钱 升 麻一钱

水煎服，一剂即收功矣。或疑产后禁用白芍，恐伐生气之源(《奇闻》无此句)何以频用之而奏功也(耶)？是未读仲景之书者也。(《奇闻》中无此句)。嗟乎！白芍在产后不可频用者，恐其收敛乎？痿也^⑤！而谓伐生气

之源，则误矣！况病之在肝者，尤不可以不用。且用之于大补气血之中，在芍药亦又（“又”为衍文）忘其酸收矣，又何能少有（二字衍文）作祟者乎？矧脂膜下坠，正藉酸收之力，助升麻以提升气血，所以奏功之捷也（《奇闻》作：“所以无过而反能奏功耳”）。

【注释】：

①二歧：歧，叉开也。二歧即两叉之意。

②颓：音颓，下垂也。

③肝痿：《医宗必读》：“肝痿者，筋痿也。”

④收膜汤：《奇闻》、《辨证录》均名为收脂汤。

⑤瘀也：瘀为迂字之谐音字，指咬文嚼字迂阔之人，并非指瘀血也。

【结语】：

产后阴户下物如帕而歧，乃肝痿也。因失血过多，肝之脂膜随血崩坠，治宜大补其气血，少加升提之品，方用收膜汤。肝气旺而易升，肝血旺而易养，则脂膜自收矣。

【歌诀】收膜汤：

肝痿下坠非阴挺，

脂膜随血出产门，

参术黄芪白芍药，

当归升麻脂膜升。

附祁刻本眉批：收肝膜，全赖白芍之功，不可用炭。

下 乳

产后气血两虚乳汁不下

妇人产后〔数日〕绝无点滴之乳，人以为乳管之闭也，谁知是气血之两虚乎？夫乳〔者〕，乃血之所化而成也。无血固不能生乳汁，无气亦不能生乳汁。然二者之中，血之化乳，又不若气之所化为尤（“尤”为衍文）速〔也〕。新产之妇，血已大亏，〔生〕血之自顾不暇，又何能以化乳？乳（衍文）全赖气之力（二字衍文）以行血而化之也。今产后数日而乳不下点滴之汁，其血少气衰可知。气旺则乳汁（“汁”为衍文）旺，气衰则乳汁（“汁”为衍文）衰，气调则乳汁（“汁”为衍文）亦调，必然之势也。世人不知大补气血之妙，而一味通乳，岂知无气则乳无以化，无血则乳无以生，不几向饥人而乞食，贫人而索金乎？治〔之〕法，宜补气以生血，而乳汁自下（《奇闻》无此句），不必利窍以通乳也。方用通乳丹：

人 参一两 黄 芪一两 当 归二两 麦 冬五钱

木 通三分 桔 梗三分 猪 蹄二个

水煎服，二剂而乳如泉涌矣。此方专补气血以生乳汁，正以乳生于气血也。产后气血涸（衰）而无乳，非乳管之闭而无乳者可比，〔故不必通乳也〕。不去（“去”为衍文）通乳而名〔为〕通乳丹，亦因服之乳通而名之。今不通乳而乳生，即名为生乳丹亦可〔也〕。

【结语】：

产后数日而乳不下，非由乳管之闭，乃因气血两虚，治宜补气生血，不必利窍通乳，方用通乳丹。补气生血，而乳自下也。

【歌诀】通乳丹：

气血两虚乳不生，
通乳不要乳管通，
参芪归麦桔梗木，
更加猪蹄便成功。

产后郁结乳汁不通

少壮之妇，于生产之后，或闻丈夫之嫌，或听翁姑之诤①，遂致两乳胀满疼痛，乳汁不下通，人以为阳明之火热也，谁知是肝气之郁结乎？夫阳明属胃，乃多气多血之腑也。乳汁不化，原属阳明，然阳明属土，壮妇产后，虽云亡血，而阳明之气实未尽衰，必得肝木之气以相通，始

能化成乳汁，未可全责之阳明也。盖乳汁之化，全在气而不〔尽〕在血。今产后数日，宜其有乳，而两乳胀满作痛，是欲化乳而不可得，非气郁而何？明明是羞愤成郁（《奇闻》作：“明是因羞成郁，肝气不扬，而阳明之土气亦因之而郁”），土木相结②，又安能化乳而成汁也。治〔之〕法，宜大舒其肝木之气，则阳明之气血自通，而乳亦通矣，不必专去通乳也。（《奇闻》作：“则阳明之气血自通，不必通乳而乳自通也。”）方用通肝生乳汤：

白芍五钱 当归五钱 白术五钱 熟地一两
麦冬五钱 甘草三分 通草一钱 柴胡一钱
远志一钱

水煎服，一剂即通，不必再服也。

【注释】：

①诤：骂也、诤也。

②土木相结：不详。或指木郁克土，土郁侮木，二者均郁，两相结也。

【结语】：

产后因肝气郁结而乳不下，治宜舒肝木之气，则阳明之气血通，而乳自通，方用通肝生乳汤。不特乳汁通，而痛胀亦消矣。

【歌诀】通肝生乳汤：

肝郁气结乳不生，
舒肝阳明气血通，
芍药熟地柴麦草，
通草远志奏奇功。

《女科》附录

关于《女科》中“山”字的研讨

傅氏生前，其医学著作的传抄本，在晋省已秘密流传。如傅氏之《大小诸证方论》，传抄者就写为“傅青主先生秘传”。《女科》的传抄本，也说是“晋省抄本甚夥，多秘而不传”。顾炎武于康熙十二年，在《大小诸证方论》序中说：“予友傅青主先生，手著《女科》一卷、《小儿科》一卷、《男妇杂症》一卷”，“诚医林不可不有之书”。而且山西省文物局保藏有傅山《医学手稿》的遗墨（以下简称《手稿》），虽系《女科》调经部分，均可证明《傅氏女科》确系傅氏医学著作之一。

在《女科》中发现五处提到“山”字。如“山闻异人之教”（“调经·季经”）；“外治其幽隐之处，山恐愈涩而愈流，终必至于败亡也”（“血崩·血海太热”）；“不揣其本，

而齐其末，山未见有济者也”（“行房小产”）；“山一旦创言之，不几为世俗所骇乎？”（受妊·骨蒸不孕”）；“山亲见此等症，常用救母丹，活人颇多，故志之”（难产·子死产门”）。这样，对于《女科》提出的“山”字，有加以补充研讨的必要。

从《霜红龕集》文集中看，傅山自称“山”字之处颇多，却均系对人尊敬或谦虚时用之。如“山敬之，不敢议”^①；“山拟作家传书法，遭乱失之矣”^②；“山所亲见”^③；“山借之读，亦复有标”^④；“山自遭乱以来，浸浸四十年矣”^⑤；“令山书之，谓山之字足以书此”^⑥；“访之于山，山曰死矣”^⑦；“山问此何花？比丘曰：吉祥花也”^⑧……等。有时亦署名“傅山”则是表示郑重而谦虚，与“侨山”、“侨黄山”、“真山”、“傅侨山”、“侨黄真山”等，显然是有区别的。凡称“愚”为谦称，称“吾”、“余”为普通称呼；而称“老夫”“老人”则为晚年的称呼。

顾炎武在《大小诸证方论》序中说：“予友傅青主先生手著《女科》一卷，《小儿科》一卷，《男妇杂症》一卷，诚医林不可不有之书”。傅青主在《医学手稿》（即《女科》调经部分）末，署名为“松侨老人傅山稿”。证明《女科》是傅山的医著。而《大小诸证方论》抄本，传抄者署名为“傅青主先生秘传”，山西省图书馆珍藏一部；《傅山医学手稿》遗墨，只有一册，珍藏于山西省文物局。

张凤翔序刊和祁尔诚重刊《女科》时，他们是不会看

到《大小诸证方论》和《傅山医学手稿》的。而在《女科》扉页上却署为“傅青主先生手著”，其根据何在？可能是由于“此书晋省钞本甚伙，多秘而不传”的传抄本中原来的署名，否则张凤翔和祁尔诚怎能会署名“傅青主先生手著”，而和顾炎武序中所说的相一致。

因此，《女科》中的“山”字，如果不是传抄本中的原文，张凤翔和祁尔诚是不敢这样署名的。由于“山”字系自称，而署名“傅青主先生手著”，显系别人的尊称，二者是相一致，并不矛盾。同时，傅山当时在政治上是危险人物，不论同情、拥护，或反对傅山的人是共同所了解的，而且傅山自己也是很明白的。傅山在许多文章中都书写“山”，在医学著作中为什么不敢书写自己的名字——山呢？正是因为有“山”字说明是傅山的著作，所以才说是“秘传”、“秘录”、“秘而不传”，原因是怕傅山在政治上发生了问题而惹祸。另一方面，从文理上，象“山一旦创言之，不几为世俗所骇乎？”“山亲见此等症，常用救母丹，活人颇多，故志之”，“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山未见有济者也”。如果不是“创言者”和“亲见者”所说的话，张凤翔和祁尔诚能写出这样朴实简练，经验之谈的文字吗？因而《女科》中的“山”字，是传抄本中的原文，并不是张凤翔或祁尔诚所修改的。

由于《女科》不是录自《辨证录》，相反，《辨证录》也是傅氏的医学著作（详《关于陈士铎诡称遇仙传书考述》、《辨证录》考述，即将发表）。但是，为什么在

《辨证录》中却见不到一个“山”呢？如：

《女科》中“山闻异人之教”，《辨证录》作：“余闻异人之教”。

《女科》中“外治其幽隐之处，山恐愈涩而愈流，终必至于败亡也”。《辨证录》作：“外治其隐处，吾恐愈涩而愈流矣”。

《女科》中“山亲见此等症，常用活母丹，活人颇多，故志之”。《辨证录》中无此段。

《女科》中“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山未见有济者也”。《辨证录》中亦无此段。

《女科》中“山一旦创言之，不几为世俗所骇乎”？《辨证录》中亦无此段。

为什么两书悬殊如此之大？除说明了《女科》不是录自《辨证录》外，并可以看见陈士铎在校订《辨证录》时，是有所修改的。

1. 山闻异人之教：

陈士铎在《辨证录》中改为“余闻异人之教”（《奇闻》同），此处不易辨别，待在后面论述。

2. 山恐愈涩而愈流：

陈士铎将“山恐愈涩而愈流，终必至于败亡也”，改为“吾恐愈涩而愈流矣”。证明《辨证录》在文理上虽可以通过，而在医理却有悖原意，形成文理通顺，而医理却残缺而不完整。同时也可证明《女科》不是录自《辨证录》，更不是文字润饰问题。

傅山在文章中多用“余”、“愚”，也用“吾”。上面为“余闻之”，此处为“吾恐其”，前后用字混乱，是值得考虑。

3. 山亲见此等症：

《女科》中此段文字，明显是傅山行医重要经验的纪录，“故志之”。因在三百年前，由于“子死产门”，不得治法而母死于难产者累累，傅山所以将处方名为“救母丹”，目的在于活人。

这样重要的“故志之”的实录，陈士铎为什么要在《辨证录》删去（《奇闻》同）呢？也是应当考虑的。

4. 山未见其有济者也：

《女科》中：“此火动是标，而气脱是本也。经云：‘治病必求其本’，本固而标自立矣。若只以止血为主，而不急固其气，则气散不能速回，而血何由止？不大补其精，则水涸不能遽长，而火且益炽！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山未见有能济者也。方用固气填精汤：……”（祁刻本）。（按：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之《傅青主女科》，与此相同）。

《辨证录》中将“此火动是标，而气脱是本也。经云：‘治病必求其本’，本固而标自立矣”删去；并将“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山未见有能济者也”也删去；改为“不急固其气，则气散不能速回，血将何生（止字之误）？不大补其精，则精（水字之误）涸不能遽长，火且益炽！方用固气填精汤……”。

陈士铎这样的删改，如不与《女科》相对照，则可以欺世骗人，如与《女科》相对照，其用心实属良苦。所以删去“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山未见有能济者也”，是为了避免暴露出傅山，才能使书得以出版问世。这样，上文中的本标理论，也就不能不删去了。否则只删下文而不删上文，则上文的本标理论，若无下文相呼应，则形成废话。《女科》中之下文，就是与上文相呼应的。陈士铎虽然删改的极为巧妙，但是，与《女科》一经对照，而其删改的痕迹，就会明显地暴露出来。据此，也证明《女科》不是录自《辨证录》而略加润饰的。

同时，由此证彼，上述“山恐愈涸而愈流，终必至于败亡也”的文句，也是陈士铎有意识地删改的。

5. 山一旦创言之：

傅山所创言之者，乃其“五脏七腑”，或“六脏七腑”的创见。这一创论，见《女科·骨蒸夜热不孕》：“骨髓与胞胎，何相关切，而骨髓之热，即能使人不嗣，此前贤之所未言者。山一旦创言之，不几为世俗所骇乎？而要知不必骇也，此中实有其理焉。盖胞胎为五脏外之一脏耳（按：此即所谓“六脏”），以其不阴不阳，所以不列入五脏之中。所谓不阴、不阳者，胞胎上系于心包，下系于命门。系心包者，通于心，心者，阳也；系命门者，通于肾也，肾者，阴也。是阴之中有阳，阳之中有阴，所以善于变化，……”。

钱松家“私藏数十年”“不知出于何人之手”的《辨

证奇闻》抄本，实即《辨证录》的原名，而为传抄的傅山医著。陈士铎说：“而仍以‘奇闻’名之”，“亦述之而已”。因非陈氏的医著，所以他说：“铎习《辨证奇闻》”，“铎敬述广推以传世”。后又修改，名为《辨证录》。

《辨证录》中删去“山一旦创言之，不凡为世俗所骇乎？”的一段文句，却改为“骨髓与胞胎，何相关切，而能使人无嗣？盖胞胎为五脏外之一脏，以其不阴不阳，所以不列于五脏之中，……”。形成文理虽顺，而医理则不知所云。

但是，《辨证奇闻》却泄露了天机，改为“铎一旦创言之，不惊世骇俗乎”？（以下文句，与《女科》相同。）

据此，证明《辨证奇闻》，即陈士铎原来命名的抄本，由“铎一旦创言之”，可为铁证。“此书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乃出于傅山之手也，并非出于陈士铎之手。

《辨证录》中何以无“铎一旦创言之，不惊世骇俗乎”之文，而与《奇闻》不同？这是由于陈士铎修改《辨证奇闻》，改名《辨证录》时，将《奇闻》文句删去很多，不但形成文理有很多不通顺之处，而且也有医理悖谬之处（详《关于〈辨证奇闻〉和〈辨证录〉关系问题》一文，即将发表）。在修改中发现了“铎一旦创言之”的文句，和“铎尼山之弟子也，敢轻言著作乎”？“铎敬述广推以传世”，“若谓是书非述也，非矜世以衡奇乎”？便发生了矛盾，由述而不作，非陈氏的著作，就变成陈氏的著作了。这一矛盾的解决，在《辨证录》中仍旧用删掉的方法来解

决。幸而有《辨证奇闻》刻本传世，才能使人有了线索可寻。

总起来看，陈士铎在初订《辨证奇闻》时，由于一时的疏忽，才将“山一旦创言之”，改为“铎一旦创言之”。由于“山”和“铎”都是人名对人名，必然原文是“山一旦创言之”，而不是“铎一旦创言之”。

初订《辨证奇闻》时，“山亲见其症，常用救母丹，治人颇多，故志之”，虽是重要的实录文字，但却不易修改，所以陈士铎才割爱删去，因不敢留用而恐惹祸。反之，却证明《女科》中“山亲见其症”，“山未见有济”的文句，在《女科》中是保存了原文。因为《辨证录》是陈氏计划在康熙年间出版问世，而《女科》乃系抄本，“秘而不传”。抄本之所以“秘而不传”，如前所述，恐即因有“山闻”，“山恐”，“山亲见”，“山未见”，“山创言”等“山”字，亦是恐怕惹祸。

到了道光初年，《辨证奇闻》已经出版在先，到张凤翔序刊《女科》时，全国政治形势，和康熙、乾隆年间的政治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傅山逝世后近一百五十年中，生前的反清活动未被发现，在政治上也没有发生问题，所以《女科》出版时，可以毫无顾虑，得以保存了“山亲见”“山未见”“山创言”的原文。因之，我认为《女科》中保存下的“山”字，是可以相信的。

陈士铎在《辨证录》中将“山闻”改为“余闻”，“山恐”改为“吾恐”，并将“山亲见”、“山未见”、“山创言”

删去，却是舍小存大，使傅山的《石室秘录》、《辨证录》（应名《辨证秘录》）、《本草秘录》、《洞天奥旨》、《外经微言》五种医学著作，得以传世活人，陈氏的功绩是宏大的。说明陈士铎“余晚年逢异人于燕市，传书甚多”的“异人”，就是“山亲见其症”，“山一旦创言之”的“松桥老人傅山”。

注：

- ①《霜红龕集·太原三先生传》。
- ②《霜红龕集·书承务君（傅山父）墓志后》。
- ③《霜红龕集·太原三先生传》。
- ④《霜红龕集·题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后》。
- ⑤《霜红龕集·书金光明经忏悔品后》。
- ⑥《霜红龕集·跋忠孝传家卷》。
- ⑦《霜红龕集·都公传略》。
- ⑧《霜红龕集·书金光明经后》。

何 高 民

1982年11月12日于太原石林斋

关于《女科》中古文字、 怪字和典故问题

傅青主学问渊博，精通文字学（古名“小学”）在诗文中常用古文字、怪字和典故，使当时靠八股文起家、不学无术的庸官俗吏和“奴文人”，不能看懂，防止万一有人告密，以致发生文字狱。因从顺治时始，清朝已实行文字狱，异常残酷，有时连卖书人、刻字人均惨遭杀戮。

习惯成自然，在《女科》中亦颇不少见，我认为这也是认识傅氏医学著作的一个佐证。根据《傅山医学手稿》（即《女科》中调经部分），以及在校订中发现的情况，分述如下：

（一）古 文 字

湊理：《手稿》中“腠理”作“湊理”，我因水平低，曾误认为是错字。经山西省博物馆副馆长梁雋同志指出，湊、腠古通。如《文心雕龙·养气篇》：“湊理元滞”，湊理即腠理也。

平：先期经多，《手稿》说：“夫火旺则血热，……服二剂，而火自平也。”《女科》、《奇闻》、《辨证录》均同。平，平服也，如《诗·大雅》：“修之平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

方：《手稿》：“妇人_有经水方来三、五日前，脐下疼痛”。《女科》、《奇闻》、《辨证录》均作：“……将来三、五日前。”方、今也。《诗·秦风》：“方何为期”。方来即今来，其意和将来同。

止：如经前泄水，《手稿》中有，“不在先止其水，而在先止其血，亦不在先止其血，而在先补其气。”《奇闻》同，《辨证录》中无此段。《女科》将“止”字均改为“治”字。《奇闻》保存原文，《女科》作了修改。此处之“止”，作息也、停也解，不作治解。治妊娠狂燥方，《奇闻》、《辨证录》均名为“止焚定胎汤”，《女科》作“息焚定胎汤，”似“止焚”为原文，“息焚”亦非有误，因二者意义相同。

既定：经无定期，《手稿》有：“四剂而经既定矣。”《女科》、《奇闻》、《辨证录》均改作：“四剂而经期定矣”，即非原文。既，已也。《诗·小雅》：“亦既见止，亦既覯止。”（此止字为语助词。）定，正也。《易·说卦》：“天地定矣。”“经期定（正）矣”，与“经既（已）定（正）矣，”其意虽同，而文字不同，均为经期已正常矣。

大益：治季经篇，《手稿》中“不损天然之气血，便

是调之大益”，《奇闻》、《辨证录》均同。《女科》改为“……便是调经之大法”。益·优惠也，利也。《易·益疏》：“上行惠下之道，利益万物。”《女科》改为：“大法”，有失原意。

至：同致、然。经无定期篇，《手稿》有“相因而至者，又何疑乎”？《奇闻》、《辨证录》同。《女科》改为“相因而致”。虽通俗易懂，但与傅氏用古文字则不同。此非责难《女科》，乃说明傅氏喜用古文字，《奇闻》、《辨证录》保存了原文。又经来腹痛篇，《手稿》有“人以为寒极而至也，谁知是热极火不能化乎？”《奇闻》同。《女科》作：“人以为寒极而然也，谁知是热极而火不能化乎？”《辨证录》作：“人以热极也，谁知郁极而火不能化乎？”《女科》与《手稿》、《奇闻》同，而与《辨证录》截然相反。

缱绻：《手稿》：“肝郁而肾自有缱绻之意。”《女科》、《奇闻》、《辨证录》均同。以水生木，肝木为肾水之子，故有不相离之意也。缱绻不相离也，不散也。《左传·昭二十五年》：“缱绻从公。”

定：《奇闻》、《辨证录》中“止焚定胎汤”，《女科》作“息焚安胎汤。”定，安也。方名精神相同，而文字不同，似以“定胎”合乎傅氏用古文字精神。又：《女科》有“散结定痛汤”，《奇闻》、《辨证录》均名“散结安枕汤。”似以“定痛”为是。此处亦可看出《女科》非录自《辨证录》，录者能将“安枕”润饰为“定痛”么？

说明系两种不同的传抄本。

出：经前大便出血，《女科》中作：“若徒治其胞胎，则胞胎之气无所归，……”《奇闻》、《辨证录》作：“而徒出其胞胎，胞胎之气无所归……”，“出”字为是，“治”字乃非。**出**，不作外出解，反作进、入解，其意相反。按：原文意为不能单止大便之出血，亦不应将血引入胞胎，随经水排泄，而应使心肾相交，水火既济，胞胎之气不散，则大肠自不出血也。

黧：同黄。《正纪大论》其谷玄黧。《女科》黄带中说：“不知真水、真火，合成丹邪、元邪，绕于任脉，胞胎之间，而化此黧色也。”《奇闻》、《辨证录》均作：“黄”。

见：同现，显露也。《论语》：“天下有道则见。”《战国策·燕策》：“图穷而匕首见。”《汉书·韩信传》：“情见力屈。”《女科》中“然既是土之气，宜见黄白之色……。”**见**者，现也。

珠露：文献中无此辞。《说文》：“珠，蚌之阴精”，即蚌珠，似作子解。**露**，见也。《礼·孔子闲居》：“风霆流形，庶物露生。”疏：“露见而生。”《玉篇》：“露，见也”。“珠露之喜”：即受妊也。

涵濡：《女科》作“滴濡”非是。如骨蒸不孕篇，《奇闻》：“补肾中之阴，而骨热自除，胞胎无干燥之虑，则珠露有涵濡之喜矣。”《女科》作“补肾之阴，则骨蒸除，珠露有滴濡之喜矣。”涵濡，喻德泽之优渥。《宋

史·乐志》中民歌：“涵濡众生，矧我遗民。”文献中无滴濡之辞，恐系传抄之误，而《女科》编者未加改正，以误延误，应改正之。

（二）怪 字

止：同只。《手稿》：“妇人有先期经来，其经止一、二点者。”《奇闻》、《辨证录》均同。《女科》作“……只一、二点者。”其意相同，则非傅氏原文。《奇闻》中“带脉者，止妇人有之，所以约束胞胎之系也。”乃是傅氏原文，《女科》删去，“止妇人有之”。止、只通，凡用止字而不用只字，乃傅氏原文，不赘引。但在《女科》中均改为只字。

恠：同怪字。《手稿》：“而气安则血安，气动则血动，无恠其然。”《女科》、《奇闻》、《辨证录》均改为“无怪其然”。

瘀：产后肝瘀篇，《女科》：“或疑产后禁用白芍，恐伐生原之气，何以频用之而奏功耶？是未读仲景书者！嗟乎！白芍在产后不可频用者，恐其收敛乎？瘀也！而谓伐生气之原，则误矣！况病之在肝者，尤不可不用……。”傅氏诗文中常用谐音字，如：“红酒蜜林擒，”实为“红酒密林擒”，即志士红酒在搜山时于密林中被擒。“东北走湖儿”，实即“东北走胡儿”，指清军已在山西东北地区走了。傅氏对于产后禁用白芍，以为是迂阔之言，即不正

确。瘵，亦作疾也、病也解。即此种言论是有毛病的，故下文，“而谓伐生气之原，则误矣。”

（三）典 故

伯道无儿：妇人身寒不孕篇，《女科》中有“断不至有伯道无儿之叹也。”《奇闻》作：“断不至兴伯道无儿之叹也。”晋，邓攸，字伯道，弟早亡。遇五胡之乱，担其子及侄逃难。数遇寇，弃子保侄。至江东，任吴郡太守，有德政。弃子后无嗣，时人感其义而哀之曰：“天道无知，使邓伯道无儿。”

玉燕：腰痠腹胀不孕篇，《女科》：“况任督之脉既虚，而疝瘕之症必起……，往往施精而不能受，虽餌以玉燕，亦何益哉？”《奇闻》作：“况任督之间，有疝瘕之证……往往精不能施，虽怀玉燕，亦何益乎？”《辨证录》无后二句。这也证明《女科》不是录自《辨证录》。**玉燕**，乃怀孕象征。旧社会所谓将生贵子。唐·张说母梦有一玉燕投入怀中而有孕，生说，后为宰相。《奇闻》作“虽怀玉燕”，《女科》作“虽餌玉燕，”当以“虽怀”为是。

傅氏医学著作甚富，在使用古文字和典故上确有因辞害意之处，影响理解，所以编订者才有修改之处。金以谋在《石室秘录跋》中说：“是编原期救人，而匪取乎采藻，窃恐以词害志，故略有删改，要使雅俗，一览了然。至于定方用药之间，总不敢增减一字。”

在医学著作中使用古文字和典故，使人不易理解，与“原期救人”的目的相违，故不能赞同。此文非为颂扬傅氏使用古文字和典故，仅为说明傅氏喜用古文字和典故，作为认识傅氏医学著作的特点之一，供作参考。

何 高 民

1982年11月30日于太原

关于《女科》中陋文刍议

《傅青主女科》，从总体上看，基本保存了傅氏著作的原貌，高出《辨证录》之上，但却不及《辨证奇闻》，虽然《辨证奇闻》中也有修改错误之处。《女科》到序刊时，由于秘传了一百五十年，在传抄中，难免有抄夺、抄误之处，或者传抄中有人篡改而序刊时沿袭之，或为序刊者所篡改，以致形成有文理鄙陋、医理悖谬之处，这是不必奇怪的，也是很难避免的。王孟英认为“文理粗鄙，玷辱青主”，虽属灼见，但以“文理鄙陋”，而否定《女科》为傅氏著作，则不正确。这是由于对《傅氏女科》没有从全面和总体上加以分析，只看到部分文理鄙陋，就以为《女科》是“伪书”。因与《辨证录》中“妇人科”内容相同，便有人认为是录自《辨证录》，当是陈远公之流，而其学更不如远公者（按：陈士铎号远公。见《陆定圃·冷庐医话》）。《傅氏女科》乃傅山之医学著作之一，前已证明，兹不赘述。

《女科》中的陋文处，确实有不少八股文的浓厚酸味，和傅山“山林气重”的文体截然不同。那些篡改的

人，显然系搞八股文出身的酸文人，如“是何言与”，“此之谓也”，“其信然与”，“则成既济之卦”，“便戎水在火上之卦”，或“火在水上之卦”……等，一派酸味熏人。

《辨证奇闻》中“妇人科”，对傅氏原文虽亦有修改，但不太多，可供对照。由于对照文句分散，不易看出全貌，现选摘重要条文加以综合。分为：“文理鄙陋”、“医理悖谬”、“文理鄙陋兼医理悖谬”三部分，以澄清《女科》中陋文来源，并证明《女科》不是录自《辨证录》而“略加润饰”的。

在对照文中，“调经”部分增加《傅山医学手稿》（简称《手稿》）文；其他部分均为《辨证奇闻》（简称《奇闻》）文。

第一、文理鄙陋

①经水过多篇：

《女科》：夫血旺始经多，血虚当经缩，今日血虚，而经反多，是何言与？

《手稿》：夫血旺则经多，血少则经缩，何以血虚而反经多也？

《奇闻》：与《手稿》同。

②带下篇：

《女科》：故曰带弱则胎易堕，带伤则胎不牢，其信然欤？然而带脉之伤……。

《奇闻》：故带脉弱而胎易堕，损伤带则胎必不牢。然而带脉损伤，……

③妊娠子鸣篇：

《女科》：使肺气旺则胞胎之气亦旺，胞胎之气旺，则胞中之子气有不随母之气以为呼吸者，未之有也。

《奇闻》：肺气旺而胞胎之气又何能弱哉？胞胎之气不弱，而胎中之子尚不能随母之气〔以呼吸乎〕？所以一二剂而奏功耳。（《辨证录》同）。

④妊娠跌损篇：

《女科》：若只做闪挫外伤治，断难奏功，且恐有因治而反堕者，可不慎与？

《奇闻》：若作跌闪外治，未能奏功，且有因治而反堕者。（无下句，《辨证录》同）。

⑤妊娠口干咽痛篇：

《女科》：所以火炎而胎必动，补水则胎安，亦既济之义也。

《奇闻》：火旺而胎动，补肾水则足以安之矣。

⑥经水先期【而少】篇：

《女科》：不必泄火，只专补水，水既足而火自消矣，亦既济之道也。

《手稿》：不必泄火，专补其水，而火自消。

《奇闻》：与《手稿》同。

⑦黑带篇：

《女科》：则火退水进，便成既济之卦矣。

《奇闻》：火退水进，速成既济之功也。

⑧身瘦不孕：

《女科》：水益少而火益炽，而精空乏，无力以济，成火在水上之卦，所以倦怠而卧也。

《奇闻》：水益少而火益炽，水难治火，而腰肾空虚，所以倦怠而卧也。

⑨身瘦不孕篇：

《女科》：水旺则血旺，血旺则火消，便成水在火上之卦。方用养精种玉汤……

《奇闻》：水旺而血亦旺，水旺而火亦灭矣。方用养精种玉汤，……

按：水旺则血旺，水旺可以灭火，而血旺何以能灭火也？血、水有别；故医理有悖。

⑩经水过多篇：

《女科》：倘经多果是血旺，自是健壮之体，须当一行即止，精力如常，何至一行后而再行，而困乏无力耶？

《手稿》：但经来果是血旺，一行经宜止矣，何以行后而再行也耶？

《奇闻》：与《手稿》同。

⑪经水忽来忽断篇：

《女科》：妇人当行经之际，腠理大开，适逢风之吹，寒之袭，则肝气为之闭塞，而经水之道路亦随之而俱

闭。

《手稿》：妇人行经则湊理大开，适逢风吹，则肝气闭塞，则经水之门亦随之俱闭。

《奇闻》：与《手稿》同，湊理改为腠理。

⑫经来时疼时止篇：

《女科》治法，宜补肝中之血，通其郁而散其风，则病随手而效，所谓“治风先治血，血和风自灭”，此其一也。方用加味四物汤：……。

《手稿》：治之法，补肝中之血，通其郁而散其风，则病随手而效已。方用加味四物汤：……

《奇闻》：与《手稿》同。

⑬妊娠燥狂篇：

《女科》使胃火太旺，必致烁干肾水，土中无水，则自润不足，又何以分润胞胎？土烁之极，火势炎蒸，犯心越神，儿胎受逼，安得不下堕乎？经所谓“二阳之病发心脾”者，正此义也。

《奇闻》：使胃火太旺，必致先烁肾水，肾水干而土中无水，又何以分润于胞胎哉？土烁之极，火势炎蒸，犯心越神，婴（胎）儿受逼，安得而不下堕乎？（无后二句，《辨证录》同）。

按：二书文法体例不同，优劣分明。胎儿无肾水以养之，而胃火又逼之，以致下堕。“经所谓‘二阳之病发心、脾’者，正此义也”，乃风马牛不相及，才是“正此义也”。

⑭妊娠多怒堕胎篇：

《女科》：……又有熟地、归芍以滋肝而壮水之主，则血不燥而气得和，怒气息而火自平，不必利气而气无不利，即无往而不利也。

《奇闻》：……益之熟地、归芍之滋肝，则血不燥而气益和，气和而血和，气血和不必利气而无不利矣，况白术最利腰脐者哉？

⑮经水未来腹先疼痛篇：

《女科》：其经来多是紫黑血之块，人以为寒极而然也，谁知是热极而火不化乎？夫肝属木，其中有火，舒则通畅，郁则不扬，经欲行而肝不应，则抑拂其气而疼生。

《手稿》：……谁知是热极而火不能化乎？夫肝中有火，郁则不扬，经欲行而肝不应，则抑拂其气而痛生。

《奇闻》：与《手稿》同。

⑯年老经水复行篇：

《女科》：夫妇人至七七之外，天癸已竭，又不服济阴补阳之药，如何能精满化经，一如少妇？然经不宜行而行者，乃肝不藏，脾不统之故也。非精过泄而动命门之火，即气郁甚而发龙雷之炎，二火交发，而血乃奔矣，有似行经而实非经也。

《手稿》：妇人至七七之外，天癸已竭，又不服补阴补阳之药，如何能使经满行经，一如少妇耶？不宜行经〔而〕行经者，乃肝不藏血，脾不统血也。非泄精而动命门之火，必气郁而发龙雷之炎，二火发动，而血乃崩失，有

似于行经而实非行经也。

《奇闻》：与《手稿》同，崩失作奔失。

⑪经水先期而多篇：

《女科》：夫火太旺则血热，水太旺则血多，此有余之病，非不足之症也。

《手稿》：夫火旺则血热，水旺则血多，此有余之症，非不足之症也。

《奇闻》：与《手稿》同，但症亦作病。

按：上条《女科》将“泄精”改为“精过泄”，“气郁”改为“气郁甚”；本条将“火旺”改为“火太旺”，“水旺”改为“水太旺”；其他条中，类似用“过”、“甚”、“太”之类的形容词，尚颇为不少。从文理看，易于使人疏忽；从医理看，则形成悖谬，不可从之。

⑫经水将来脐下先疼篇：

《女科》：所以寒湿扫除，而经水自调，而可受妊矣。倘疑腹痛为热疾作祟（祁刻本无作祟二字），妄用寒凉，……而疼痛之止，又安有日哉？

《手稿》：故寒湿尽去，而经水自调矣。倘疑腹痛多热邪作祟，妄用寒凉，……而疼痛又何有止日哉？

《奇闻》：与《手稿》同。

按：“腹痛为热病作祟”，与“腹痛多热邪作祟”不同，“为”与“多”，一字之差，医理截然有别。“多热邪作祟”，言腹痛尚有非因热邪而致，以因热邪而腹痛者居多。“为热疾作祟”，则变为腹痛均为热邪作祟所致。

且在治腹痛中，突然增加“而可受妊矣”，与前、后文均不衔接，亦可谓陋文。

⑲经前大便下血篇：

《女科》：然则心肾不交，补心、肾可也，又何兼补夫肝木耶？不知肝乃肾之子，而心之母也，补夫肝，则肝气往来于心肾之间，自然上引心而下入于肾，下引肾而上入于心，不啻介绍之助也。此使心肾相交之一大法门，不特调经而然也。学者其深思诸！

《手稿》：然则补心肾可也，又何兼补夫肝木耶？不知肝乃肾之子而心之母也，补其肝血，则肝气往来于心、肾之间，自然上引心而入于肾，下引肾而入于心，不啻如介绍之欣也。

《奇闻》与《手稿》同，欣作欢。（《女科》作“助”。）

⑳闪跌血崩篇：

《女科》：何以只顾其瘀而不顾气也？殊不知闪跌升坠，非由内伤以及外伤者可比。盖本实不拔，去其标病可耳。故曰：急则治其标。

《奇闻》：何以但治其瘀血而不去顾气也？不知闪跌升坠，非由内伤而致，以及外伤者可比。此本实不拔，去标之病可耳，何必顾其本而补其气哉？

㉑年未老经水断篇：

《女科》：经云：“女子七七而天癸绝”。有年未至七七，而经水先断者，人以为血枯经闭也，谁知是心、肝、脾之气郁乎？使其血枯，安能久延于人世？医见其经

水不行，妄谓之血枯耳。

《奇闻》：妇人_有年未至七七之期，而经水先断者，人以为血枯经闭也，谁知是心、肝、脾之气郁乎？凡人血枯，安能久延于人世？医见其经水之不行，谓其血枯耳。

按：此条不顾体例，争先增加“经云：女子七七而天癸绝”，惟恐人不知之，实属鄙陋。“七七之期”改为“七七”，“凡人血枯”改为“使其血枯”，“经水之不行”改为“经水不行”，已够鄙陋；更将“谓其血枯”改为“妄谓之血枯”，尤失傅氏风度，傅山于诗文中，从不以辱骂代替战斗，而是讲道理，摆事实，以理服人。

②③跌闪小产篇：

《女科》：夫血室与胞胎相连，如唇齿之相依。胞胎有伤，则血室亦损，唇亡齿寒，理有必至也。

《奇闻》夫妇人血室与胞胎相连，胞胎伤而血室亦伤，所谓唇齿之相依也。

按：《女科》之篡改者，知“唇亡齿寒”典故，不知傅氏原文中已含此意，篡改为陋文，勿怪人谓“玷辱青主”！

②③产后血虚少腹痛篇：

《女科》：……夫产后亡血过多，血室空虚，原能腹痛，十妇九然。但疼亦有虚实之分，不可不辨：如燥糖触体光景，是虚疼而非实疼也”。（按：张刻本、祁刻本均为“如燥糖触体光景”）。

《奇闻》：……产后亡血过多，血室空虚，原能腹痛。

但痛实不同，如燥糠触体光景，此乃虚痛而非实痛也”。

按：“燥糖”与“燥糠”，其热之程度，实有不同。燥热之糠，可以触体；而糖何能燥热，如何触体？则“燥糖”为“燥糠”之误，自不待言。所据校订本，为同治丁卯刻本，有待与道光丁亥张刻原本核对。但应改正，则无疑议。

第二、医理悖谬

①骨蒸不孕篇：

《女科》况胞胎既通于肾，而骨髓者，亦肾之所化也。骨髓热由于肾之热，肾热而胞胎亦不能不热。

《奇闻》：胞胎既通于肾，骨髓者，肾之所化也。骨髓热而肾热，肾热而胞胎亦热矣。

按：撇开文理不谈，从医理看，前言骨蒸不孕，由于骨髓内热，自应是“骨髓热而肾热”，即因骨髓热而致肾热，“肾热而胞胎亦热”，则不能受妊。《女科》改为“骨髓热由于肾之热，肾热而胞胎亦不能不热”，则变为胞胎不能受妊，并非由于骨蒸，即骨髓之热，而成为“由于肾之热”也。骨髓热而肾热，与骨髓热由肾热，一字之差，医理截然不同，这更是“玷辱青主”了。

②妊娠口干咽痛篇：

《女科》：人以为火动之极也，谁知是水亏之甚乎？

夫胎也者，本精与血之相结而成，……其实均不能离肾水之养。

《奇闻》：人以为火动之故也，谁知是水亏之故乎？夫胎非男之精不结，亦非女子之精不成，……其实不能离肾水以养之也。

按：在文理上，“之极”，“之甚”，“均不能”，姑且不论；而在医理上，傅氏原文认为胎儿是：“非男之精不结，亦非女子精不成”，即由男女双方之精所结成。三百年前，当不可能懂得胎儿是男之精虫与女之卵虫相结合成，但傅氏已暗示男女之精中，有结成胎儿之因素，缺一不可。较之阴阳二气结成胎儿，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已大进一步。而《女科》中篡改为“夫胎也者，本精与血之相结而成”，此种医理使傅氏理论倒退，也是玷辱青主。

③年未老经水断篇：

《女科》：且经原非血也，乃天一之水，出自肾之中，是至阴之精而有至阳之气，故其色赤红似血，而实非血，所以谓之天癸。世人以经为血，此千古之误，牢不可破。倘果是血，何不名之曰血水，而曰经水乎？古昔圣贤创呼经水之名者，原以水出于肾，乃癸干之化，故以名之。

《奇闻》：且经水非血也，乃天一之水，出自肾经之中，至阴之精而有至阳之气，故其色赤红，似血而非血也。世人以精水为血，此千古之误。倘果是血，何不名之曰血水？而古昔至圣创乎经水者，以水出于肾经，故以经

名之。

按：经水出于肾，还是出于肾经，在医理上是有区别的。《女科》中在“经水后期”说：夫精本于肾，而其流五脏六腑之血皆归之”。“经水先后无定期”中说：“夫经水出诸肾”。这里更说是“乃天一之水，出自肾之中”，

“水出于肾”。而《奇闻》却说是“夫经水出诸肾经”（经水先后无定期），这里也说是“经水者，以水出于肾经，故以经名之”。《女科》中说“经水出诸肾”，“水出自肾之中”；《奇闻》中说“经水出诸肾经”，“水出于肾经，故以经名之”；似应以《奇闻》之说法为是。

妇女月信来潮，因身体强弱及其他原因之不同，经水多寡虽有差异，而肾、肾中，决不能产生如此之多的经水，是十分明显的。《素问·上古天真论》：“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

所谓“天癸”，即“天一之水”，张介宾云：“故天癸者，言天一之阴气耳。气化为水，故名天癸”。即天一之阴气，亦即肾气。肾经之脉通任、督；任、督之脉通胞胎，即肾经并不通胞胎。如果月经就是“二七而天癸至”的出自肾中之天癸，为何还必须“任脉为血室”的“任脉通”，“冲脉为血海”的“太冲脉盛”，才能“月事以时下”？说明经水（即月经）是肾阴之水与任、冲之血混合至胞胎中而成月经，即经水，“月事以时下”，按月而来

于胞胎之中，由胞胎而排泄于体外。肾与胞胎不相通，肾经也不通于胞胎，故经、经水，月经“出诸肾经”似妥善，而“出诸肾”、“出自肾之中”似不全妥。同样，妇人年至七七，也是因天癸竭，任脉虚，冲脉衰，三者结合而始经绝。反之，也可说明二七“月事以时下”的原因了。

④浮肿不孕篇：

《女科》：治法必须壮肾气，以分消胞胎之湿；益肾火，以达化膀胱之水；使先天之本壮，则膀胱之气化，胞胎之湿除，而汪洋之田，化成雨露之阶矣。水化则膀胱利，火旺则胞胎暖，安有布种而不发生者哉？方用化水种子汤：……（祁刻本作：“化成雨露之壤”）。

《奇闻》：治之法，必须分消胞胎之湿。然肾气不旺，而胞胎之水气，何从而化？故又须治肾中之火，使火气达于膀胱也。方用化水种玉丹：……。

按：《女科》中治法，未见有如此冗长之论述，似与体例不合，说明恐非傅氏原文。浮肿不孕，由于膀胱之气不化，水湿入于胞胎，补肾火使达膀胱，膀胱气化而湿除，胞胎之湿则自消，而可受妊矣。又何须“火旺则胞胎暖，安有布种而不发生者哉？”将胞胎湿除即可受妊，变为胞胎使暖而可种子，与补肾火则膀胱气化而湿除之主题精神，不相符合。节外生枝，画蛇添足，有悖原意。傅氏作文、论医，主题突出，中心明确，未见此种情况，故疑非傅氏原文。

第三、文理鄙陋医理悖谬

①经水先后无定期篇：

《女科》：夫经水出诸肾，而肝为肾之子，肝郁则肾亦郁矣。肾郁而气必不宣，前后之或断或续，正肾气之或通或闭耳。或曰：肝气郁而肾气不应，未必至于如此。殊不知子母关切，子病而母必有顾复之情，肝郁而肾不无缱绻之谊，肝气之或开或闭，即肾气之或去或留，相因而致，又何疑焉？

《手稿》：夫经水出诸肾经，而肝为肾之子，肝郁则肾亦郁矣。肾郁而气自不宣，前后之或断或续，或通或闭耳。虽然，肝气郁而肾自有缱绻之意，肝气之或开或闭？即肾气之或去或留，有相因而至者，又何疑乎？

《奇闻》与《手稿》基本相同。

②骨蒸不孕篇：

《女科》：然骨热由于水亏，必补肾之阴，则骨热除，珠露有滴濡之喜矣，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此之谓也。

《奇闻》：然而骨热由于水虚，补肾之阴，而骨热自除，胞胎无干燥之虑，则珠露有涵濡之喜矣。

按：骨蒸不孕，由于骨髓之热，使胞胎亦热。补肾之阴则骨热除，胞胎无干燥之虑，珠露始能有涵濡之喜。《女科》删去“胞胎无干燥之虑”，则“珠露”何能“有

涵濡之喜”？因为清骨髓之热，目的即在于除胞胎之干燥，始能受妊，删去此句，即失主题。文理医理，两属有误，且文字亦有误。“珠露”喻怀孕，受妊之意，“涵濡”乃德泽之意，“珠露有涵濡之喜”，古人迷信，谓有德泽始有怀孕之喜。《女科》将“涵濡”误为“滴濡”，乃因对“珠露”误解而来，不知并不是珠露有滴濡（古文献中无此辞汇）而喜也，乃为有德泽始怀孕而有喜矣。此八股文之腐儒，常有之笑谈。又增“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此之谓也”，庸俗不堪，傅氏无此种文笔。

③腰痛腹胀不孕篇：

《女科》：况任、督之脉既虚，而疝瘕之症必起，疝瘕碍胞胎而外障，则胞胎缩于疝瘕之内，往往施精而不能受，虽餌以玉燕，亦何益哉？

《奇闻》：况任、督之间有疝瘕之证，则外多障碍，而胞胎缩于疝瘕之内，往往精不能施，虽怀玉燕，亦何益乎？

按：全文意为任脉虚则带脉坠于前，督脉虚而带脉坠于后，怀孕致多小产。若任、督之间再有疝瘕之证，则胞胎缩于疝瘕之内，而精不能施入，虽梦玉燕入怀，有何用处？（按：唐张说母梦玉燕入怀而生说，后为宰相）。玉燕可怀，但不能餌，此亦搞八股文的腐文人，因不懂历史和古文辞，常常发生之笑谈，显然不是傅氏原文。

④骨蒸不孕篇：

《女科》：且胞胎非骨髓之养，则婴儿无以生骨，骨

髓过热，则骨中空虚，惟存火烈之气，又何能成胎？

《奇闻》：况胞胎无骨髓之养，则婴儿何以生骨？骨髓热而骨中空虚，惟存火气，又何成胎而生骨哉？

按：原文意为胎儿之骨，乃骨髓所生，故无骨髓则胎儿不能生骨。骨髓有热（而非过热），骨中骨髓已逐渐熬空，惟存火气（非火烈之气），又何能成胎而生骨？生骨为主题，然必先成胎始能生骨。此段主题在议“生骨”，而非“成胎”，只讲“成胎”，而撇开“生骨”，则失主题。

⑤血海太热血崩篇：

《女科》：及有人道之感，则子宫大开，君相火动，以热招热，同气相求，翕然齐动。

《奇闻》：及至交接，子宫大开，而君相之火，翕然齐动。

按：从文理比较，优劣分明。从医理看，“君相”既已“火动”，即“君相二火”已动，又何须“以热招热，同气相求”，而又“翕然齐动”？人谓文理鄙陋，其实医理亦有错误。

⑥妊娠多怒坠胎篇：

《女科》：……而反食气伤精矣。精伤则胎无所养，势必下坠而不已。经所谓“少火生气，壮火食气”，使气生夫血，而血清其火，则庶几矣。方用利气泄火汤：……

《奇闻》：……反致食气伤精矣。精伤而胎又何养乎？自然难荫而易坠，治之法，必须平其肝中之火，而火

利其腰脐之气，使气生夫血，而血清其火也。方用利气泄火汤：……

按：《女科》将“平其肝中之火，而火利其腰脐之气，使气生夫血，而血清其火，”改作：“所谓：‘少火生气，壮火食气’使气生夫血，而血清其火，则庶几矣”，文理鄙陋，医理悖谬，玷辱青主，自不待言。

至于“之乎者也矣焉哉”的用字，以及文法上相关辞之乱用，如“则……，则……”或“而……，而……，而又……”；或下有“然”而上不见“虽”；或上有“虽曰”、“虽为”而下不见“然亦”、“然则”等等，更不胜枚举。参照校订对照文字，可以明显看出传抄者或修改者的水平，就连张凤翔、祁尔诚也不是“之乎者也矣焉哉，弄得明白是秀才”的秀才。至于“虽怀玉燕”误为“虽餌以玉燕”，“珠露有涵濡之喜”误为“珠露有滴濡之喜”，“不先止其水”误为“不先治其水”，“期既定矣”误为“经期定矣”，就更不足为奇了。

在文理鄙陋、医理悖谬方面，《女科》全书中触目皆是，本文选录一小部分，加以对照，因已能说明问题，故未全引论述。

引用《傅山医学手稿》之处所以较多，加以对照，便于澄清混乱，同时将《奇闻》共同对照，既能看出《女科》之错误，又能看出《奇闻》之正确，也可以说明《女科》不是录自《辨证录》，还可以看出《奇闻》基本相同于《手稿》。

总起来看，《女科》中之陋文，实有订定修改之必要，使之能大体上恢复傅氏原著的面貌。不揣冒昧，拟据《奇闻》、《辨证录》中“妇人门”，和《女科》三书，择善从优，将《傅氏女科》审慎加以修订，不再因“文理粗鄙、玷辱青主”，是所企盼。知我罪我，当不论其功过也。

何 高 民

1983年3月12日于太原

傅山先生简传

傅山，字青主，阳曲县人。生于明万历 35 年（1607 年），卒于清康熙 23 年（1684 年）。他的一生，正处于明末清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激烈动荡的变化时代。

傅山自幼博学强记，性任侠，不避权贵。傅山反对八股文，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道统，敢以异端自命。他尖锐批评当时人们热衷的八股文：“仔细想来，便此技到绝顶，要它何用？文事武备暗暗地吃了它没影子的亏。要将此事算接孔孟之脉，真恶心杀！真恶心杀！”所以他二十岁便抛弃八股，改学经史、百家、方技、岐黄之书。傅山还精通佛经道藏、音韵、文字学，是我国以金石文考证古籍的创始人之一。

傅山三十岁时，山西提学袁继咸成立“三立书院”，拔傅山、薛宗周、王如金、白居实、戴枫仲三百人讲学其中。为以后傅山反清复明活动，准备了主要骨干力量。

明崇祯九年（1636 年）执政的温体仁（宦党）授意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诬陷东林一派的袁继咸。此事激起山西

秀才公愤，傅山挺身而出，率山西秀才三百余人，赴京请愿，形成了封建社会的一次学生运动，震动颇大。坚持斗争七、八月，几经周折，终于救出袁继咸。在这次斗争中，傅山兄傅庚先后汇白银一千多两，救济坚持斗争的贫寒秀才。当时，傅山“义声闻天下”，被誉为“山右义士”。

甲申（明崇祯17年、清顺治元年）3月19日李自成的农民军终于打进北京，推翻了明朝的黑暗统治，但是，由于汉奸吴三桂投降清军，清军乘机入关，李自成大顺政权立脚未稳，节节败退，由山西退回陕西，奔襄樊，后在罗公山被害。傅山早年并不同情农民军，但李自成败退山西后，留在沿途的余部，不断打击清军，傅山的态度自觉不自觉地有了改变。入清后，他以“留侯自黄老，终始未忘韩”，以韩亡后的张良自比。后当他的友人叶润苍参加“榆园军”（自成农民军旧部）起义抗清时，他称赞为“山东留得好男儿”，并“遥伏黄冠拜义旗”。

甲申秋，傅山脱下儒服，改着道袍。其实他不是为了成仙：“自信无仙骨，黄梁梦嫩寻”，而是为了“黄冠坐佛阁，高吟诸葛书”，“天地有腹疾，奴扬生其中，神医须武圣，扫荡奏奇功”，“纷纷白草鹿，一逐不扬尘”。与清政权“逐鹿中原”，以实现他“扫荡蠹非类，谁曰非义仁”反清复明的政治愿望。

他利用道装与行医，广泛收罗人材，建立秘密反清团体，太原有“南社”；洪洞有“必社”；离石有“朱楼社”；晋东南有“谁白社”。同时和民间的“善友会”、

“白莲教”等取得联系。主要人物有祁县戴枫仲，陕西富平朱山辉、李天生，华阴王宏撰以及顾炎武等。

清顺治6年（1649年）正月，以前明总兵姜瓖在大同起义为序幕，掀起了山西反清大起义。傅山积极鼓动，出谋献策，由于姜瓖未能采用，致使坐失良机，为清政府调动兵力余出时间，终于失败。这次大起义使傅山苦心经营的骨干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他称为“书生故纸万千重，暗吃椰子自大亏”。

尽管如此，傅山反清意志并未消沉，仍然积极进行抗清活动。

清顺治11年（1654年）南明要员宋谦在晋豫边界涉县组织起义，事败被捕，牵连傅山。傅山及子傅眉以“叛逆钦犯”被捕入太原狱。傅山在狱中备受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并绝食九日以示抗议。后因宋谦被害，死无对证，又经多方营救，方于次年出狱。一出狱便写下了“病还山寺可，生出狱门羞，有头朝老母，无颜对神州”的愤慨诗句，直至晚年他还念念不忘朱衣道人案：“死之有遗恨，不死亦羞涩”。

顺治14年，傅山南游江南，听到张煌言、郑成功进军苏皖，即赶到南京，可惜他到达时，郑军已失败退走。他只好怀着“望望田横岛”的忧郁心情返回山西。

康熙17年（1678年）清廷为了笼络汉族士大夫，特开“博学鸿词”科。傅山被荐，他托辞拒绝。后被强迫赴京，仍称疾卧病于崇文门外玉河之南的园觉寺内，拒不应

试。“市井细民，马医夏畦，莫不重山行义，就见者罗溢其门。”旧制不与试者不授官，但清廷强授“内阁中书”（按：系从七品的官职，尚次于正七品的知县），傅山又绝食六日，颠狂欲死，拒不接受清朝官职，始被“放归”。

“勉报徵书未受官，篮舆归去病将残”，结束了这场闹剧。所谓午门谢恩，不肯折腰，全属子虚乌有，实际是对傅山的污蔑。同时，傅山“放归”时，并没有什么大学士以下三百余人，送出都门，傅山还说：“后人如果骂我失节，我死不瞑目。”而是其友人孙川“余送至都门外，临别时执手，哽咽怆然”，并说：“难禁双眼泪，不染一丝尘”。所以，顾亭林评价傅山是“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

傅山虽然自始至终表现了高度的民族气节，但终久未能摆脱朱明王朝的立场，没能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所以他的反清复明的愿望也始终未能实现。同时，他具有高尚的利人主义思想。他说：“利他不道苦，自愧未能工”；

“为人储得药，如我病瘥安”。为了复国斗争，他度过了漫长的艰苦岁月的生活，“苦楚四十年，永矢崇贞人”。但他从未丧失了最后胜利的信心，“老我目难瞑，子孙眉飞扬”，把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后世了。

傅山自幼品学兼优，人称傅山有诗、书、画三绝。也有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之说。

傅山的画主要以描写家乡的山水为主。如有名的“文笔双峰”、“瓮泉壮志”、“土堂怪柏”、“天门积雪”、

“崛围红叶”、“古城夕照”等都是太原地区著明的风景区。

傅山的画主要是写实，流露出对祖国的真实感情。在表现手法上也不拘陈套，以真山真水为本，在突破古代山水程式上有所探索。他在《题自画山水》中说：“觚觚拐拐自有性，娉娉婷婷原不能，问此画法古是谁，投笔大笑老眼瞳。法无法也画亦尔，弓去如幻何云高”。“娉娉婷婷原不能”正和他的政治抱负相一致，不与清政府合作，所以他的画也没有一点媚气。

尽管他的画没有脱离当时士大夫的趣味意境，仍不失为一份宝贵遗产，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傅山的书法是大家所公认的，别具一格，篆、隶、真、草，都很精妙。

傅山很重视艺术家的人格修养，主张“作字先作人”，他说他早年曾临赵之昂墨迹，“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始复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颜鲁公。……然又须知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乎之不可欺如此。危哉！危哉！尔辈慎之。毫厘千里，何莫非然？！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

傅山的诗一般不为人所知。主要是不容易读懂。傅山博学百家，所以用典往往很生僻，不易查找。二是他做诗往往以方言土语入诗，不了解当时的方言土语，有很多诗句便难以索解。第三，傅山诗中隐语很多，若不了解傅山

的反清活动，是很难猜到是怎么回事，而他的反清活动，绝大多数是秘密进行的。因此就更增加了索解的困难。

傅山诗主要是记载了他的反清活动，由于他反清立场坚定，所以他的诗绝大部分和反清活动有关，很少无病呻吟之作。因此构成了他的诗的两大特色：朴实而无华；隐讳而难懂。

傅山真正为人民群众所了解的是他的医学。精于医，人称“医圣”。

傅山在明亡后，即以行医为掩护，在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做了文字总结。他的《傅青主女科》便是突出的代表。几百年来，《傅青主女科》一直是中医妇科的一本有价值的医学著作。

何 高 民

（原载1981年第三期《并州文化》）

1982年12月5日稍有修改